大話西遊

鄧偉雄著

本書由香港博益出版公司
授權在臺印行　翻印必究

大話西遊

鄧偉雄著

本書由香港博益出版公司
授權在臺印行　翻印必究

堯舜叢刊 ⑱

大話西遊

鄧偉雄

堯舜

大話西遊

，式形的「記遊西」襲沿然雖「遊西話大」
方字文，破突大二有上容內及字文是但
性味趣的定一有身本，果效白對重著面
越超，象對爲態百港香以，面方容內；
書本。恒永的性人盡寫，制限的間時了
。劇編的「鷹飛」劇港是雄偉鄧者作

堯舜叢刊78

大話西遊

鄧偉雄著

前言

我在一九七五年開始寫大話西遊，一位朋友對我說，寫西遊小記，補記，續記或再記的人，古今不知凡幾，你又何必再揍熱鬧？當時我說用幾個人人熟識的人物，寫今時今日值得嬉笑怒罵的事，不能謂之因襲，而我這次寫來，欲混合語體文、白話文、廣東話、香港俗語，甚至外國語於一爐，或會有些新意，不致使吳承恩于九泉暴跳如雷吧？七年以後的今日，因爲要增刪改訂這一本書，所以細細重讀一遍，發覺原文文字某些程度上，還算達到當日所希望者，於是有「不亦快哉」之感，順便寫出來，當作廣告也。

重看大話西遊時，才眞正感覺到時光對人之影響，七年前所寫的東西，其鋒芒突兀處，在今日是不會再在筆底出現，大概每一個人所寫的東西，都是標誌着他一個時期的思想感受吧！如今這本書印出來，使我重溫當日對事對人的感覺，又是另一個「不亦快哉」。

可思可愛的……

講到千奇百怪、三教九流之事，莫過於香港一地發生者。其中可笑者、可哀者、可唱者、可諷刺者，多於恒河沙數，俯拾皆是。然而，並非每一位作家皆可以隨手拾來，皆成諷世文章，必要具超人的敏感，尖銳的觀察力，細膩的分析力，超乎常人的幽默感，加上體力時間、興趣、以及少許金錢的驅使力，才能把世界上雜亂無章的千奇百怪，集於一爐，鍊成雋永文章以供淺見者一笑，供深見者思考，或者供牙擦同輩及自命藝術家者揶揄也。

鄧兄博學多才，舉凡二世祖之嗜好，有錢佬之消閒興趣，學究之僻好等等，無一不喜，而更善挖苦諷刺，針針到肉。大作曾於香港電視面世，當時亦獲讀者愛護。於近日埋首改寫刪定，加上新意，誠一本可讀可愛之書也。況且事隔數年，更可從新翻讀，書中諷刺幻想之事，或已不再成爲笑話而成事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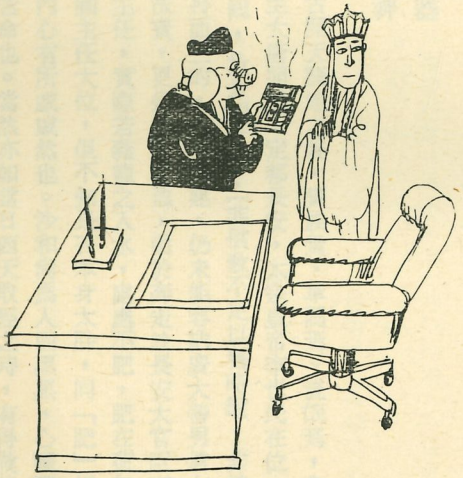
劉天賜　序於香港

自序

我國唐朝太宗皇帝時候，有一天，既非火燭，亦非探射燈高照，突然一道白光，自天而降，原來上天金蟬子投生到陳家，這位陳小子，後來做了和尚，跟着到西天取經，成爲世所共知的唐三藏也。

又過了千多年，出了一個吳承恩，他老先生把唐三藏取經過程，記載下來，使我輩後生小子，知道這位大和尚，當日並非坐其三叉式噴射機，用遊埠心情取得眞經者。而是吃盡不少苦頭，靠着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和尚幾個徒弟幫助，方才成事。吳承恩先生閣下，爲了照顧我等後輩寫稿佬，故祇寫到取得眞經這一段，就此打住，俾我等能繼之續之，大德大恩，怎能不在此表而彰之，繼而痛哭流涕而拜謝之哉？

是爲序。



第一回

科學化　錄音機成新法器
生意眼　爛泥牆變活財神

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盤古開天闢地之後，貴族焉、軍閥焉、流氓焉，拿刀拿鎗，或是欺壓那孤兒寡婦，相繼爲皇帝。直至大唐開國，定都長安，太宗皇帝李世民在位，天下太平，更有唐三藏，遠至西天取經，功成而回，故全國之人，非信教不足以稱時髦，非信教不足以顯地位，唐三藏所居之寺宇，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加擴建，仍未能容納廣大善男信女也。

孫悟空這位大弟子，因爲週身法寶，更兼身裁輕盈，勤於奔走於長安大官臣宦之家，有錢有面之門，故此名義上爲寺院之總務主任，實際若豬籠之入水，處處不肥，肥在荷包之中。豬八戒人肥面胖，成個福相，自然執掌公關主任大位，但不知是否本身太胖，同「肥」相拒，總是沾不到油水，對其大師兄之風生水起，內心有所戚戚然也。沙和尙爲人面黑黑，心朦朦，頭不尖而難鑽，肩不濶而難托，一望而知，辛苦命也。當然亦如當日西天取經之時，有得做時無得食。而唐三藏法師，身爲領導階層，寺院持牌人，非他莫屬，故當寺院改爲有限公司之際，唐大和尙順理

成章地改其頭銜曰「董事局主席兼經理」，而大師一面正氣，講得而打不得，居於此位，誰曰不宜。師徒四人，各有所長，各得其所，倒也過了一陣悠閒歲月。

一日合當有事，正當唐三藏獨坐靜室，閉目養神，想着如何開股東大會之際，豬八戒手持一物，匆匆而入。

豬八戒見唐僧頭低目垂，似在唸經之中，唯有低聲叫曰：「師傅，師傅。」

唐僧正在與周公大談其期金走勢之際，突聞耳邊雜聲大作，不禁睜目而視，發怒而言曰：「你吵些什麼？」

豬八戒說：「師傅，近日來長安城中公衆大巴士相撞者有之，衙上行人路者有之，跌落天橋者有之，無無謂謂碰向排隊等車之隊伍有之，於是到閻老五處報到的人，何止多過過江之鯽，簡直比認可區內之小販還要擁擠，阿彌陀佛。」

唐僧說：「這又如何？」豬八戒搔一下大耳，說道：「這樣我們寺院作法事生意就忙得要命，和尚們加班也做不了？」

唐僧說：「可以請散工，又可以叫孫悟空拔一批毛出來，吹一口氣，不是可以變一千幾百個人來嗎，何煩心之有？」

豬八戒嘆口氣：「師傅你不知道，大師兄自從在西天取經回來，太宗皇師封了他頭銜之後，

經已一毛不拔以利天下，吾不爲也。」

唐僧大怒，拍床拍蓆，在房中走來走去：「你叫他來！」

豬八戒搖頭，說：「往那裏找？」

唐僧問道：「他不是在花果山水簾洞嗎？」

「不是。」

「爲什麼？」

「現在地皮狂貴，師兄將花果山開了個永久墳場，創了個馬騮教！」

「什麼？」

「他的口號是『信馬騮，有山地』也。」

「這等異教，一定沒有很多人信矣。」

「不多，每天申請入教的人，約有十萬，但是——」

「到頭來都覺悟其非，鷄飛狗走也歟？」

「走倒是走，不過是走到閻羅王處報到也，概因這些入教之人，無不是病至五顏六色，信教者，望有山地也。」

唐僧爲之大怒，曰：「我要找悟空！」

八戒曰：「這倒不必，因爲他說過今天會來看你。」

唐三藏於是踱其慢步，回到椅子坐着，曰：「那你今天到來，所爲何事？」

八戒曰：「非爲何事，而是因當今科學昌明，使我終于想到解決法事人手不足之法也。」

唐僧精神一振曰：「如何？」

豬八戒慢條斯理拿出小盒子一個，手一按，立時梵音高唱，喃嘸之聲，此起彼落，十足數十人在做法事也。

唐三藏聽見人聲嘈雜，立時舉眼目望，望來望去，祇見他與豬八戒兩人，不禁大驚，口震震而硬着頭皮地大喝曰：「何方妖怪，膽敢在此裝神弄鬼！」

豬八戒笑曰：「師傅，此豈鬼怪哉，聲音來自盒中也。」

唐僧注目一看，問曰：「這到底是何物體也？」

八戒答曰：「此乃西番國所發明之留聲機也，錄了音，就可以隨時播出。」

唐僧恍然大悟：「呵，你想播這個東西，然後找些人坐着裝模作樣，替人做法事。」八戒嘻嘻一答。

唐僧面目一整，說道：「不可！」

「什麼？」

「焉能如此胡爲。」

「這是利用科學。使洋爲中用，豈可以謂之胡爲？」

唐僧略作沉思曰：「洋爲中用，唔！洋爲中用，亦是正理！」

八戒曰：「當然正理，眞是比正菜更正！」

「但祇有一付什麼留聲機，又怎能對付這樣多要做法事之施主？」

八戒釋然一笑說：「可以再買它百數十付……」

唐僧望八戒一會，開眉大笑，八戒跟着陪笑，兩人聲震屋瓦，結果嚇病了隔鄰二叔婆的小孫子，這是後話不提。

却說師徒二人大笑之際，突然人影一閃，原來孫悟空這個馬騮精來到。祇見他頭戴紫衣冠，身穿金絲盤龍袍，足登高靴，好一個發達之相。

孫悟空向唐僧一指說：「師傅，巧度于度？」

唐僧一頭霧水，說道：「什麼巧度于度？」

孫悟空曰：「此乃番文 How do you do?，方今之人非用華文雜番文，不能表示其地位，非用番文雜華文，不足以表現其爲現代青年也。」

豬八戒忙上前見禮，說：「師兄，巧度于度！」

悟空說：「好！好！師弟少禮！」

師徒三人坐下，唐僧曰：「你今天來幹什麼？」

悟空起身一揖，說道：「求師傅打救則個。」

唐僧說：「你現在又不是被壓在五指山下，救你什麼？」

悟空說：「我最近創立馬騮教，提倡『信馬騮有山地』——」

唐僧說：「我知道。」

「但入我教，必行過水禮焉，一過水就通，立即山地來，本來形勢大好，那知……」

「現在的人不信了嗎？」

「非也，現在的人，越信越多，我花果山的地方，全派光了，信了教的人，見沒有地，要告我訛騙之罪。」

豬八戒一聽，說道：「我跟師傅都不是律師，你找我們幹什麼？」

孫悟空說：「我已想得通透，師傅，祇要你願把這寺門的牆壁，挖出一個個小洞。」

唐僧怒喝：「幹什麼？」

悟空說：「你不用發火，這些小洞，全賣給我，由我再配給那些馬騮教信徒，山地雖然沒有了，但有如此清靜地方存放骨灰，不亦快哉！」

唐僧啊了一聲，豬八戒搶着說：「我們寺中祇有幾面牆，也挖不了多少放骨灰的洞？」

悟空說：「牆可以不停的加也。」

八戒說：「豈不是弄到全寺都是牆也。」

悟空說：「更佳，方便心火大盛之人，以頭撞牆也……」

唐僧面色猶疑，說道：「如此……如此……」

悟空說：「師傅，這些骨灰位，我不敢白要師傅的，願奉回過水禮所得之二成！」

「不行，七成！」

「三成！」

「六成！」

「四成！」

「一半！」

孫悟空曰：「好！一言爲定！」

唐僧却在此時收斂歡顏，放出一個憂世傷時之面孔，長嘆一聲。

悟空一見，祇道師傅又要反悔，急忙說道：「大家五五分賬，極其合理，師傅莫要效法那新澤西艦之食水深也。」

唐僧曰：「非也，我長嘆一聲，是概嘆我之願意撥出牆壁來，乃是本着爲公衆服務之心，而悟空你……」

悟空急忙道：「我也是本此心也。」

八戒道：「面皮之厚，惟子與吾師矣。」

唐僧一叫，怒喝道：「你說什麼！」

八戒立知撞板，急曰：「我云仁德之厚，唯子與師矣。」

唐僧這才面色一霽曰：「知言哉！」

八戒見悟空在默然而若有所思，因此怪問之：「師兄，你想什麼？」

悟空曰：「我在想着影畫戲！」

八戒曰：「影畫戲與骨灰牆，誠風馬牛也！」

悟空曰：「非也，大有關係哉，影畫戲有前座，特座，收費各異……」

唐僧立刻接口道：「賢徒之意，在分骨灰牆洞……」

悟空接口道：「爲正中位，側邊位，角落位也，收費自然也各異。」

唐僧不禁開顏大笑：「善哉，善哉！」隨即警覺曰：「如此豈非分人成若干級乎？」

悟空曰：「神仙又分等級，何況人哉？師傅不記得我曾在天宮，做過九品芝蔴小仙官乎？」

唐僧曰：「既然仙有成例，則行之不妨也。」

悟空曰：「當然不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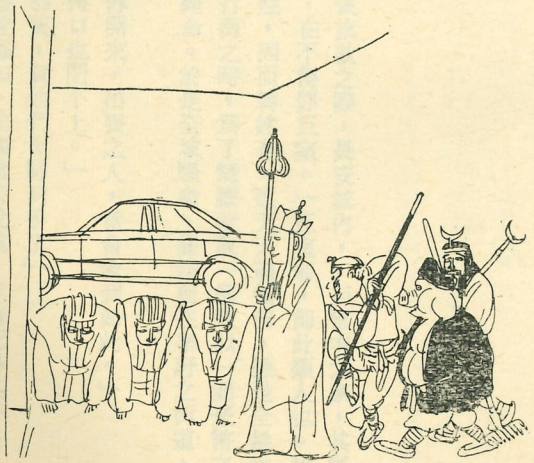
八戒曰：「我也想創立一個肥豬教……」

悟空曰：「那你就是第三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個跟風者也。」

八戒爲之苦口苦面焉，這正是

以爲跟上青雲路

那知已有一窩蜂



第二回

闖大禍　打齋聲變新潮樂
忙走避　幾師徒又再西遊

話說唐僧師徒幾人，各有門路，正在大張旗鼓之際，長安城內，一戶富有之家，其家也，世代有勢有財。我們的聖人有言：「爲政不難，在不得罪巨室。」巨室者，卽此類人也。此家本姓吉列多多，但因功在國家，皇帝考子賜以國姓，因而轉姓李。這天天朗氣清，應是全無大事發生之日子，但京中邸報，突然傳出李老太爺在行街之時，爲了彎腰拾取一個類似一圓臺幣之物體，不知如何，一跤倒地，送院途中，證實不治斃命。於是全城騷動，條條前往李府之街道，全部塞車，城中之人，議論紛紛。

甲說：「想不到李老太爺過身，消息一傳開來，吊喪之人，竟會多到如此。」

乙說：「不似吊喪；前去之人，個個笑得口也閉不上。」

丙說：「難道是去替李老太爺三位少君恭賀，賀他們大財到手？」

甲說：「怕是矣，尤其最近，長安城什麼稅都加，唯獨遺產稅減，李翁死得其時矣。」

乙說：「李翁英明，可以死則死，眞識時務。」

人各有說之際，突然一人大喝讓路，衆人回頭一看，原來乃一個面孔陰沉，貌似陰司秀才之人，衆人連忙舉手，有人甚至跪下。

甲說：「大哥，不要拿刀拿鎗，我立將銀紙、手錶、墨水筆奉上。」

乙說：「我長備百元一張，敬侯閣下，噫，非也！現在百物皆漲，我所備乃新出之千元紙幣一張也。」

丙說：「我依衙門捕快訓示，絕不魯莽反抗，祇是落足眼力，認清閣下尊範焉。」

各人分別獻上袋中之物，但來人陰陰一笑道：「我非賊。」

衆人急道：「焉敢謂君爲賊哉！」

來人道：「我要趕路。」

衆人道：「我等盡快清袋奉上。」

來人道：「我要趕去李府——」

甲大爲驚奇：「你又去李府，今天前往李府的人多得塞滿街道！」

來人點頭曰：「是也，我乃殯儀館代表，趕往李府的人，都是我們行家。」

衆人一聽，恍然大悟，原來衆人僕僕風塵，不過爲生意焉。

來人推開各人，大踏步而去。

甲曰：「世人眞貪財，像我等有識之仕，絕不與民爭利。」

丙默默不言，轉身而去，乙忙拉之曰：「我們不是約了去純吃茶嗎？」

丙曰：「今天不成，我家之表弟之外母有乾兒子，乃開殯儀館者，我亦要去李府，望他選中他這家。」

乙曰：「你也爲賺錢？」

丙滿面神聖地曰：「我不是爲自己賺，如果賺了，扣除成本，我全捐『大衆有益金』。」

甲曰：「你的成本是多少？」

丙邊走邊曰：「不多，大概是收入之百份之九十九點九九。」

乙聽罷，轉身向甲道：「我有個老友，似乎也是開殯儀館，我應該——」

甲曰：「不要和我爭，我爲了這個生意，決定現在開一殯儀館。」說罷急步而去，乙亦不甘後人，直奔往李府。

各殯儀館代表如何搶生意，暫且不表。且說李府三位孝子，李大、李二、李三，三人公議，老太爺身後之事，萬不能馬虎，因親戚朋友、官府衙門，莫不注目，稍有含糊，怕得不孝之名，若讓太宗皇帝知道，祇怕腦袋搬家，乖乖不得了。於是決定用百僧百尼，由唐僧主持打齋大會，

因唐僧乃外國留學之人，外國月亮也圓，何況外國畢業之人乎。

唐僧接得邀請，急與三徒弟商議。

沙僧曰：「焉可去哉，久聞此三人乃不孝子也。」

唐僧一聽，面色一沉。

悟空見面色而知雅意曰：「感化惡人，乃我等最大功德，焉可不去？」

八戒曰：「是也！」

唐僧這才轉怒爲喜曰：「都是悟空跟得我時間長，深知我救世之心也！」

悟空曰：「唯是……」

唐僧曰：「徒兒猶疑什麼？」

孫悟空曰：「功德不可不做，但請百僧百尼，花費太大也。」

唐僧曰：「徒兒所見甚是。」

八戒曰：「師傅忘記了，我們有一件法寶。」言罷拿出留聲機、錄音機。

唐僧一見大喜，繼而長嘆曰：「這祇能出聲，但仍要擺足二百僧侶，給人看才成。」

八戒曰：「可不找幾個眞的坐前面一排，後面的全用影畫戲之臨記扮之，慳錢哉，慳錢哉——」

悟空曰：「臨記多是頭髮長長，怎樣——」

沙僧曰：「是也，是也。」

悟空曰：「不過，回心一想，君不見如今之影畫戲中扮和尙之人，莫不是長髮到肩？那有人說不像呢！總之有帽有衫，卽可以矣。」

沙僧道：「我認爲不妥！」

唐僧道：「世上緊要事，莫如做功德，休得囉嗦，阻我發……」

悟空忙接口道：「發大宏願，超渡死人也。」

唐僧曰：「善哉，善哉！」

衆人也不多言，各自準備一切，至李府頭七之日，唐僧與三門徒，率領眞假和尙，浩浩蕩蕩，直趨李府，這正是

世間眞假誰理得
祇求勢衆與人多

一千人等到了李府。李大、李二、李三兄弟恭迎而入，一切安頓停當，唐僧暗將唸經之聲帶放入留聲機中。一時梵音四起，木魚與青磬齊鳴，人聲與鐘聲共響，好不熱鬧。

三名孝子，看了一會，見大事已定，頓覺無聊，李大等三人把豬八戒拉至一旁。

李大曰：「豬大師——」

八戒曰：「善哉！」

李二曰：「大師要否一同唸經。」

八戒曰：「我乃領班，可以不唸。」

李三大喜曰：「那麼我等四人，且打其麻雀，如何？」

八戒曰：「守孝期中，可如此乎？」

李大忙曰：「我父性好此道，每日非廿四圈不歡，在其靈前打牌，正表我孝思不匱也。」

八戒曰：「如此還不開始，更待何時？」

四人轉往後室，一時雀聲齊鳴，三番雙辣之聲，此起彼落。八戒上場之際，雄心萬丈，大有與三位李少爺分家產之勢，那知不足四圈，十底鬠碼，不見其九，不禁汗下如雨，暗想曰：「難道今日做義工乎？」

那知天無絕人之路，在此緊急之時，八戒拿得一手全筒子，三辣在望，單吊三筒，不禁借了孫悟空的金睛火眼，望着其他三人出牌。

正此緊張之際，沙僧匆匆而入，曰：「師兄！」

豬八戒眼不離枱，應聲道：「幹什麼？」

沙僧低聲曰：「師傅說聲帶快用完！」

八戒聽而不聞，伸手摸牌，心中喃喃曰：「斜牌，有斜牌就有得救。」

那知唐僧三門徒，在取經途上，早已經得心相通，八戒心中一想，沙僧即有感應。於是向八戒行禮，轉身走出，八戒也不理會。

沙僧走回廳中四望，見電視機中，放幾個卡式錄音帶，走近一看，其中一個，上貼有妖艷女子一人，貌似當年往西天途中所見之白骨精，不禁色然而喜曰：「這還不是斜牌乎？」於是一手拿起，走近唐僧，把錄音帶遞與其師。

唐僧斯時也，正因爲忘記携帶其小型計算機，唯有默默用其心算，計算今次法事應收費用，因精神集中，以至忘我之境，故此見沙僧遞過東西，也就看也不看，放入留聲機內，那知突然播出一陣新潮音樂，更有一些女音喃喃不已，倒不知唱些什麼？

唐僧不禁面色一變，而扮演和尚之臨記，更有些翩然起舞，大扭其腰，一時秩序大亂。前來參加打齋大會之賓客不知所措，混亂之中，唐僧、孫悟空與沙僧三人奪門而出，祇可憐豬八戒因爲迷於麻雀、全不知曉，結果被人縛之送官。花了幾十兩銀，才能保釋出外候審。

翌日長安城報章，莫不用大如母鷄的字做標題，刋登這一件怪事，而長安其他寺觀之主持，無不議論紛紛。

某主持曰：「超渡亡魂，大事也，爲何如此兒戲哉？」

某眞人曰：「是哉、是哉，若此等人，倒應逐出我法事聯會。」

某法師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主持奇怪問曰：「彼等非黃皮膚乎？」

法師曰：「是黃皮膚！」

主持曰：「非說我支那語言乎？」

法師說：「是說支那語者。」

主持曰：「則又何言其非我族類？」

眞人曰：「此言則我又明白也！」

法師曰：「你又明白？」

眞人曰：「當眞——」

主持人用京語問曰：「果然？」

法師曰：「你們做戲乎？知就講哉！」

眞人曰：「彼等遠赴外國，取其番邦經典，實行洋爲中用，看得外國月亮多，飲茶加牛奶，還可以說是我族類乎？」

法師曰：「答對了。」

與此同時，唐僧在辦公室中，急忙與其三個徒弟商議，如何可以避過此次風波。

悟空曰：「最近又無什麼大衆事業加價，引開注意。」

唐僧曰：「就算有又有何用哉，而今的人，聽加價兩字，早已聽得麻木了。」

八戒曰：「可否請師父宣佈還俗，這樣世人多個話題……」

話猶未了，唐僧已經一巴掌打在八戒豬頭之上，一時八戒祇覺眼前金星、水星、木星、火星、反斗星與及純情女星一齊亂冒。唐僧打罷了人，喟然長嘆曰：「世事多變，使我難滅嗔心，罪過、罪過。」

悟空突然曰：「噫！我們可以……」

唐僧曰：「可以什麼？」

悟空曰：「也沒有什麼！」

唐僧又再怒從心上起，大聲喝曰：「你知道圓圓地，有骨有肉，又不是豬蹄的是什麼？」

悟空曰：「拳頭乎？」

唐僧曰：「汝既知之，還不快說！」

悟空曰：「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唐僧曰：「走到那裏？」

八戒突然像天賜ＩＱ一般，大聲曰：「我等可以再次西遊，如今一走了之，待風平浪靜才回來，豈不美哉。」

悟空搖頭曰：「剛才我也想如此主意，不過我的墳地生意，如此興隆……」

八戒曰：「買貴貨調查委員會已經決定調查，祇怕你逃不了這一刼也！」

悟空爲之驚起，曰：「消息何來？」

八戒曰：「靈通人士所言也。」

悟空急急曰：「善哉，西遊取經，乃莫大功德，我焉可以不參加哉！」

沙僧當然亦無異議，於是師徒四人，決定再往車遲國取經，就此擇日不如撞日之原則下，選了一個月黑風高之日，隆重起行，這正是

今日當黑眞個弊
搵埋白馬又西行

第三回

雪白馬　運去之時成黑炭
始西遊　四師徒到苦學城

話說唐僧師徒四人，計劃離開大唐國，再次踏上西遊路程。要完成此次「壯舉」第一件事，莫如先找唐僧的白馬，沒有牠，取經團少了主要交通工具，若要唐僧行路，眞不知何時何日才可以行到了。

找馬任務，由唐僧交給孫悟空，孫悟空推了給豬八戒，豬八戒當然又推給沙和尙，沙和尙推無可推祇得認命。

沙和尙皺眉說：「我往那找白馬？」

八戒說：「在大唐國找馬，當然是要到唐太宗御准賽馬局那裏找——」

悟空說：「師弟你的消息眞遲，白馬現在早已不在馬場中揚威了。」

沙和尙說：「牠那到了那裏？」

孫悟空笑一笑，「到了郊外騎馬學校！」

豬八戒說：「在那裏幹什麼？」

孫悟空說：「給小孩子騎來玩耍。老沙，快去找牠來歸隊罷。」

沙和尚架起雲頭，不到五秒鐘，已經到了騎馬學校門前，隨即按低雲頭，踏入大門。還未按門鈴，即聞有馬嘶兩聲，嘶聲低而無力，沙僧轉頭一看却是隻瘦灰馬。他亦不在意，轉身正待再次按鈴，突然有微細之聲，似在叫着「師兄，沙師兄。」

沙僧急轉身來問：「誰？」

灰馬向他點頭曰：「是我，白馬。」

沙僧說：「不要說笑，你是灰色的，怎會是白馬師弟？」

灰馬低頭一嘆，「師兄，人有三衰六旺，別人衰時黑雲蓋面，我是衰得黑雲蓋滿全身，黑加上白，所以就變得灰了。」

沙僧疑惑地走近灰馬，用手拍拍其身，抹去沙塵細看，祇見該馬毛色原來眞是白的。不禁半信半疑問道：「你眞是白馬？」

「當然是。」

「那你爲什麼弄成這樣？」

「這也是三代以下無有不好名之過也，想當年……」

「不要這樣文雅了，有話就說！」

「當日賽馬場中，我逢跑必威！」

「我記得，這時你每出賽祇派五兩一錢銀兩。」

白馬神采一振：「這時眞是威風八面，一代馬王也。」

沙僧說：「那你現在怎會這樣。」

白馬說：「就是我不識世故之過，有時騎馬的騎士不要我跑第一，我也跑出來，結果我每次出場，都被人給些瀉藥吃，瀉得我像隻軟脚蟹，於是我狽飛，他發財也。」

「那你爲什麼不走？」

「走到那裏，條條路都是不准馬行的。」

「條條路都叫馬路，爲什麼不准馬行？」

「師兄，街上賣的熱狗，也一樣不是有條狗在裏面的。」

「好了，現在師父又再決定去西遊取經——」

「眞的？」

「眞，我們來找你歸隊。」

「好呀。」

白馬精神一振，與沙和尙直上雲頭，回到唐僧的寺門不提。

唐僧見人馬已齊，於是要命豬八戒揀個良辰吉日，起其程焉。

八戒曰：「何謂良辰吉日？」

唐僧曰：「考我乎？」

沙僧曰：「看通勝則可找到也！」

悟空曰：「今晚卽是！」

沙僧曰：「你如何知之哉？」

悟空曰：「今晚又有星星，又有月亮——」

沙僧曰：「此所以利賊仔！」

唐僧急急曰：「此所以不用麻煩別人送行也。」

頭頭開聲，各人自然不能不表贊同，於是各收拾行李，悄悄出門，直向邊境進發，這正是

昔日來時花似錦
今朝人去月如霜

四人行了幾天，便出了大唐國境，一路也算風平浪靜，邊疆的人，消息不靈通，還不知長安發生的事，以爲遠來和尙一定靈，故此對唐僧四衆，尙頗歡迎，一路請他們做法事的有之，唸經的有之，也着實撈了一票，四人與白馬都一心認爲鴻福將至也。

這天，四人行了一程，見仍是黃沙遍野，人煙不見，唐僧在馬上，也覺腰骨酸軟，於是向悟空道：「徒兒，你且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投宿。」

孫悟空應了一聲，一個跟斗打上天空，向前一望，說道：「師父，前面是有個小城……」

八戒說：「那好極了，我眞要來個三溫暖！」

悟空跳到地下：「不過那城子有幾股黑氣，直飛天上……」

八戒曰：「這倒不甚奇怪，方今之世，又有那處不是污煙瘴氣？」

沙僧曰：「何況現在到處開工廠，黑煙四處飛，平常過星期六買不到唐太宗御准賽馬之馬牌。」

唐僧見提起此玩意兒，不禁大喝一聲：「不好了！」

悟空等忙問原因，方知原來是唐僧買了圈外三寶，慌怕買中了不能領獎金！悟空不禁笑曰：「師父，你又不是長安黑市居民，怎會領不到呢？」唐僧聽罷，方才安心。

師徒幾人直奔小城，到了城門，唐僧舉頭一望，其城上寫了「苦學城」三個大字。

唐僧曰：「苦學城，善哉，善哉，苦學自然有成，想當年我……」唐僧正要繼續講自己之威水史，悟空連忙顧左右而言他曰：「師父，再不入城，祇怕我們連齋也化不到，這才眞是苦也。

」唐僧一想也是，這才收聲。各人於是急步入城。

進了城中，沙僧舉目四望，突然見一條街上，牛車有之、馬車有之、人拉車有之，騎驢騎馬亦有之，乘坐之人，都一律是大肚婆，而在旁侍候者，個個表情都是恭敬萬分，不問可知，自然是她們之親密的另一半也。

沙僧見此情形曰：「師兄，你還不快看看是否有妖怪？」

悟空曰：「那有什麼妖怪？」

沙僧曰：「若無妖怪，爲何這麼多人帶着大肚婆而逃？」

悟空一想也是，急忙一跳跳近其中一人，拉着他問曰：「你……」

該人曰：「你爲何阻路？」

「你等被何種妖怪所迫？」

「你才是妖怪！」

「那你們走直辮尾般去到那裏。」

「我等趕往生孩子！」

「怕遲了生孩子也抽稅？」

「大吉利是，我老婆趕往開肚生仔也！」

唐僧一聽，不禁嚇得大唸阿彌陀佛。八戒曰：「幹嗎現今流行啥子玩意！」

該人曰：「什麼流行不流行，今天八月三十號，不開刀取出孩子，他就要到九月才出生，那麼三年後九月，他不足三歲，就不能入學，豈不要他近四歲才可讀一年級？」

悟空曰：「這又有何不好！」

該人曰：「當然不好，人人都是三歲開學，我的兒子怎可輸給別人！」

取經團四人眞是非常不明，也就唯有跟着人羣而行，看看他們弄些什麼！

四人一路行來，突見迎面而來一些似小孩，又不太像小孩的東西，祇是他們身裁短小，但每人面孔苦苦的，眼上戴兩片厚厚的玻璃，一邊膊高時一邊膊又低，行路之時，口中又唸唸有詞。

唐僧曰：「那些是什麼？」

八戒曰：「是小孩吧？」

沙僧曰：「看來又不像！」

悟空曰：「我看他們像姜子牙常常騎着的東西！」

唐僧曰：「什麼？」

悟空曰：「四不象！」

唐僧壯起膽來，走近這些小人，一個合什而問曰：「施主……」

小人呆呆看他一眼，又喃喃地唸着：「白雲在天上飛，白雲像小羊，小羊啊小羊，快些下來吧，地上才是你的故鄉！」

八戒一聽，恍然大悟曰：「原來你等是新詩人！」

他這大聲一叫，倒嚇壞了這些小人，其中一人呆呆地看着取經團四人，問曰：「你等是什麼？」

唐僧曰：「我等乃大唐國往西天取經之人。」

小人曰：「書本沒有的，不知你說啥子！」

唐僧曰：「書？你們是什麼人。」

小人曰：「我們是苦學城小學一年級學生也。」

唐僧曰：「什麼？你們是一年級學生，那你剛才喃喃地唸這些——」

小人曰：「不過是我們苦學城指定一年級書本的一課罷了。」

悟空曰：「一年級就如此之艱深？」

小人曰：「有什麼艱深，我等一個月要默唸三十五篇這些東西。」

沙僧曰：「唸來幹什麼？」

小人曰：「不唸怎升班！」

沙僧曰：「你們明這些東西是什麼意思？」

小人曰：「爲什麼要明？」

沙僧曰：「不明唸來何用？」

小人曰：「唸來升班也。」

沙僧曰：「升班幹啥？」

小人曰：「升班可以有更多書唸也！」小人說完，見唐僧等四人仍有不明白之狀，不禁輕藐地看四人一眼曰：「你等讀幼兒班之際，必然沒有八九個補習先生，不然爲何會如此無知！」說罷搖頭嘆息而去。唐僧等四人你眼望我眼，我眼又望你眼，最後還是沙僧忍不住問曰：「這些眞是小孩子嗎？」

悟空曰：「是卽是不是，不是卽是是，你明未？」

沙僧曰：「明卽係不明，不明卽係明，到頭來卽係不明！」

這正是

三歲小兒如伯父

幼童課本似天書

第四回

靈霄殿　玉皇大帝遣特使
派錢亂　三藏聖僧有麻煩

話說唐僧一行四衆，戴月披星，直走向西天路途，這一程路，兩邊花開似錦，正所謂踏花歸去馬蹄香。悟空等人，舉目四望，不見什麼邪魔妖怪，以爲當是前頭無阻，直通西天也，不料世事眞是出人意料。

原來在他們四人頭頂上，約三萬六千里地方，就是當年悟空、八戒、沙僧等人的舊上司玉皇大帝所居之地，也就是靈霄寶殿。這一天，五更三點，天還未光，玉帝就要照例坐在他那硬崩崩的龍椅之上，玉帝放眼一看，祇見天官仙將，多數睡眼朦朧，於是急急說那開場白曰：「衆卿家，有事啓奏，無事退朝。」

例牌之話講完，正要起身走人之際，突然一旁閃出一個形狀猥瑣之人，此人正是二郎神楊戩，孫悟空之死對頭也。

楊戩曰：「唐僧受我皇天祿，今日突然再糾同黨，往取西經，而不通知我皇，未免輕視玉帝

你老人家也。」

玉帝一聽，爲之大怒：「可怒也，唐僧取經，可有申請天上准許證？」

南天門發證局主席這天剛好開了小差，未有上班，太白金星忙一旁閃出，曰：「啓稟玉帝，唐僧這次乃臨時決定出遊，故未有申請——」

楊戩曰：「待我將他們捉來……」

玉帝曰：「不可魯莽。」

太白金星曰：「玉帝之言是也，甚是也，必然是也。」

楊戩曰：「你是來是去，到底是什麼？」

太白金星曰：「玉帝英明，所說每一個字，都可列爲經典，當然沒有不是也。」

楊戩曰：「太白金星你眞不應該拿拐杖。」

太白金星曰：「那麼拿御賜龍頭杖乎！」

楊戩曰：「你應拿個軟墊也。」

太白金星曰：「要來做什麼？」

楊戩曰：「減低閣下抬大脚之辛苦也。」

太白金星亦不發怒，大有抬脚乃是藝術，乃是本人特長，你不識，莫非妒忌之態——

玉皇見兩人爭吵，忙曰：「兩卿莫吵，且討論唐僧之事——」

太白金星曰：「玉帝之言是也，甚是也……」

其他天將天仙，齊聲曰：「必言是也——」概恐妨自己不托乃自己（蝕底）也。

太白金星見同好甚多，欣然點頭，開口而笑：「玉帝，鄙仙以爲，此事可派一特使前往調查，方可……」

話猶未完，祇見一旁閃出一黑口黑面之武將，大呼：「我去。」

玉帝一看，原來是武財神趙公明，此人右手持金鐧，左手持黃金一塊，緊抓不放，正是視金如命，眞不知下界善信，爲何整天拜他求財。

玉帝曰：「卿願往，好極，今特任你爲特使，速查此事。」

趙公明曰：「領法旨！」

玉帝見事情辦完，又急急說道：「衆卿家，有事啓奏無事退朝——」然後抽身而起，回後宮睡覺去也。衆仙官也是大鬆口氣，概各有節目，如果還不能走，那裏，不知多少枱麻雀，要三缺一也。

趙公明駕起雲頭，直向唐僧四衆之位置，直飛而下，不到三秒，已站在孫悟空面前。

悟空曰：「咦，老趙，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本人乎？」

趙公明曰：「老孫，何必曰利。本人奉旨來查！」

唐僧一聽，急曰：「查？查什麼，我們並未帶有私貨也，貧僧四大皆空——」

趙公明曰：「你若想脫身，最好銀包未空——」

唐僧曰：「到底出何漏子？」

趙公明曰：「閣下私往取經，即屬旅行，你身爲神仙，旅行而不取玉帝通行證，罪大哉？」

唐僧曰：「這個……」

趙曰：「不要這個那個。」隨手用金鋼一敲左手所持黃金，「你有這個，就可通行也。」

這正是

講東講西都無謂

有金有銀可脫身

四人恍然大悟，唐僧唯有忍痛取出當年唐太宗御賜之紫金缽，雙手奉上。

唐僧曰：「這個……」

趙公明曰：「祇有這個？」

「不亦够乎？」

「何其輕乎？」

「物輕情重！」

「情是多少錢一斤？」

「那？」

「多有多殺，少有少殺！」

話一說完，趙公明一手搶過金缽，但說時遲，那時快，祇見旁邊草叢之中，突然一閃出二名大漢，手持金鎗，面目更黑於趙公明。

祇見其中一人大吼曰：「我等乃天庭『反過水組』組員，你等現犯了派水條例，我決定控告你五人。」

白馬心中慶幸曰：「沒我份。」

反過水組組員又曰：「白馬充公。」

唐僧嚇得心臟病復發，幾乎跌倒。還是孫悟空多見世面，大呼曰：「我等現在不在天庭，不受管制。」

趙公明一聽，大叫曰：「是也，是也，我乃天上玉帝特派之人怎可受你的拘捕。」言罷騰空而去。反過水組員急捉着唐僧，拉拉扯扯，大家再上天庭。

上到天庭，反過水組翻查趙公明紀錄，發現該仙原來乃搶錢大王。據估計，貪了幾百萬兩黃

金，於是天庭衆仙大怒。「反過水，捉老趙」之標語，通街都是。

玉帝雖然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羣情洶湧，也祇好派人查究。

趙公明知道此事，立刻召開衆仙招待會，由其兒子趙亞積出面，祇見他聲淚俱下，勞神誕願曰：「我老爸爲人清廉，清過包青天，廉過阿威廉——」

衆仙問曰：「誰是阿威廉？」

趙亞積曰：「阿威廉者，本人之洋名也。」衆仙爲之氣死焉。

是時也唐僧四人在天上仙牢之中，愁眉不展，幸好馬騮精、豬八戒幾人都是法力無邊，弄些吃喝東西，不愁短缺，有時甚至送些給獄卒同吃，故此照顧也尚不差，但是取經之事，「不能再等，於是四人商議，如何脫身，正議論紛紛之際。玉帝派下之特使已把四人捉往提堂。

玉帝特使一見四人，一個面圓圓似大濶佬，一個肥頭肥腦似發達之人，一個骨瘦如柴似傍友一個滿面鬍鬚似打手，當堂英明起來，不須審問，也已當自己了然於胸。

特使曰：「你等四人犯過水條例，認不認？」

唐僧曰：「我……」

特使曰：「不認則會多罰！」

唐僧連忙曰：「認！」

特使曰：「佳，如是罰黃金三萬兩，財產充公。」

唐僧一聽曰：「我乃出家之人，四大皆空，何來財產？」

特使一聽曰：「免充公財產。」

老豬一聽，開顏而笑，「哈，哈，哈，多謝，多謝。」

特使一見，怒曰：「罰你也笑，足證罰得太輕，現改判罰黃金十萬兩。」

老豬一聽，其面當堂苦瓜乾也。

幸而老孫有拔毛變東西之法術，於是由他忍痛拔一毛以利四人，變成十萬兩黃金，交款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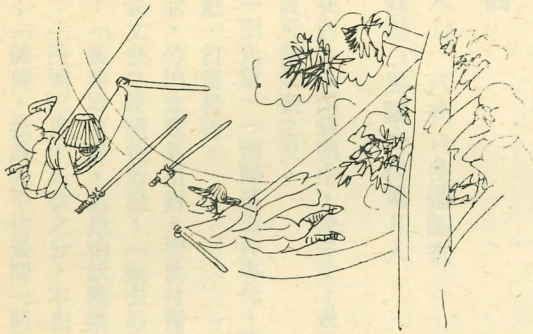
四人出了大理寺，頭也不回，忽忽再回西天之路前去也。

四人去後，據說趙公明他閣下，終於被捉回到仙牢中，吃了三個月冷氣牛扒，出來之後，直飛地西海，買了一座別墅，優哉悠哉。正是地西海風眞爽快，手擁黃金更心涼。後來更有謂他出來做證，於是玉帝准他下凡爲九五之尊。

這正是：

一舉成名驚天下

有金有銀自威風



第五回

論人心　八戒口多遭師責
識翻滾　馬騮奇技驚凡人

唐僧師徒四人在派錢國中，無辜受了幾天牢獄之災，孫悟空更損失了一根毫毛，方能再踏上取經道途，眞可謂無妄之災。

豬八戒一面走着，一面回憶這件事兒，正是越諗越心火上。於是路上的石頭，當其大災，被他的九齒泥耙，打得粉碎。

唐僧見狀，恐怕他激氣出病，要他付醫藥費，立刻開言曰：「豬徒兒——」跟着整一下喉嚨，用最最最文藝之腔調接着說：「過去的事，由得他過去，此之謂舊夢不需記了！」

八戒曰：「從前取西經，祇是怕妖精累事，那知現在凡人也來累我一累！」

唐僧曰：「阿彌陀佛，人妖之分，本在一念，一念是妖，一念是人！」

沙僧曰：「師傅，我眞忍不住要問一問你，你這套一念卽妖，一念卽人，我聽了幾千次，也不大明白到底是說啥的！」

唐僧目光一定，曰：「那是……那是指……」

孫悟空知情識趣，急忙一斛斗跳到樹頂，作看路狀，其實無眼睇也。

唐僧想了會曰：「你到時自然明了，現在不是時候也。」

豬八戒一時口多：「師傅你自己『到時』沒有！——」

唐僧一聽，當堂面上像抹了墨汁猶如烏雲蔽月，大喝道：「爲師之言，句句眞理眞理人人明白，你不明是因爲你不是人，不能懷疑吾師？」

悟空見場面大帶火藥味，連忙從樹頂飛下，連叫恩師休激氣，否則食人參也補不了。

唐僧面黑黑收口，師徒四人，又再急忙趕路。後證實，唐三藏因激氣過度，終於要唸觀音經才把發作之哮喘病壓下來。

這正是

無謂開口徒惹罵

做人怎可揭瘡疤

師徒四衆朝行夜宿，一路之上，祇見樹木不見人煙，（眞是咸豆都不多粒食也。）想那孫悟空、豬八戒兩人，自從上次取經回來，（太宗皇帝派了個荷蘭水蓋，）正是名利滾滾來，住的是花園洋房，（穿的是絲毛的確涼，）現在要如此受難，怎不叫苦連天也。

到底是天無絕人之路，那天傍晚，四人正準備在睡袋過夜之際，突然遠處一片通紅，跟着殺聲震天。

八戒一聽，曰：「必是六國大封相也，走爲上着。」

沙僧曰：「我們應去勸而導之，人性本善，我們應救那些迷途羔羊。」

八戒曰：「不怕沙塵滾滾，殺錯良民嗎？」

唐僧一聽曰：「善哉、善哉，我等仍要趕路，這件功德，唯有不做了。」

孫悟空曰：「弟子以爲不可。」

沙僧曰：「師兄就算自己刀鎗不入，可要想想清楚，一入戰圈，隨時弄污衣服也。」

悟空曰：「小財不出，大財怎入。」

八戒曰：「財從何來？」

悟空曰：「君不聞世上有混水摸魚這回事乎？」

唐僧一聽，眉毛爲之一跳曰：「普渡衆生，本人之責，焉可避之，我們向着前走吧？」

八戒曰：「向着錢處走！」

悟空曰：「旨哉斯言！」

四人奔到紅光之處，舉頭一望，見幾個穿得不古不今的人，用綱線吊在半空，飛來飛去，一

邊出拳踢脚，大呼大叫，確是熱鬧。正在看得出神之際，突然有人大叫一聲：「咳」。

祇見場中情形，忽然變得死寂，就像如來佛祖要登座講經一般，師徒幾人爲之一愣。隨後，祇見四邊有人走近，帶頭一人，怒容滿面，正似要吃人之妖魔。

這人正要開口之際，旁邊一油頭粉面之人，伸出頭來說：「這是本世紀最偉大、最有才華、最鬼馬、最最賣座大導演周身計先生。」

周身計接着曰：「你們阻了我拍片，我要你賠償損失！」

沙僧曰：「什麼損失？」

油頭粉面之人曰：「我們在拍着古裝打鬪場面，你們突然在鏡頭出現，破壞了周大導精心設計之蒙太奇鏡頭運用——」

八戒好奇地問曰：「啥是蒙太奇呢！」

周大導搶着答曰：「這是用鏡頭之變動及推展來表示意識情緒的流轉及意念之實質化。」

八戒聽得一頭露水，問沙僧曰：「你明否？」

沙僧曰：「不明。」

油頭粉面的跟班曰：「你當然不明，明還是新風潮導演手法嗎？」

悟空曰：「閒話少說，你咁大聲叫，爲了什麼？」

跟班曰：「要你賠錢！」

八戒曰：「講錢傷感情。」

周大導曰：「講打如何？」

孫悟空曰：「打？」

「你看不見我們這些龍虎武師？」

「啊，一個個用網線吊着這些嗎？」

「他們就下來……」

「他們在上邊幹什麼？」

「拍空中飛躍。」

「那有這樣麻煩，我不用網線，一樣可以飛來飛去。」

「什麼？」

周大導聽見孫悟空有此奇技，目光爲之一亮，就像看見一千萬紙幣在飛來飛去一般。

油頭粉面之人狐假虎威曰：「你們一定要賠……」

言猶未了，周大導一巴掌打得他直飛十里之外。然後轉身向孫悟空曰：「你眞眞能够不用網線飛上空中？」

悟空曰：「當然可以，我兩個師弟也可以。」

周大導曰：「上帝保祐，我下一套片子有主角配角和歹角了。」

八戒曰：「什麼主角，配角？」

周大導一指孫悟空曰：「他身裁標準，不會太肥，又不會太高，又不會太矮自然是主角。」又說：「你太……身裁太大件，最好當配角……」

然後望唐僧曰：「這位先生面白清靚，標準歹角也。」

八戒曰：「什麼？青靚白淨，不是小生條件嗎？」

周大導曰：「這位老哥不懂我銀幕國藝術潮流之審美方法了，這裏男明星，若非睜眉突目，就是面目呆滯，方有機會做主角也。」

孫悟空曰：「所以我師傅這樣，就沒有機會做主角了。」

周大導曰：「命該如此，而且這樣才眞實，你幾時見一個惡人眞是粗眉突眼？」

沙僧歎曰：「那我是明星無份矣。」

周大導忙曰：「非也，你可以做其大惡人之馬仔……」

八戒曰：（於是行則行先，站則站兩邊，一刀劈來，就死你先。）

周大導曰：「正是……正是。」

沙僧大爲不悅，但亦不敢發作，因見師父與兩個師兄對此人甚有好感也。

剛才被周大導一巴掌打出十里以外粉面油頭的傢伙，終於爬了回來，哭喪着臉問曰：「導演，現在怎樣？」

周大導高興莫名地曰：「收工，收工。」然後轉頭向悟空曰：「這位先生……」

悟空曰：「我姓孫。」

周大導曰：「孫先生說可以不用網線也可飛到半空，不知可否表演一下？」

悟空也不打話，飛身一躍，連打十多個斛斗才站回地下。

周大導看得口呆目定，隨即跪下曰：「孫公、孫老爺、孫大人，你是我的生命、我的救星，我的財神、我的石油，你無論如何，要當我下一部片的男主角，我們銀幕國的映畫，靠你打進宇宙市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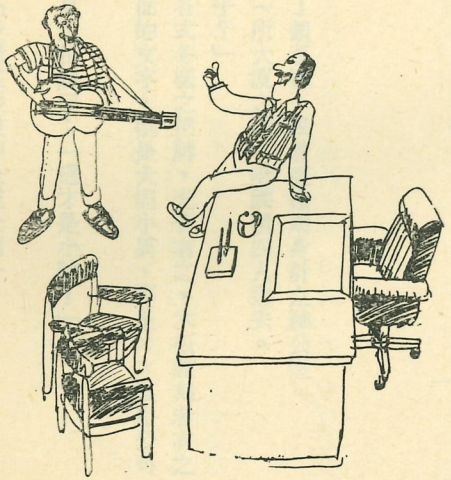
唐僧師徒四人不知他說些什麼，正要詳細一問時，周大導已下令把他們請進豪華馬車之上，直向銀幕國奔去。

一路之上，周大導眞像執到黃金似的，想想又笑，笑罷又想，嚇得師徒四衆，以爲自己上了一個瘋人的車子。

幸而不到一個時辰，馬車在一所豪華屋子門前停下，四人心下才定，蓋有如此一間屋子，就

是腦子每一條線都搭錯也不會是神經病人也。正是：

有財白癡亦上智
無銀（叻仔）變烏龜



第六回

吹捧托　金像榮銜歸大聖
奇妙怪　超級大星是呆頭

唐僧師徒四衆被周身計連拖帶扯，進了銀幕國，跟着直趨周身計之辦公室。

周身計這位超級大導演，把他們帶到一所大厦之前，哈腰請四人進去。

唐僧道：「這座大厦，全是周施主者乎？」

唐僧舉頭一看，祇見大厦上面，伸出各式各樣之招牌，光管有之，木板雕刻者有之、金漆者有之、塑膠者有之，不能一一盡錄，但上面的文字，倒是大同小異，不是××製片公司，就是××電影企業。

周大導用手指其中一塊小得幾乎看不見之招牌曰：「這才是小號！」

八戒曰：「當眞是小號也。」

孫悟空運足火眼金睛一看，原來寫着「多橋電影製作企業公司」。

周大導曰：「我是幹電影工作的人，不必張揚，祇是獻身於這種藝術，帶着眞誠咁去做。」

唐僧連連稱是，四人急入大厦，上到第十八層，祇是這層大厦，分成不知多少個單位。周身計推開其中一道門，走了進去，祇見裏面有四五張辦公枱。

唐僧曰：「周導演之辦公室眞不小！」

周曰：「不大！」

「不大？」

「是呀！祇有那一張枱才是我公司的，這幾張是其他公司的。」

孫悟空不願失去自己做大明星之機會，忙着：「一張枱子也够了。」

周大導曰：「是呀，貴精不貴多，我這間公司一共出了廿五個影帝，七十六個影后，一百零四個金像影王。」

沙僧曰：「何來如此多影后影帝？」

周大導曰：「我們銀幕國每天都選一次最佳電影，每區也選一個最（威）影帝影后，所以眞是影帝隨街走……」

悟空急接口曰：「幾時輪到我？」

周大導曰：「不難，祇要你簽這一張合約！」

老周遞過合約一紙，孫悟空一看，不禁雙眼一瞪道：「什麼？」

周曰：「什麼『什麼』？」

老孫曰：「二十年死約，二十年生約，再二十年優先簽約，每月才二百元，絕不加薪……」

周曰：「但是我們有拍片津貼——」

唐僧忙問曰：「津貼多少？」

周伸出一隻手指。

悟空曰：「一萬元？」

周搖頭。

唐僧曰：「一千？」

周搖頭。

「一百？」

周搖頭。

「那麼是？」

「每天一元，飯錢也。」

孫悟空曰：「現在這個世界，一元那來飯吃？」

周大導曰：「可以吃麵包皮，一元大概也可以飽上一天。」

悟空曰：「（現在）什麼也昂貴，一元麵包皮大概微風也可以吹散也。」

周大導忙拍其膊曰：「爲藝術而犧牲，是光榮的事，是無比威猛之事，是……」

唐僧亦勸曰：「你簽吧，簽了，我們師徒幾人都可以現身銀幕，化身千萬，教導世人！」

沙僧曰：「教什麼？教工夫乎？」

唐僧不答。

八戒曰：「憑我這副面孔，什麼斬柴佬、劈竹佬也一定比不上。」

周大導忙曰：「是的，是的，慢慢來。」

唐僧師徒三人當牛咁眼望着悟空，悟空見羣情洶湧，知道再不簽名，眞是拆骨都有份，祇好提筆把名簽了。

周大導見他簽了名，忙一手把合約抓住，連說：「禮成，禮成。」跟着與悟空握手，然後說：「明天我爲你開記者招待會，後天開始拍戲也。」

一宿無話，轉眼又是記者招待會將至，周大導把孫悟空接到辦公室來，給他牛仔褲一條，另外文化恤一件，叫他穿上。

悟空曰：「怎可以穿這些，想顯我排骨乎？」

周大導曰：「非也，這是上了天堂之特級打星慣穿衣着，不如此穿，如何有人知你乃打仔明星哉？」

悟空沒法，祇好依從周大導所言，穿着妥當後，周大導爲他掛上破舊吉他一個，耳朵再戴一隻耳環，然後才到招待會去。

悟空等到了招待會，舉目一望，祇見除了記者外。滿目青年，莫不是悟空一般打扮。正是：

俗世滔滔俱如是
人間何來是獨醒

周大導向各人介紹了悟空之後，立刻把他推到後邊，自己站在桌前，大發其議論，正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約略記來，周大導曾有言曰：「孫悟空先生是我手發掘出來，他很平凡，是不是，但他是平凡中的突出，就有待我去發掘他埋沒的天才。他是石頭中的寶玉，他是污泥中的純情。我下一部電影是要說人性的空虛，人類的隔膜，人生的乏味，我知道我將會使孫悟空先生成爲本世紀最偉大影星。」

於是招待會後，銀幕國報紙莫不刋載孫悟空之玉照，而且對馬騮精之來歷，各有推測，有謂其來自日出之國，精通七拳道，物拳道，亦有謂其來自佛國，精通截棍之類，總之不一而足也。

孫悟空一片未拍，便成爲銀幕國之大明星，不禁得意忘形，整天穿着文化恤，不肯除下，結果弄至人人在他附近，莫不掩鼻而走也。

將近達拍影片之前，銀幕國大口灣這個地方開辦了一個影展，這個影展，當然要選出各式各樣的影后影帝、褲頭拉得最緊影帝、眼淚最多影后之類。周身計也替孫悟空報名參加因爲孫悟空還未拍過電影，所以影展祇好隨便分他一個獎，這也令老孫雀躍三分，蓋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却不知原來參加競選的共三十六人，影帝影后却派出一百〇八個，卽是平均每人應有三個。馬騮精得一個，事實是比人差勁多了。

到了開拍的一天，孫悟空等人齊集片場。唐僧等也是穿得像個現代青年，蓋此乃銀幕國之明星裝也，周身計到場，待記者拍照之後，一聲令下，走出了幾個理髮師，然後下令新片之男女老幼主角配角女角童角，一律剃得光禿禿。

唐僧一聽，忙叫善哉，因爲他的頭根本光得可以照人，但老孫却叫苦連天，因他的頭毛可以隨便變黃金白銀，要他剃頭，等於要他的命，故力加反對。

老周曰：（「不剃可不成，這是綽頭，也是意頭，套套攪宣傳都剪其一剪。」）

悟空曰：「那麼我們現在拍什麼片？」

「我怎知道！」

「什麼？」

「唏，總之我地拍賣錢的片，看定是鬼片受，拍鬼片，鹹片受，拍鹹片……」

「糞片受又如何？」

「一樣照拍！」

「那我們拍古裝片，古裝可以長髮。」

「也要剃，我要你演禿頭大佬。」

悟空見反對無效，決定罷拍抗議。周身計見他決意如此，也祇好由他，最後雙方決議，由周大導拿剪作狀在孫悟空頭上剪一下，讓人照了相，也就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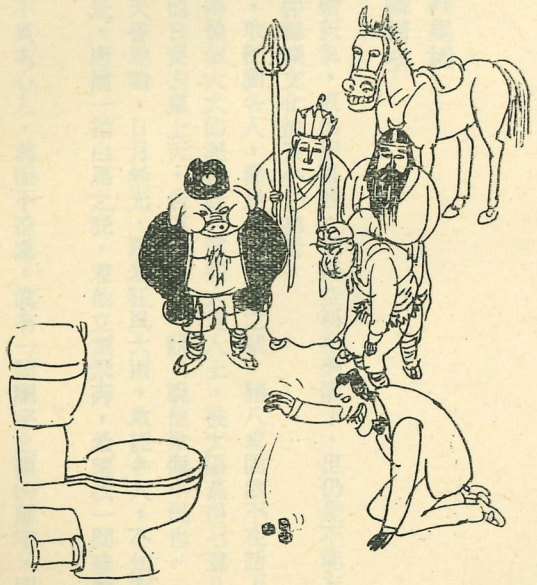
影片拍了三天，就全部完事大吉。全套片子，就祇見孫悟空跳來跳去，也不知劇情是什麼，據講話係表現現代人的精神躍進！推出之時，周大導宣傳之爲五千萬圓大製作，歷時三年，動員千百演員才拍成。影圈內外人仕，也一致認爲馬騮精是近代天才影星了。

到了片子放映時，這片也實在大破紀錄——破了任何片子票房最低紀錄。全部收入六十元，其中正有三十六元是周大導自己掏腰包購票也。

於是天皇巨星、最有前途演員，一變而成衆手所指之大憎成，大笨蛋也，於是什麼廿年生約，廿年死約，一切作廢，悟空明星夢醒了，祇好陪着唐僧，又再登程，正是：

時來萬衆稱奇傑

運去千夫指壽頭



第七回

爲求財　禮服馬褂拜馬桶
望發達　飯錢菜錢盡歸空

話說唐僧等一行四衆，面帶灰氣，直出銀幕國。孫悟空明星夢醒了，但仍是不能忘懷，整日仰天長嘆，而且一直不願脫這件霉爛文化恤及牛仔褲焉。

行了幾天，都是烈日當空，取經團各人，都是身裁大件之輩，豬八戒固然不在話下，就是唐僧，也因近些年養尊處優，變得像個大大的泥娃娃。這些大隻人士，被太陽蒸得七葷八素，好脾氣如唐僧，也心中暗罵，認爲他日要去稟上天，告這個日神一狀，說他欺侮小民也。

這一天，時近中午，突然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跟着狂風大雨，取經各人，不知有此一着，走避不及，全變落湯之鷄。於是，唐僧一拍白馬之屁，着他立刻飛奔，希望找一間破廟之類，暫且容身。

四人一陣奔馳，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前面不遠處，眞有一間廟宇之類的屋宇，四人也不打話，一口氣跑到此廟，那知到了該處，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原來這裏已堆滿着人，連門前空地，也有長龍。四人見如此擁擠，不禁大感奇怪，八戒突然大叫道：「我知了。」

沙僧嚇了一跳曰：「師兄，你知什麼？」

八戒曰：「我知爲什麼這樣多人——」

悟空曰：「爲什麼？」

「派米！」

「許多地方派米也沒有人領呀！傻人！」

「此因手續太多矣！」

兩師兄弟正談論間，突然身側有人大喝一聲：「黃牛乎？」

唐僧大奇，問道：「什麼黃牛白牛？」舉頭一頭，原來是個穿着長袍馬褂之人。

長袍客曰：「現在你們又不排隊，行來行去，意欲何爲？」

唐僧曰：「我想找地方歇宿避雨！」

長袍客曰：「這裏那是避雨歇宿之地哉？」

唐僧曰：「不是避雨，各人在此賞雨景乎？」

長袍客曰：「我等虔參大仙？」

「大仙是誰？可是西天如來？」

「非也。」

「可是鬼佬之王？」

「非也。」

「可是太上老君？」

「亦非也。」

「那麼是誰？」

「大仙名諱，豈可隨口言之。」

「那……」

長袍客拿起脚來，在沙地上劃出「屎坑三姑」四字。

唐僧恍然曰：「原來是屎……」

長袍客忙喝止之，曰：「不可亂叫大仙之名！」

「那麼爲何你可以寫出來。」

「寫怎同說？我等讀書之人，下筆自有千秋之念，想我當年……」

唐僧忙截着道：「那你們拜這位大仙作什？」

長袍客道：「我等崇而敬之，敬而重之，重而拜之也。」

唐僧師徒聽得一頭霧水，祇好本着在大唐國擠公共汽車之精神，直迫而入，入到廟中，不禁愕然。祇見廟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幼，各人都整肅衣冠，跪在一個馬桶之前，口中唸唸有詞，而一邊不斷地擲着三粒骰子，擲了幾次，轉身就走。

唐僧師徒四人好奇心一起，走近一個身穿番邦（踢死兎）禮服之人身邊一聽，原來他唸唸有詞曰：

「三姑三姑，
救救老夫，
會買股票，
笨到加籠，
今買期貨，
實變餓孚，
唯求救命，
志我無辜，
神靈指點，
大聲疾呼，
若不垂憐，
輸到甩褲，
大仙你話，
咁又何苦？」

跟着祇見這人大叫一聲：「第一個！」跟着向骰子一看曰：「十一！」然後急忙抄在紙上，如是者重覆六次，然後得意而去，就似發達在望也。

孫悟空好奇心起，追前問其人曰：「先生貴姓？」

「幹什麼？我姓張。」

「張先生剛才是幹啥的？」

老張曰：「我在求大仙，請她訓示六個號碼！」

唐僧曰：「知道六個號碼又怎樣？」

張曰：「你們是盲的嗎？」

唐僧曰：「不是！」

「聾的嗎？」

「亦不是！」

「那怎麼不知我多博城聖上，英明神武，現在大發慈悲，來一個官辦字花，讓我等蚊民，可以賭個痛快！」

「官辦字花？」

「是也。」

「字花這個東西，我們東土大唐國，到處都是，有什麼稀奇？」

「你們東土大唐國字花是公開的嗎？」

唐僧猶疑一會曰：「也不算正式公開！」

老張曰：「那就是了，不是官辦者，會教壞廣大民衆，走向賭博之路，導致家破人亡者有之，妻離子散者有之。」

沙僧不明地問曰：「官辦有不同嗎？」

老張喟然長嘆曰：「是何愚也，官辦字花，則那算賭博，乃爲博彩，收益可擴充善款，乃益世益人之事也。」

唐僧曰：「功德無量，功德無量。」

沙僧曰：「那麼賭輸的人，不會鬻妻賣子嗎？」

老張曰：「不是賭，是博，博彩經多博國天子欽准，當然是有益世道，凡我子民，莫不摹起擁護也。」

四人正是越聽越難明之際，到底還是唐僧身爲人師，稍有腦袋，故此轉過話題曰：「你們來拜這個馬桶，又爲什麼？」

老張曰：「不要稱之馬桶，這是侮辱神靈。」

沙僧一指那馬桶道：「那叫它做什麼？」

老張曰：「這是大仙法器？」

八戒曰：「你們拜……拜這個大仙法器又幹什麼？」

老張曰：「你們不知了，一月前，有個小子，在這裏拜了一次，投得六個號碼，買了官辦字花，那知中了頭獎一千多萬，眞是神恩浩蕩，現在全國人無不知道這個地方。老遠的人，也趕來拜它！」

四人這才算明白，豬八戒聽到有這等事，也想跪下拜它一拜，但立刻被排隊的人，喊打喊殺，更有兩個大隻佬，即時走近曰：「喂，守秩序。」

八戒曰：「你是派出所之人乎？」

大隻佬曰：「非也。」

八戒曰：「那你……」正說間，老張走近一拉八戒，低聲曰：「他們是炒黃牛位的，你這樣是破壞他們生意。」

八戒才算明白過來，正是：

貼士萬能民盡搶
字花合法人皆狂

唐僧等人與老張談了一會，祇是雨也停時雲也散。於是，也不在廟中停留，依着老張指示，直向多博國奔馳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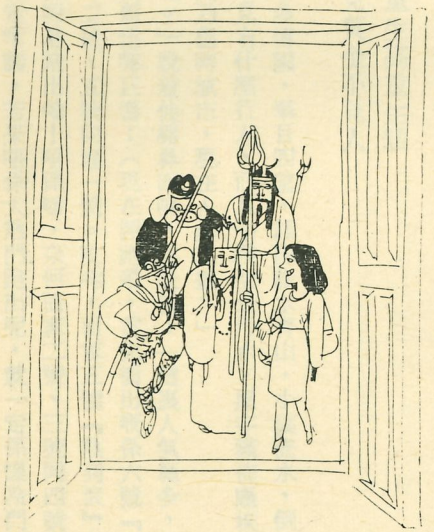
到了多博國近郊，見與一般國境近郊大相異趣，絕非桃紅柳綠，流水小橋，景物怡人也，這裏多的是流離浪蕩之小孩，衣衫破爛，鼻涕長流，見到唐僧師徒四人，即撲上伸直手掌，死纏死跟，非分得三五七分錢不離去。

唐僧善心派錢之餘，又不禁心痛，忍不住問此等孩子，從何而來。

原來這些小孩子父母皆全，但是因爲忙於合法字花之博彩，每日不停到各處靈驗之地方，拜求貼士，弄到有家不歸，這些小孩祇好自尋玩樂之處也。唐僧正皺眉頭時，突然有咪高峯聲傳來曰：「合法字花，宗旨最佳，全部入息，撥濟貧家，有買快喇，有買快喇！」

這正是：

世上難分賭與博
人間誰識是和非



第八回

跑牛地　不重生高重生矮
外圍場　祇見黃金不見人

唐僧師徒四人入了多博國，舉目四望，該國綠水青山，小溪流水，倒也是個幽雅之地。但奇怪的，極目而望，總不見有什麼行人，而且小溪全是污水，屋宇滿佈塵埃。

唐僧曰：「莫非此乃舊時城市，現在人盡已搬？」

八戒曰：「不會吧。」說着伸豬鼻四嗅，然後說：「這裏人氣極多，必然有人……」

正說話間，突然四周怪聲巨響：（現在開跑嘞，首先衝出嘅係六號『大舊』，跟住係四號『未發』，然後係三號、二號、五號同埋一號。哎吔，而家五號『熱到滾』突然標前，連六號都過埋，咁樣睇嚟六號應該輕易跑出嘞！唔係嗰，奈何而家二號、三號同四號又唔知點解突然標前，咁嘅情形，我可以好肯定咁講，若果唔係大熱門跑出呢，就一定係爆冷門嘞！冇錯嘞，五號『熱到滾』果然大熱倒灶，而家得冠軍嘅係二號『雪咁凍』，所以我話我對睇邊隻牛會爆冷，眞係目光如炬。）一大片多博國土話，聽得四人不知所云。

這段震耳欲聾之「音響」過後，跟住便是大混合奏式之一聲長嘆，然後祇見陸續有人自屋中跑出，個個伸手踢脚，似是在活絡舒筋也。

三藏忙走前，正想向其中一人打個問訊，那知此人一見唐僧光可照人之頭壳，已是「大吉利是」連聲，走個不知去向，唐僧莫名所以，到底孫悟空在大唐國到處走動一段時間，見多識廣，心知這羣就是怕見「光頭」之賭仔，故忙命沙僧前往探問。

沙僧走至一中年婦人之前，一拱手曰：「大姑有禮！」

婦女打量他一眼曰：「你是誰？」

「我從中土大唐國來。」

「是外國人？」

「是！」

「你可會占卦？」

「也懂一點，不過不及我師父！」

「你師父在哪裏？」

沙僧用手一指唐三藏。

該婦人歡天喜地曰：「今回一天光明矣。我叫六姨——」

沙僧招呼一聲，正要再說話，六姨已走到唐僧面前。

六姨曰：「大師，你要打救我了！」

唐僧合什曰：「你是否覺罪孽滿身，待我爲你唸兩遍經，消災解難。」

六姨曰：「非也，我是食長齋的，什麼罪也沒有！上次有個人說我一生下來就有罪，也被我用掃把拍出去。」

唐僧曰：「善哉，善哉。」

六姨曰：「我聞說外國和尚特級靈光，外國月亮光過太陽，想請你替我占一卦也。」

唐僧曰：「占什麼？」

六姨曰：「問下一會的跑牛，那隻會第一！」

唐僧曰：「跑牛？」

悟空忙曰：「可以，不過我等遠道而來，現在又餓又倦，占卦也不會靈了。」

六姨曰：「那麼先到我家來一坐。」

於是六姨帶領着師徒四人，直到一間大屋。這屋子看來曾有過一個輝煌時代，但現在也破壞不堪。正是：

昔年華燈會高宴

今日殘燭照鼠蟲

六姨進得屋來，招呼各人坐下，唐僧舉目四顧，倒也看不見什麼椅子。

唐僧曰：「阿彌陀佛，不知椅在何處？」

六姨曰：「椅子在當鋪店了。」

「爲什麼？」

「多重彩不中，四環彩不中，買牛又不中，椅子不到當鋪店又到那裏？」

「那我等坐何處？」

「坐地便是，也甚清涼！」

唐僧四人無奈，唯有坐在地中，六姨轉身直入厨房，八戒一見，爲之精神一振，一心以爲鴻鵠將至。

師徒四人，舉目四望，祇見除了四面空牆，就什麼也沒有了。

八戒曰：「這地方也算清簡！」

悟空曰：「何止清簡，簡直是清光。」

正說話間，祇見六姨手捧一盆，回前廳中，八戒一看，當堂爲之無味，蓋祇見饅頭四個而已。

六姨曰：「各位不用客氣，我搜盡全屋祇有這些，你們就將就。」

四人無奈，强把饅頭塞進肚中，可憐八戒把饅頭放進口中，饅頭已不知到了那個牙縫也。

六姨見各人吃畢，立刻提着唐僧曰：「大師現在可以占卦，否則趕不及買最後幾場了。」

唐僧聞言，忙眼望悟空。悟空立刻變出一個化身，木彫公仔一般坐着，自己變了一隻蒼蠅，飛到三藏耳邊曰：「師父勿驚。」

唐僧喃喃曰：「我那懂什麼跑牛？」

「怕什麼？我的結拜大佬牛魔王，主管一切牛類，找他一問，什麼也知了。」

六姨見唐僧喃喃自語，不禁奇怪問曰：「你幹什麼？」

唐僧曰：「我正默默占卦，不要吵。」一邊吩咐悟空急找牛魔王一問。

悟空忙飛出窗外，望牛魔王所居山洞飛去。不到兩秒鐘時間，已抵大門。悟空打門兩下，祇見牛魔王髮妻鐵扇公主跑了出來。

鐵扇公主一見悟空，立刻大罵：「你來幹什麼。」

悟空曰：「大嫂，你爲何一見我就光火？」

鐵扇公主曰：「都是你等豬朋狗友，把老牛弄得迷迷糊糊，他已經數日不回來了。」

「那麼，大嫂可知大哥下落？」

「我知道還有不去捉他回來，一定被你們這些朋友弄去。」

「與我無關——」

「難說了，你們這等正是損友——」

悟空罵不過鐵扇公主，立刻拜拜一聲，一躍上天，急飛而去，走出十多里外，才降下雲頭，喘口大氣。

正喘氣之際，突見遠處有一人，搖擺走來，頭上兩隻尖尖的角。

悟空心想，「眞這樣巧……」正想間，這人已來到眼前，正是那踏破鐵鞋無覓處之牛魔王。

悟空大喜叫曰：「大哥！」

牛魔王一見是悟空，大爲高興，哈哈一笑曰：「賢弟是你！」

「我來找你的！」

「幹什麼？」

「你是管天下的牛，我到了多博國——」

「我剛從那裏來。」

「什麼？」

「什麼，什麼？」

悟空一聽牛魔王也剛從多博國回來，不禁大奇曰：「你到那裏幹什麼？」

「到多博國，不是博彩難道是去寫小說哉？」

「那你眞是去了賭也。」

「我是大牛王，我有二十多隻牛在牛會中養着。」

悟空曰：「那我可找對人了。」於是不由分說，拉起牛魔王，騰雲駕霧，回到了多博國，直下六姨家中。

六姨猶在看唐僧閉目作狀，突然回頭，見孫悟空旁邊，多了個神高神大之人，幾乎膽子也驚破。

孫悟空忙曰：「此乃大財神也。」

六姨曰：「什麼財神？」

悟空曰：「他乃牛主……」話猶未說完，六姨已一跪在地，叩頭曰：「請大爺告我貼士，萬代沾恩也。」

牛魔王略用眼尾一看她曰：「看在你關照我結拜兄弟一場，附耳過來。」

六姨曰：「附耳？」

牛魔王曰：「當然，若是人人都可以聽得見，還是什麼（威水貼士。）」

六姨忙連稱是，跟着行到牛魔王前，牛魔王低聲在其耳邊說了一句，六姨叩頭謝恩，然後匆匆出門而去。

八戒見此情形，問曰：「你告訴她什麼？」

牛魔王曰：「你也要知道嗎？」

八戒笑曰：「我們取經也要盤纏。」

牛魔王曰：「好吧，就要跑的一場，四號。」

八戒看了唐僧等三人一眼，三人立即（醒水地）拿出全部銀兩，交給八戒。

沙僧曰：「師兄，你知道到那兒買嗎？」

八戒曰：「在這時候，最多人之地方，自然是跑牛場，祇要往人堆一鑽，不就成嗎？」

說罷，搖身一變，化作一條毛蟲而去。

牛魔王大模斯樣地坐在地下，向悟空曰：「這隻四號是我的牛，練牛師和騎牛的都保證必然跑出，坐着等收錢吧。」

悟空連聲多謝其關照。

不一刻，六姨興奮地回來，恭敬地向牛魔王曰：「我已經買了。」

牛魔王曰：「那你要發財了。」

六姨入廚，跟着拿出冬菇鮑魚一盤，奉上牛魔王，牛魔王也不客氣，吃將起來。

沙僧見了，忍不住曰：「又說你家中祇餘四個饅頭？」

六姨一瞪眼曰：「你什麼時間跟我立了約，要我負責給你東西吃的。」

沙僧連忙收聲。突然，嘈吵之聲又起，原來開跑時間又到，全國上下，莫不開了收音機也。

衆人忙聚精會神聽着。

「現在又開跑了，首先衝出的是四號，四號，他一直帶頭，帶頭，我早就說他一定跑出……」牛魔王聽到這裏，顧盼自豪地看幾人一眼。

「現在仍是四號，四號，四號，咦？原來我看錯了，衝出來的根本是六號。是了，是六號『利晒普』我早說應該是它，現在到終點了，是了，六號一路領前，贏了這一場。」

跟着又是全國之人，齊齊嘆息一聲，不過今次比上次大聲了，因爲多了唐僧師徒四人之聲也。

六姨怒目看着垂頭喪氣之牛魔王。

不一刻，多博國有人見到四個和尚和一個頭上有雙角的人，被人從屋中拋到街上。這正是：

貼士威時坐上客
畜牲無靈十世仇

第九回

奇中奇　沙僧居然爲師表
怪上怪　肥豬搖身變校監

唐僧師徒四人，在多博國中，被牛魔王連累，弄到全部身家，盡貢獻給跑牛場，這倒是便宜了沙僧，因爲他一向負責抬行李，現在少了銀兩，實在輕了不少。

八戒是越行越心有不忿，喃喃自語曰：「怎會牛主自己買牛，也會跑不出。」

悟空曰：「若然逢牛主買都一定中，牛主還有不用個金籠罩住自己，生人勿近乎？」

八戒怒曰：「事後孔明。」

悟空曰：「這時我也被銀兩蓋着雙眼也。」

三藏曰：「善哉，善哉，想不到來時不空，去時都空——」

豬八戒喃喃自話曰：「現在我不知什麼來空去空，祇知道荷包已空，陰功！」

唐僧暗中瞪了他一眼，跟着舉目而望，要找個話題。突然見到眼前長路，不覺咳了一聲清清喉嚨，用一種像鬼食泥之聲道：「吁，這是條漫漫長路，長得像條大蔴繩……」

悟空曰：「師父什麼時候學寫新詩？」

唐僧曰：「現在才子名士之流，不能哼上兩三句，算什麼有知識，我……」話猶未完，突然看見遠處有一小鎮，不禁大喜，一時喜極而忘言。當然連新詩也忘得一乾二淨。

沙僧曰：「師父，我們有地方住宿了。」

唐僧曰：「還要四處化緣一下，現在我們眞的四大皆空比太空還要空了。」

四人放開大步，直奔該鎮，到了城下，舉頭一看，祇見牆上寫着學店城三個大字，於是也不打話，直入城中。

這一個城，倒眞像樣，正是人潮處處，車水馬龍，自有一片繁華景像。唐僧一馬當先，入到城中，正在四看，量度着該從何地着手化緣。突然，有人在他膊頭拍了一下。

唐僧大驚道：「我等不是無牌行乞，不要誤會。」

拍他的人笑曰：「你當然不是行乞，行乞的人，那有像你這樣，一付窮相也。」

唐僧曰：「行乞也不是窮相。」

該人曰：「當然，君不見有個盲眼乞兒，妾侍也幾個乎。」

唐僧不覺一愣。該人突然向悟空打招呼曰：「大聖，巧度于度！」

悟空向他一看，突然記起曰：「你是東海龍王敖廣！」

該人曰：「還是大聖好眼力！」

悟空曰：「非也，我認得你，是你個樣三尖八角也。」

敖廣乾笑幾聲。

白馬這時已經跪下，口稱向伯父請安。

敖廣曰：「各位因何到此？」

唐僧曰：「我等再次西遊取經也？」

孫悟空曰：「你又因何在此？」

敖廣曰：「不要提。」

「爲什麼？」

「當年八仙鬧東海，那班傢伙不知從那兒弄來一個葫蘆，把我的東海燒個七零八落。」

「那又如何？」

「我現在要找水回來補充也。」

八戒張目四望，曰：「此地多水乎？」

敖廣搖頭幌腦曰：「此水甚多，彼水亦多。」

八戒奇曰：「何以我看來看去，總不覺何處有水。」

敖廣曰：「搵水講門路。你不見水在何處，我却能處處見水，問題是你有沒有辦法取之，此地特徵是爲搵水容易搵食難也。」

沙僧曰：「敖龍王，我們不談這個，我們四人到此地，身上分文都無，想請你幫忙一下。」

唐僧見沙僧單刀直入，大爲不悅。

敖廣一笑曰：「聖僧缺水，在此找水，英明決斷也。」

悟空聽到此處，突然大悟曰：「原來你亦找的是這些水。」

敖廣曰：「你們以爲是海水嗎？」

「你要水幹啥？」

「八仙燒了我的舊殿，我找到水，正好大加重建，你知嗎？我要連廁所也要巴黎式的，水嘴頭也要用24K金做也。」

孫悟空曰：「那是眞要聽聽你的搵水方法。」

敖廣曰：「我開了一間『爆棚學店有限公司』。」

唐僧曰：「什麼叫學店？」

敖廣曰：「大唐國呼之曰學校也。」

唐僧曰：「那又啥是什麼有限公司？」

敖廣曰：「所以你們窮也，你等入境而不問禁，須知此地乃學店城，凡學店城之學店，必須註册爲公司，凡公司最好乃有限公司，將來望發股票，升水上市也。」

唐僧曰：「教育乃千秋大事也，何可當之爲做生意也？」

敖廣曰：「那你可要問學店管理署是什麼原因了。」

唐僧一聽見提到官府，立時知機收聲。但是沙僧依然追問曰：「言歸正傳，龍王念我們是一場老友……。」

敖廣道：「天地君親師五者，唯天地二樣可以向我借錢。」

沙僧不明道：「天與地如何可以開口問你借？」

悟空一拍其頭曰：「此所以他敢說可以借給它們也。」

沙僧似明唔明地哦了一聲。敖廣也再不打話，一揚手示意各人入城，各人那敢不從。

進得城來，祇見眞是學校多過米舖，猗歟盛哉，確不愧名乎其實的學店城也。突然沙僧抬頭見到一招牌上書着，發記字花學店，不禁大奇曰：「字花學店，這是幹啥者？」

敖廣曰：「這間倒還未合法，不過我們這裏多的是麻雀學校，現在多博國的合法字花在這裏也甚流行，所以有人預先開設此等學店，教人如何買合法字花也，皆因執輸行遲，慘過敗家也。

」

唐僧嘆曰：「他日難保沒有跑牛學店、跑羊學店也。」

敖廣曰：「什麼他日，現在就有很多了。」說着隨手指一招牌，上面正是大書「必中跑牛研究學校」。這正是：

聖人今日應長笑

萬千學店滿街開

到了敖廣的學店，祇見上書「鹿角學店」。

悟空曰：「爲什麼叫鹿角學店？」

敖廣曰：「大聖不記得車遲國有個鹿角大仙乎？」

「記得！」

「他後來做了車遲國之相國也。」

「那又跟你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那你用他名字幹什麼？」

「這又是此地習慣也，此地學店好用外國人名做其店名，什麼偉人名人通通全上，大概唯有

外國明星如瑪莉蓮夢露未有人敢用也。」

四人進得學店之中，祇見是一層唐樓，隔成三四個小型課室，每班學生三五人，先生則喃喃自語，看着書本，一味在讀。幾人進入校長室中，分賓主坐下。

唐僧禁不住問曰：「敖龍王，貴店如此少學生，請問如何維持？」

敖廣曰：「學生不算少！」

唐僧曰：「我等入來時，祇見小貓三隻四隻。」

「這是上課之學生少而已，現在主張自由，學生來不來上課是他的自由，其實若果他們眞來齊，我才頭痛，大概椅子也多爛幾張。」

「哼，若是我在東土大唐國時，那些小和尚不來聽經，我不給他來個當頭棒喝才怪！」

「不能也，不能也。」

「爲什麼？」

「君不知我城現在不准體罰乎？現在教學要慢慢誘導也。」

「慢慢誘導，要誘多久？」

「可能十年八載。」

「你的學生能留十年八年嗎？」

「那……」

孫悟空忙插口曰：「師父，我們不懂教育者，不如先理路費之事吧。」

唐僧曰：「旨哉斯言。」

沙僧聽得一頭霧水問曰：「咁即係師兄講得對與否？」

唐僧喃喃地的：「咁即是叫你收口。」

敖廣道：「本來贊助旅費也無所謂，可惜幾位之取經團無什宣傳價值也。」

八戒忙曰：「如此……」

敖廣曰：「我也實在不能令你等人格有損，所以我決定聘用你們一人做教師，使你等賺得旅費。」

唐僧曰：「那我做吧！」

敖廣曰：「不可，你的面貌太和善，必被學生轟出課室！」

唐僧沾沾自喜曰：「我又是善一些的！」

敖廣一指沙僧曰：「做先生，怕要沙和尚了。」

沙僧嚇了一跳道：「我字都不識多個，怎可爲人師表？」

敖廣曰：「不要緊，你黑口黑面，正是相貌足以服人，而且我們這裏學科主張實用，絕不教

象牙塔東西？」

唐僧曰：「什麼是象牙塔東西？」

敖廣曰：「像數學那些又鷄又兎同在一籠，有幾十隻脚，問鷄多少之類也，你幾見鷄兎會同籠而不被控虐畜者？」

唐僧曰：「那你教什麼？」

敖廣得意曰：「我們語文教寫情書，數學教計四重彩如何買才上算，常識教如何判斷跑牛跑羊之形勢，地理教人如何睇風水，搵山地。……」

沙僧曰：「這些我倒可充充，因爲不管怎樣說也不會錯。」

敖廣於是帶沙僧到室去，祇見課室之中，祇有五人坐着。敖廣介紹沙僧與各人認識，各人也不理睬。

於是沙僧登壇講其情書之寫法，因爲當年在流沙河中，他也曾追求過那些蚌精之類，倒也可以說得頭頭是道。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那些學生正在玩其撲克，殺得飛沙走石，那裏理會沙僧說些什麼？

沙僧大怒，走下教壇，一手正要拿戒尺打向一學生之頭。那知學生一指他曰：「喂，我交足學費，一流顧客，你是售貨員罷了。老校也不會不支持我，我不喜歡聽你的垃圾，不趕你出去，

已是給起面子，還敢動手，你可是怕過年也？」

沙僧一聽，無名火起，擺出一個虎陽雙形之架式，學生一見，一時都靜了下來。沙僧見此情形，不禁奇怪。祇見一個學生突然站起曰：「阿蛇！你識功夫就早講，教了我們將來做不成打仔明星，也可以造龍虎武師也。」沙僧爲之愕然，急忙走走向敖廣之辦公室。

沙僧一見敖廣，不禁嘆曰：「你的學生眞難教！」

敖廣曰：「誰要你眞教，你不過做個樣，收是學費就成了，還有，現在你教的高年級學生由學店管理署買去，教不教，我也是收了錢也。」

沙僧搖頭坐下，敖廣向八戒曰：「八戒兄！」

八戒曰：「何事見教？」

敖廣曰：「沒有什麼，見你一臉福相，請你當個校監。」

「什麼？」

「請你立時上任可也。」

八戒以爲自己的福將至，故此也不推辭，於是敖廣立刻取出任命狀一紙，雙方簽了，還請了唐僧做見證人。

敖廣見八戒應允了，立刻說要渡假，跟着拿一小皮箱，駕雲而去。八戒見自己忽然成爲一間學店主持人，不禁萬分高興，正要量才而用，分配唐僧等人工作之際，突然一羣人衝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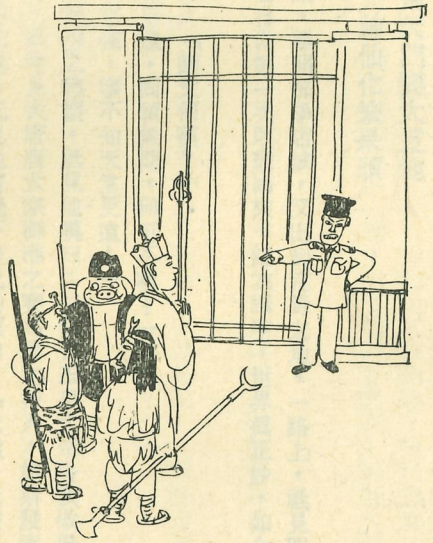
「你欠的租何時交？」

「造枱椅的錢仍未結！」

「安水廁的錢哪裏去了？」

幾十個債主，異口同聲大叫，弄得八戒頭昏腦脹，結果八戒被拿去公安部，連唐僧這個見證人也同受累。正是：

莫信無端有蛤蟆
須防被呃入花廳



第十回

返天堂　南天門變大笪地
回世間　大神仙化笨呆頭

唐僧等師徒四衆，離開那學店城，又出到荒野之地，一路上，祇見四野無人，樹木參天，正是回頭人影渺。唐僧自從第一次取經回來，錦衣華宇，世界眞正妙，如今見如此景象，不禁喟然長嘆。

沙僧見狀，忙曰：「師父何嘆？」

唐僧曰：「長安日遠，回頭無期，何可不嘆！」

八戒曰：「長安已遠，寧不知天堂更遠！」

這句話立刻激動悟空之愁懷，祇見他嘆曰：「當日玉皇大帝叫我做馬房總管，我以爲是和倒垃圾同級，一怒唔撈，而今見大唐唐太宗御准之賽馬局主持人，如斯發達，方知道當日玉皇大帝有心關照也……」講到此處，祇見他打幾下自己的頭曰：「我蠢，我傻，拾到沉香當爛柴。」一時面色有如飲完廿四味一般。倒是白馬英明神武，立時口吐人言曰：「師父，師兄，你等何必不

歡？我們大可暫時不去西遊，轉回天堂一行，散散心，然後才再到西天取經！」

唐僧曰：「如此一來，世人豈不振振有辭，謂吾等蛇王焉，不可，不可也。」

悟空忙曰：「這又不然，雖知在長安城中，我太宗皇帝也關照百姓，規定每週必要有一天假期，使到手搵口食之人，可以停手停口一天，我等前往西天，行了不下個多月，一天假期亦未曾有……」

八戒曰：「對，我們且自放幾天假期，到天堂一玩如何？」

唐僧忙撫掌稱善，於是師徒四衆，也不打話，各顯神通，立時騰雲駕霧，直飛上三十三天之上。

四衆上了天上，本想一定見到奇花異草，衆仙優遊，那知南天門外。突然聽見雜聲震天，唐僧嚇得幾乎跌回地上。

唐僧曰：「莫非齊天大聖又大鬧天宮？」

悟空曰：「非也，我就是當年齊天大聖，好好的站在這裏，何曾大鬧天宮也？」

八戒曰：「或者是見你又上到南天門，以爲你又來攪事，所以找來天堂防暴隊也。」

悟空曰：「無乃太誇張乎？」

沙僧曰：「是也，以前師兄何嘗不曾來天堂渡假，也不見如斯陣容。」

連白馬一共五個大腦，一樣想他不明，所以決定暫停勞動個腦，急步向南天門走去。

四人極目四望，祇見南天門外，「神」頭擁擁，唐僧怕發生什麼事兒，無辜連累，忙提議先到太白金星那裏打聽打聽，衆人也無異議，忙飛到太白金星門外。

太白金星是玉皇大帝的最最寵信大臣，祇見其官邸也是非同小可，正是：

傑閣崇樓參天起

玉樹瓊花處處開

四人來到門前，正在舉步要行入之際，突然門內走出一青衣男僕。

男僕曰：「仙宮禁地，不得亂進。」

唐僧曰：「阿彌陀佛，貧僧……」

「可有預約時間？」

悟空曰：「未有！我等未有定『阿邦交』也。」

「可有持函求見？」

「亦未。」

「可有太白金星邀請前來之書簡？」

「也無。」

男僕聽到此處，大喝一聲曰：「哼，這沒有，那又沒有，還不是來遞交請願書乎。快走，請願去天堂議會議員辦事處！」

八戒大爲激氣，走前道：「我老豬同你老板幾千年老友……」

男僕道：「前來相求我老爺的，那一個不是這樣說。」

沙僧道：「豈有此理，今次眞是佛都有火。」於是踏步上前，正想打之。

男僕口中忙叫救命，一時府中，衝出仙僕多名，手拿大棒，正鬧得不可開交之際，突然太白金星自遠而來，連聲喝止。

太白金星喘了兩口老氣之後，忙向唐僧師徒打恭作揖曰：「聖僧、大聖、八戒兄、沙僧兄，你們降臨敝居，接駕來遲……」

悟空曰：「你老兄剛才去了那裏？」

金星曰：「大聖恕我……我那些粗僕？」

八戒曰：「他們倒威風！」

爲首惹事之男僕，一見如此陣仗，知道來者四人，俱非細眉細眼之輩，不禁嚇得兩脚一軟，跪了下來，連聲求饒，唐僧等也不理他，與太白金星直入府中。據後世神仙界傳開，該名仙僕，一嚇之下，其脚每逢再見惡人，就例必跪下也。

唐僧與太白金星進了廳中，分賓主坐下，太白開言曰：「四位遠來，可有要事？」

八戒曰：「閒來無事，找你聊聊。」

太白曰：「那正好！」

唐僧曰：「好什麼？」

太白曰：「我協助玉皇大帝立下了仙販認定區，現在頭大過巴斗。」

八戒不明地問曰：「何謂仙販哉！」

太白道：「方今之世，和善之人，可以上天堂，惡死之人，又不敢不準他們上天堂，所以天堂有人滿之患，天上官職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位，又怎够分得那些神仙呢？」

沙僧曰：「可以像從前對悟空師兄一樣，叫他們做馬房總管……」

太白曰：「現在天堂天仙職已經人滿之患，君不見做仙職的神仙放慢手脚，也一樣周時不知如何過日子？」

唐僧曰、「善哉，善哉！」心中可着實後悔當年不要求玉皇大帝派個什麼職位自己做也。

太白曰：「投閒置散之神仙多，所以有些神仙就擺其地檔，此之謂仙販！」

八戒曰：「那又有何來什麼認定區？」

太白眉飛色舞曰：「此乃本仙於此宮風涼水冷之中，想出爲天宮解決麻煩之方法也！」

孫悟空一笑曰：「原來閣下想出？」

太白曰：「是也，是也，大聖需知，若讓仙販到處擺賣，阻路之外，更有礙仙境觀瞻，如何是好，本仙故意出此上策，劃定仙路一條，集中該等仙販於一地。」

悟空曰：「那麼這條仙路原來之店舖如何可以做生意？」

太白曰：「這可是天堂另一部門之事矣。」

唐僧曰：「也是，也是。」

太白金星一聽唐僧對其偉大發明加以讚美，不禁大興知己之感，也就不再打話，一把拉起他，直往認定區走去，幾個徒弟也就不能不陪伴在側也。

五人直奔南天門外，悟空等方知，剛才上天之際，見到人頭擁擁之地方未入認定區，突見赤脚大仙帶着一羣目光痴呆之仙人，迎面而來。

太白金星一見，忙打其招呼。

赤脚大仙曰：「咦，你非聖僧大聖乎？」

孫悟空曰：「大仙無恙？」

赤脚曰：「我無恙，不過這些仙人有恙。」

唐僧忙作關懷之狀曰：「是何疾哉？」

赤脚大仙曰：「受不了音響之苦也。」

「他們是誰？」

「是住在認定區內之神仙。」

「爲何會病？」

「該區日夜吵得像五雷轟頂，又怎不病？」

「這……」

太白金星一聽到此，忙曰：「這是他們命中該有此劫，絕不是我計劃不週。」

赤脚大仙連聲說是，唐僧見無意踏到太白金星之痛脚，也立刻識做地連聲稱是也。

唐僧曰：「他們現住何處！」

赤脚大仙曰：「他們大發神經，要申請下地獄居住，我引他到神農氏一驗。」說罷，用手一招，祇見後面羣仙，面目光呆滯地，一個跟一個離去。

沙僧嘆道：「有多少人拼命想到天堂，又有多少人來到天堂，却受不住也。」

悟空一望沙僧曰：「師弟，難得聽到你講如此有深度之話也。」

太白金星怕他們越揭越多瘡疤，急拉四人走向認定區，那知還未行入，突然，另一羣蓬頭垢面仙人，一擁而前，喝打太白金星，悟空連忙阻止。

悟空曰：「汝等何事？」

仙人之一曰：「余乃陶朱公——」

悟空曰：「那個生意佬乎？」

陶朱曰：「正是！」

「汝等爲何要打太白老兒？」

「實因他敗了我等生計！」

「怎麼會？」

「他設計認定區在我店舖之前，弄到全地區什麼人也行不過，如何有人來買我之東西。」

悟空遙望認定區曰：「也眞是太多人了。」

陶朱公道：「大聖你有七十二變，大概變隻螞蟻，也不能通過也。」

「這也是，太白……」悟空轉頭一看，見不到那太白金星，原來他已經在混亂之中，不知如何偷偷地駕雲而去，大概又回到仙府之中，想另外一些「死橋」去也。衆仙也不打話追蹤而去，又有一批說要到玉帝居處，請願去也。

唐僧等沒了個帶路之人，自己也順便到認定區方面行去，一路中，祇覺嘈吵之聲，越來越大，眞是頭痛欲裂。

唐僧曰：「此區如何會有人可以忍受五分鐘也。」

悟空曰：「我的頭現在已有師傅你唸動箍咒之感覺也。」

八戒曰：「眞不懂太白金星爲何會出此計，集小販於一地。」

沙僧曰：「大概用如此方法令之轉業，因爲小販們見原來已如此多行家，大概也會越來越心寒也。」

正說話間，忽見風伯雨師，突然到認定區中，猛放其水，一時仙販，鷄飛狗走，亂七八糟，原來風伯雨師，乃奉玉帝之命，前來洗淨該區也。

唐僧等怕濕身之累，立刻轉身飛奔，那仙販亦走夾唔抖，於是一時人心惶惶，亂過亂世佳人也。

這正是

未會認定已多事

認而定之事更多

第十一回

優遊郡　未入其邦先說愛
荒漠地　西遊四聖大財破

唐僧師徒四人，在南天門外，被那些走避洗地之仙販，推得一扑一碌。八戒身材巨大，轉動不靈，突然由卅三天，直跌回凡間人世，若不是仗着皮厚肉多，大概總得要看十天八天跌打醫生了。

唐三藏等急忙降下雲頭，尋回八戒，忽忽又上征途。

悟空曰：「八戒你也太不小心，怎會跌了下來？」

八戒曰：「師兄，幾百人像山崩地裂的跑來，我不被踏成豬肉餅已經行運行到脚指尾了，還說我不小心！」

唐僧曰：「現在三十三天弄成這個樣子，怎還可以稱爲天堂哉！」

悟空曰：「師父，你見過大唐交通督導人管交通乎？（你見過山型錦鹵雲吞眞是扯旗山咁大乎？」）

唐僧曰：「這倒未曾！」

悟空曰：「這就是了！」

四人行行重行行，行完又再行，都未見什麼大城小市，祇靠偶而出現的小村落，維持飲食不缺。但唐僧等四人，想到昔日在大唐國之自在，如今弄到吃粥水，睡硬地，眞是喊得一句句也。正是愁懷淒愴之際，突然一陣山風吹來，這山風，也眞是怪，正是：

一陣花香兼臭味

怕是牛糞插鮮花

唐僧一聞此味，嚇得像那賈寶玉見到參呔一般，大叫曰：「妖精來也，徒兒救我！」

悟空曰：「莫怕。」跟着用鼻子索幾下，奇曰：「這也怪，此風之中，不帶妖氣！」

八戒曰：「馬騮師兄你最近可有鼻塞？」

悟空也不打話，忙飛上樹頂一望，跟着大叫：「師父——」

唐僧幾乎怕得跌下白馬，八戒忙用手一扶，唐僧定一下神曰：「悟空你見到什麼？」

悟空飛身而下，作幽默狀地曰：「我又見到你，你又見到我也！」

沙僧一聽，爲之大笑。

唐僧怒曰：「笑，笑，笑，這麼多笑爲何不拿去賣！」

悟空一見唐僧今次動了眞火，連忙停止嬉戲曰：「我見到一個城！」

唐僧聽到又有城市，立刻精神一振曰：「城？大還是小？」

悟空曰：「也不算小！」

唐僧曰：「那你還看見什麼？急領路去也，到了大城，總多幾個善心施主！」

八戒等一聽，精神爲之一振，連白馬也像過了大石鼓，直放尾段一般，跑過出乎水準之速度來。

到了城門，竟見不到有什麼守門兵丁，兩片城門，破壞得像兩塊用了無數次之鎗靶，眞是千瘡百孔。四人正愕然之際，突然聽到一些微弱之聲，原來城牆脚下，有二個穿得古靈精怪的人躺着，他們頭中插三條羽毛，上身披破爛毛毡，褲子像是藍色，但因身上汚糟之色太多，也看不清楚了。兩個褲脚，一短一長，加上幾個大孔，眞是極盡難看之能事。

祇見其中一人舉起手兒，遞高二隻手指曰：「愛！」

另一人也跟着「愛」了一聲。

唐僧曰：「愛什麼？」

第一人曰：「我叫大鳥！」

第二人曰：「我叫紅毛！」

唐僧曰：「我姓陳，名玄奘，大唐天子賜封爲三藏法師，故別號唐三藏，又名唐僧，又名玄奘法師，又名……」

大鳥說：「名字祇是一個記號，要這樣多來做什麼？」

紅毛道：「何止，名字是使人分開你我，是使人到達愛的境界一個大障礙……」說到這裏突然醒覺什麼似的，咦了一聲。

大鳥曰：「你咦什麼？」

紅毛曰：「我剛才講這幾句話眞好，不止好，實在好得少見，你替我記着，將來與教友講道，大有用處也。」

唐僧向悟空作一訊問眼神，到底還是悟空見多識廣，連忙走近三藏說：「師父，現在聽說有很多邪道異教，大概就是這些！」

大鳥曰：「你全要愛，愛就是一切……」

八戒曰：「你們愛來愛去的，又算什麼？」

大鳥曰：「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愛，祇有愛才可以維持這個世界！」

沙僧曰：「眞愛可以不吃飯乎？」

紅毛曰：「可以，有愛可以不吃飯，吃擔仔麵也可以。」

大鳥從地上拔幾朵花，走近唐僧等人之前，唐僧現在眞不知他們是否神經病，忙後退一步。

大鳥也不理他，爲悟空、八戒、沙僧及白馬身上，都插着一花，然後走近唐僧。

唐僧忙曰：「這又算什麼？」

大鳥曰：「我們是花的一代，我們是講求愛的一代，花是我們的靈魂——」

說到這個，祇見紅毛拿起一個破舊結他，彈起兩個難聽之音，跟着大鳥手舞足蹈。歌曰：

「花，花，花，
你是眞之最眞，
花之魂，
引來心底之眞，
花，花，
你有愛，
愛有你，
花，
你心中有我，
我，

我心中有花，
花阿花，人阿人，
你把一切腐化的財物給了我，
吁！
我把我寶貴的愛給你，」

沙僧見他們力歇聲嘶的唱，不禁向八戒問曰：「他們唱什麼？」

八戒曰：「大概是新派藝術歌也。」

沙僧曰：「你怎知是新派藝術歌？」

八戒曰：「新派藝術，通常都是想極、聽極、看極、講極都沒有人明者，故此凡我不明的東西，我通通名之曰新派藝術！」

悟空讚曰：「師弟越來越識做人也。」

大鳥、紅毛二人突然睜開兩眼，長叫一聲：「愛！」

唐僧等嚇了一跳。

紅毛大鳥二人向四人伸手。

唐僧曰：「幹什麼？我不懂看相也！」

紅毛曰：「你要愛世界，愛人類，我教曉你愛，教曉你愛世界、愛人類，還不給錢，更待何時？」

唐僧曰：「我還未向你化緣，你向我們要錢？」

八戒曰：「此之謂向乞兒搶飯也！」

八戒曰：「那你又說請給錢？」

「我們要你表示愛！」

「那你們爲什麼不先愛我們？」

「我給了一朵花給你，不是愛是什麼？我們的教義有說你給人愛，人就要給你愛。」

「這……」

大鳥踏前一步曰：「你們不表示愛我們，我們不准你入城，因爲你不是愛的一代！」

唐僧道：「我們……」

紅毛說：「無謂多言，現在又不是說話比賽！」

唐僧曰：「附近又沒有第二個城——」

大鳥說：「知道就好了！」

八戒曰：「你這是强搶！」

大鳥說：「非也。」

悟空曰：「那你們這樣算什麼？」

紅毛曰：「是對愛的要求！」

唐僧嘆曰：「你們的愛，不太貴乎？」

這正是

愛字招牌叫得響

金銀珠寶上門來

大鳥兩人怒目一睜，立時什麼愛也飛到九霄雲外，唐僧忙拿出一些碎銀，兩手奉上。

大鳥曰：「這是愛，不太少乎？」

唐僧曰：「已是盡我所能！」

「可否愛我們入骨？」

「可否不愛得那樣濃？」

「至少也愛到要生要死！」

「怎樣才是愛你們到要生要死？」

「五十兩白銀如何？」

唐僧一聽，幾乎眼前一黑——

悟空怒曰：「你等速走，否則……」說罷手拿出金剛棒來。

那知大鳥兩人一見，立時大叫：「暴力，暴力，他們是暴力主義者。」

叫聲才下，突然城門之內，擁出數十個像大鳥兩人一般打扮的人，每人手持木牌一個。

唐僧等以為他們要拿木板把他們當磚來拍，正要舉手投降，那知這羣人一字排出，高舉木牌，齊齊叫道：「悔改，悔改，相信愛，相信偉大的愛。」唐僧等不禁面面相覷。

紅毛走前曰：「請你表示。」

唐僧曰：「他們……他們……」

大鳥曰：「這是我等之信徒！」

悟空曰：「他們這樣吵來吵去的……」

大鳥曰：「他們是誠心的勸導你們。」

唐僧口震震地問曰：「如果勸導不成呢？」

紅毛曰：「一切嚴重後果，閣下負責！」

唐僧曰：「那——」

大鳥突然大聲對各人曰：「多謝，多謝各位教友合作，誠心勸導這一些不幸的迷途的人，你

們先回去，我再開導他們。」

這班人聽了，也不打話，走回城內。

大鳥走前一步曰：「怎樣？」

唐僧曰：「我們不是不信愛！」

紅毛曰：「信就成了，請過來，做個充滿愛之表示吧？」

唐僧曰：「眞是要五十兩！」

大鳥曰：「愛是不能大出血的。」

唐僧忙向悟空道：「好徒弟，你還不快拔一根毛，變五十兩銀來應應急！」

孫悟空曰：「那我豈不損失很大？」

唐僧曰：「有借有還。」

悟空曰：「當眞？」

唐僧曰：「果然？進去找到些大善信，也叫他們愛愛，還怕不能找回愛的代價嗎？」

悟空無奈，唯有勉强拔一毛出來變了五十兩，這一拔，皮肉不痛，心倒痛得像倒轉了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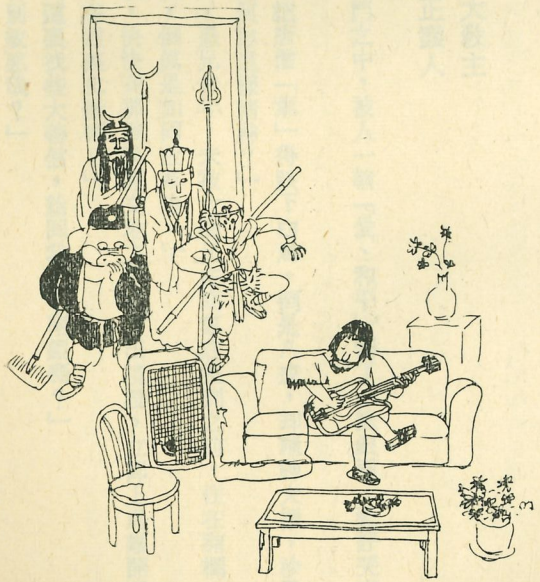
大鳥收錢訖，立刻笑容曰：「我個教壇設在城中，有閒來坐，聽我講愛的光輝。」

沙僧嚇到幾乎想撲上前撻死之。

這正是

幾多開口就是愛

誰個不是爲黃金



第十二回

勝在懶　豬八戒成大教主
祇有愛　唐三藏變正蠢人

話說唐僧等師徒四人在城門之中，被人一輪「愛、和平」刮了一筆銀兩，祇好哭喪着臉，走入城中。

踏進城門，一陣臭氣幾乎把唐僧「薰」得跌下白馬，倒是八戒，却精神大振，沙僧一見，禁不住好奇，問曰：「師兄，爲何你這樣精神？」

八戒曰：「賢弟有所不知，愚兄昔年，未被大師兄在高家莊捉到之前，住在豬欄之中，日日嗅到，就是這味兒，如今再嗅，倒眞是如回故鄉也。」

唐僧曰：「徒兒不要閒談，快快到那倒換關文地方，拿了出境證，立即上馬離開吧！」

八戒道：「師父，我們不在這裏化緣嗎？」

悟空也道：「你不是說到這裏找些大善信，給回我五十兩銀嗎？」

唐僧曰：「不知我的鼻特別敏感哉？」

八戒曰：「這倒不知？」

唐僧曰：「再多嗅一會如此味道，化了緣也不够我看大夫也。」

於是四人快步走到一座官衙似的地方，擧頭一望，破舊牌匾之上，大書着「出入境辦公處」，四人於是大踏步而入。

入到該處，祇見桌椅俱破，四處亂插着一些謝了的花，長椅之上，一個打扮得像城門外大鳥一般樣子的人，拿着結他，閉着兩目。

取經團幾人見這人又是如此打扮，已經心中一愣，那知這人突然在吉他之上彈了一下，祇聽得咚的一聲，跟着他又長叫一聲——

唐僧一聽，以爲他是內傷發作，還是什麼的，急忙走近搖他一搖，道：「你怎麼了？」

這人雙眼一瞪曰：「我怎樣了？」

唐僧曰：「你不是肚痛嗎？」

這人曰：「你才肚痛！」

唐僧曰：「那你叫什麼？」

這人上下打量唐僧一會，恍然大悟曰：「哦，怪不得，你這個傢伙是過了三十。」

唐僧曰：「過了三十又如何？」

這人曰：「過了三十之人，就不能適應潮流，腦子都變了石頭。連現代音樂也不懂！」

沙僧怒曰：「過了三十之人，腦子全變石頭嗎？」

這人愛理不理地曰：「那還會錯得了。」

沙僧曰：「那就好了，我遲早發達也，我到了九十幾歲，腦子還會不變鑽石嗎？」

唐僧又問：「先生貴姓——」

這人曰：「你這人眞古老，現在人人都要愛。姓什麼，姓這個東西阻隔了人的交通，我們早就不用！」

悟空曰：「這件事大鳥倒提過！」

唐僧曰：「那我應叫你什麼？」

這人曰：「叫我阿虫喇——」

唐僧曰：「阿虫？」

阿虫曰：「我們眞是代溝，代溝大得像條渠。名也是個記號，你緊張什麼？」

八戒聽到這裏，不再忍耐得住，一個箭步走前曰：「這辦公廳的人到那裏去了？」

阿虫曰：「這羣制度下的蠢才，我們已經把他們轟走——」

唐僧曰：「轟走？那麼他們什麼時候再回來？」

阿虫曰：「還回什麼來，我們已要了這地方做宣傳和平大本營！」

唐僧曰：「那麼人呢？」

阿虫：「他們都去了找宣傳和平經費，你們見不到他們嗎？」

唐僧曰：「見不到。」

阿虫曰：「那好，請你把捐款交給我吧！」

唐僧曰：「什麼，又捐？」

阿虫曰：「什麼叫做又捐？」

「我們在城門外已經捐過！」

「捐完可以再捐。」

「我還是捐給你們的什麼教主！」

「那你們一定接受到愛的光輝，你們不想要多一些嗎？」

八戒曰：「我們決定用個心來支持，——愛——」

阿虫曰：「那算了吧！」

唐僧曰：「現在我們怎出境？」

阿虫愛理不理地曰：「慢慢行出境吧！」

唐僧等無奈，唯有退出，在街上行着，但見到處都是躺着、坐着、抱着吉他的人，見不到有什麼人工作。他們行了一會，到底忍餓不過，唯有找一稍大屋宇，敲門化緣。

悟空敲了一會，門兒慢慢開了，一個老頭子探頭一望，悟空忙問道：「我等遠道而來，不知可否賜些齋菜？」

那知老頭一聽，急把門一閉，悟空忙把門推着道：「我們是從大唐來此，請勿誤會乃是賊人也。」

老頭定神望了悟空等一會，把門開了一些曰：「快進來，快進來。」

悟空等人飛快走進，老頭連忙關門。

四人到了屋內，發覺屋子倒也不少。

唐僧打個問訊曰：「施主高姓大名？」

老人曰：「我叫丁仲！」

「請問貴上爲何如此。」

「此地異教邪說四起，個個都打起個愛字招牌來搶銀，當然亂到如此？」

唐僧曰：「你一個人住在這裏？」

丁仲曰：「非也，我有一子一女。」

「他們在哪？」

「他們不滿我欺負工人，走了。」

「你欺負工人？」

「我是開藥店，怎能不用工人？」

「你對工人不要太刻薄！」

「我還刻薄，我每月放他們假，給足中午晚飯。」

「那你兒子……」

「他們咸認爲凡是做老闆都欺負人，凡工人都應罷工。」

「那現在怎樣？」

「現在工人全罷工了，個個去拿個吉他乞錢也。」

說話之間，一個頭髮長長，衣着像乞丐的人衝了入來。

那人曰：「阿爸——」

丁仲曰：「亞……」

那人曰：「叫我大石！」

丁仲曰：「大石？」

「這是我新改的名。」

「你要什麼？」

「我要錢。」

「我那有錢？」

「你怎能沒有錢！」

「我賣不了藥，你們叫走了工人。」

「當然，你怎能够用工人，你祇能够有愛，愛就是一切。」

「愛能够當飯吃嗎？」

「所以我來和你拿銀！」

丁仲氣得眼也瞪大。

沙僧再忍不住，大踏步走前曰：「這位先生，你不能那樣對父親吧。」

大石看他一眼曰：「你們這些追不上潮流的人，我懶得和你說——」說罷走開。跟着回過頭曰：「不過有件事要說，我是女的，不是先生！」

丁仲忙曰：「這是我女兒。」

唐僧四人不禁爲之一愣。

八戒曰：「這年頭怎樣可以分得男女？」

悟空曰：「大概祇有一個辦法！」

沙僧曰：「什麼辦法？」

悟空曰：「看他拿到一條鑽石鏈子時，是先套上頸子，還是立刻細看，看值多少錢。」

正說話之際，祇見阿石拿了一些食物，揚長而去。

丁仲曰：「四位對不起了！」

唐僧曰：「爲什麼？」

丁仲曰：「我屋中僅有的食物也被她拿走了。」

唐僧曰：「那她不是欺負你嗎？」

丁仲曰：「這些他們不叫欺負，叫做向社會爭回應得之物也。」

這正是

天下是非憑誰說

蠢人自說合時人

唐僧師徒四人無奈走出丁家，出到門外，但見一羣人圍集一個東西，又唱又叫。四人走近一看，八戒忍不住大叫道：「這個木像不正是我嗎？」

悟空一看，但見木像刻的是一個肥頭大耳之東西，不是八戒是誰——這羣人也絕不看唐僧等人，祇是叫着。

八戒見這多人對之敬奉，不禁顧盼自豪焉。沙僧大爲不明，問悟空曰：「他們眞是敬奉八戒師兄？」

悟空曰：「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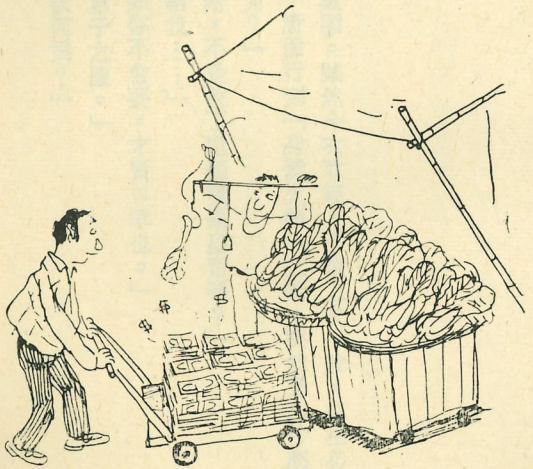
唐僧曰：「我也有些不明，彼等爲何會特別尊崇八戒。」言下似有不滿之意。

悟空曰：「他們祇要食，不要做，不尊崇八戒，還去尊崇那一個？」

這正是

世上人人都不做

拜豬學豬理當然



第十三回

寶鷄國　四聖重來舊遊地
印幣廠　廠長頭痛猛加工

唐僧等自離大唐國境，一路歷經數國。雖然今次取經，不像上次一般，志在必得，但是翻山渡河，遠離鄉井，到底不是好玩之事。唐僧行到「身燒火輿」之際，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問孫悟空曰：「徒兒，你可記得寶鷄國這地方？」

八戒曰：「記得，上次我們西遊時，不是救了這個寶鷄皇帝嗎？」

唐僧曰：「正是，他還說要讓位給我……」

悟空曰：「這倒相信不過，他明知你不會要，才賣口乖也。」

唐僧曰：「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沙僧曰：「師傅你提起他來，意欲何爲？」

唐僧曰：「我想去探他一下。」

悟空曰：「這也不難，寶鷄國離此不遠也。」

唐僧曰：「可惜我們沒有帶什麼大唐國土產送人！」

悟空曰：「怕什麼？寶雞國內，你怕沒有專賣大唐國東西的百貨公司嗎？」

八戒曰：「現在每個地方都是可以買到其他地方的土產，爲什麼人們去旅行，仍要帶什麼手信呢？」

唐僧曰：「徒兒，這是他們本着慈悲之意也！」

沙僧奇曰：「慈悲？」

唐僧曰：「當然，若是人人不再帶手信，專做遊客生意的土產公司吃什麼也。」

師徒四人邊談邊走，不久果然到達寶雞國境。四位奇形怪狀的人，來到一個陌生地方，自然是衆人爭相談論的話題。於是不到一天，寶雞國王已經知道昔日救命恩人來了，於是急忙走回後堂，找他的老婆大人商談。

國王曰：「唐僧幾人來了，不知是否來要我實行當年所說的戲言，把王位讓給他。」

王后曰：「當年你爲何亂說話？」

國王曰：「那時他們救了我們，我客氣說一說吧了。」

王后曰：「現在怎辦？」

「且把他們請來，看看來勢怎樣再說！」

「那不如不理他們——」

「也不好，我乃仁義之人，豈能如此，而且把他們請來，祇要他一開口——」

「你就讓位？」

「我就把一個永遠墳場的位讓給他也。」

國王夫妻商議完畢，立刻派人領來唐僧師徒四人。正是老友見面，一個存心來白飲白食，但另一個却心驚肉跳，以爲人來謀他大位，相見之下，眞是不亦樂哉。

國王見到場面「輕鬆」非常，忙命後宮準備設宴，款待這四個遠來之客，唐僧一聽有飯可吃，忙吞兩粒大唐國帶來的消化餅，準備不負主人家好意，吃他一個碗碟俱空。

那知國王命令不久，一個頭戴白布高帽，身穿白衣白圍裙的人，走到殿中，跪下叩頭。

國王曰：「大厨總管，出來何事？」

大厨曰：「懇求我王，不要折磨小人——」

「朕那有這般好心情，來折磨你？」

「那請陛下不要宴客！」

「我宴客與你何關？」

「你宴客，我頭痛！」

「因何如此？」

「因微臣要買飯菜也！」

「這下好呀，給你一個大打斧頭的機會！」

「聖上明鑒，小臣一清如水也。」

「我並非『查貪部』之人，你怕什麼？」

「我不知他們是不是！」說畢指向唐僧四人。

「他們乃遠來之客。」

「那還好！」

「你爲何說爲王折磨你？」

「大王有所不知，你要設宴，自然要買不少飯菜，我拿什麼去買？」

「國庫有的是銀紙也。」

「微臣知道，祇是銀紙太多也。」

唐僧聽來聽去總不明白，因而問曰：「爲什麼銀紙多也是問題？」

大厨答曰：「一個人要拿兩噸重銀紙出街是否問題？」

唐僧曰：「爲何買一次飯要用如此多銀紙？」

到底是悟空到處混過，多見面世，祇見他急忙向唐僧道：「怕是此地百物皆貴，用個新興名詞，叫做通貨膨脹也。」

「什麼通貨膨脹？」

「即係銀紙不值錢，買物少少，銀紙要多多。」

厨子插口道：「而且一日比一日多！」

悟空道：「銀紙之爲物，多又煩，沒有又煩也。」

國王一聽，撫掌曰：「悟空大師眞明敝國之情也。」

唐僧曰：「那麼這位大厨外出購物場面，想必又奇又趣，可否容貧僧隨往參觀？」

大厨自然不敢反對，國王又沒有說不許。於是唐僧等四人，隨大厨出發。這正是：

銀紙滿屋非好事

可能未够買荳芽

話說唐僧爲了知道寶鷄國大厨如何買菜，故決定隨之而去。祇見該厨一出宮門，立刻下令來大馬車幾輛。

唐僧曰：「不要太浪費，何以買到用車來載？」

大厨曰：「誰說這些車子是用來載飯的？」

「不是用來幹什麼，我們不用乘車！」

「誰說車子用來給你坐！」

「那？」

「什麼？」

「行吧，遲了可要買到天光了。」

於是一大隊人，浩浩蕩蕩，來了市場，祇見市場廣大非常，但買東西的人，少得可憐。大厨與唐僧幾人，一起到菜攤之前，祇見一個男子在議價。

男子曰：「到底你要多少錢？」

小販曰：「就算卅八億吧！今天算起得少了。」

男子曰：「昨天才卅六億八千萬吧。」

唐僧一聽，肅然起敬曰：「閣下一定是銀行老板，否則——」

這人一瞪眼曰：「我是打雜工的。」

唐僧曰：「那你們這裏眞是天堂。」

這人怒喝曰：「那來神經漢？」

小販曰：「總之二兩菜就是卅八億，不買算了。」

唐僧曰：「什麼？」

大厨曰：「卅八億，才可以購二兩菜，你說我要買幾斤菜，是否抬銀紙也抬得膊頭也歪也。」

這人也不打話，回身推來一輛小木頭車子，上面全是印得五顏六色之鈔票，就此換回二兩菜。

厨子曰：「現在你明白幾輛大車子要來何用也？」

唐僧曰：「眞要來載錢？」

厨子曰：「還有假嗎？」

話猶未了，祇見一大隊御林軍，每人從車中抬出一個大蔴包出來，放在小販面前。

唐僧曰：「原來如此叫繁榮！」

大厨曰：「誰說不是繁榮，我們官方邸報還說我們平均每人每年入息，是全世界中，算是高得很驚人也。」

唐僧曰：「那你現在可以買菜了。」

「還未能也？」

「爲什麼？」

「我還未帶秤。」

話猶未了，祇見幾個人從宮中抬出一大架秤出來，唐僧一見曰：「這個東西——」

大厨曰：「平日購餸不用這傢伙，但是今天王上要請你們……」

「餸菜貴精不貴多也。」

「這不是秤餸菜，秤銀紙的。」

唐僧一見，長嘆曰：「如此銀紙，何不由他空白，白紙豈非更值錢乎？」

大厨一聽，突然雙眼一亮，跟着回身走向王宮。唐僧師徒四人，不明所以，祇好也回宮中。

那知一拉宮門，國王已迎出宮門，大笑曰：「聖僧一來，眞是潛移默化，令到近你的人，都變成天才。」

唐僧不明所以，唯有眼光光望國王。

國王曰：「你知道嗎？我已委任大厨作經濟部長。」

唐僧奇曰：「什麼？」

「他發現了一件經濟上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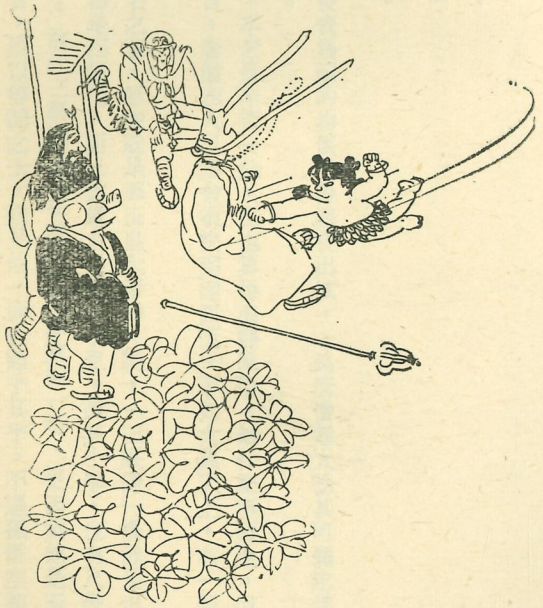
「什麼大事？」

「他發現了白紙不印成銀紙，比銀紙更值錢也。」

唐僧等四人一聽，不禁爲之呆住，這正是：

世間萬事怎能料

銀紙今與白紙同



第十四回

觀音有理僧受苦
紅孩反斗帝憫憐

話說唐僧師徒四衆，被寶鷄國的物價嚇得連夜出城，一路唐僧還大唸其阿彌陀佛，慶幸當年未有答應，做其寶鷄國王。

四師徒一路風餐露宿，辛苦是辛苦一些，但也算得浪靜風平，無什麼事發生。但是福兮禍所倚，老子這句倒是至理明言，唐僧四人以爲會很快到達西天，不知大羅天上，有一個「神」，正用盡心機，在計算他們。

這個神仙，倒不是無名之輩，原來就是那玉皇大帝的外甥，「三眼佬」楊戩是也。在大唐國的年代，不像現代，舉目都是四眼佬，而且數歲大之黃口小兒，讀其小學，也有尺幾兩尺厚之書本，强迫增加四眼之數也。故此三眼佬楊戩在當時可以算威極一時，更因爲他是玉皇大帝之外甥，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所以等閒之士，想見他一面也難乎其乎。不過孫悟空初出道之際，膽大包天，自稱什麼齊天大聖，更加發過一陣神經，大鬧天宮，結果楊戩也參加圍捕孫悟空，立

了多少功勞，於是官更高更大。少年得志，不可一世，那知孫悟空因跟了唐僧取經，立了無上功德，於是在仙佛地位，突飛猛進，直把他的威勢也壓下，使他氣憤不已。而今唐僧他們又再西遊，楊戩心想，若然他們再成功，他在神仙界中，豈不可能比豬八戒更低？正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也。

他的貼身傍友「哮天犬」，這個畜牲，正是最有歷史的傍友大王，見到老闆不歡，自然努力獻計，務求得楊戩歡心。

哮天犬曰：「我們可以找雨師風伯，叫他們在唐僧取經途中，大落其雨——」

楊戩曰：「這有何用處，他們已經是永不磨損型，金剛不壞身，就是落鐵彈，他們也不怕，何況落雨，傻佬！」

「可否派人給他們一些甲醇酒？」

「你知不知道現代還未發明甲醇這樣東西！」

「可否放一個炸彈？」

「可惜炸彈也要過一千幾百年後才在人間流行也。」

「那……」

「你沒有辦法了？」

「有，我怎麼沒有辦法，我的責任是想辦法，你老人家是督促我想辦法……」

「有還不說！囉嗦什麼？」

「我說……辦法……有了，找紅孩兒——」

「紅孩兒？」

紅孩兒是那牛魔王與鐵扇公主的兒子，在唐僧第一次取西經時，曾經和他們爲難，結果被觀音大士捉去，後來還收爲善才童子。但是小孩心性，在南海紫竹林中，總是不大安份，不過在大士威恩並施之下，也還不敢明目張膽。這天，紅孩兒在洗擦大士的淨瓶時，突然聽到有人向之走來，紅孩兒忙定眼一看，原來是楊戩和他的哮天犬。

紅孩兒忙躬身一禮，問曰：「二郎神枉駕南海紫竹林，未知何事？」

楊戩一笑曰：「特來找你！」

「是嗎！到底何事？」

「你知道嗎？唐僧又在西遊矣！」

「這個我知！」

「你不激氣嗎？」

「激氣什麼？」

「他們再次西遊，就是爲了再到當年捉你地方，自誇一番！」

「當眞？」

「你如此英明神武我怎敢騙你！」

「這也是！」

「當然！」

「他這樣豈有此理？」

「我要騙也騙別人也！」

紅孩兒心頭火起，也不打話，直飛往下界。楊戩眼見他如此，不禁得意大笑。且說紅孩兒駕霧騰雲，直到西天道途，飛得不久，就見到唐僧師徒四人，正在邊行邊說，紅孩兒連忙按下雲頭。

唐僧行得七暈八素之際。突見面前有個小孩阻着，舉目一看，見是紅孩兒。連忙打招呼曰：「善才童子，你……」

話還未說完，善才童子已經拳頭先到，一個左鈎拳打在唐僧眼上，跟着一個右鈎拳直打其肚。

唐僧猝不及防，幾乎被打着，幸好悟空在旁連忙擋着，沙僧正要撲前捉着紅孩兒之際，但這

混世魔星，已經揚長而去了。

唐僧一時倒眞被嚇得說不出話來，也不明白發生什麼事，沙僧則怒火中燒地曰：「這算什麼回事？」

八戒曰：「你和他父親是老友，你份屬他的叔父……」

悟空截着八戒話頭曰：「現在這個年代，你惡過他就是叔父，惡不過就是羊牯！」

唐僧怒曰：「現代小孩如此胡爲，貧僧焉可縱容之！」

沙僧曰：「是也，就算不拉他坐其花廳，也要他負責醫藥費。」

各人羣情洶湧，唯有悟空心中明白，紅孩兒這類人，要他賠償，眞是談何容易，但是他却不敢直說，於是衆人議定，直上三十三天凌霄殿上，向玉帝投訴也。這正是：

莫云世上多爛仔
神仙也有勢兒人

且說玉皇大帝這天，在龍床之上，一覺醒來，突然眼皮跳動，不禁大吃一驚，知道麻煩將至。就在此時，一個值日星官，匆匆走入，說唐僧要告善才童子，說他無理打人，玉皇一聽要打官司的雙方，都不是細眉細眼之輩，也不敢怠慢，未到五更三點，已急急坐上那冷冰冰的龍椅上。

祇見唐僧師徒四人，已經俯伏階前，高呼要主持公道，玉皇祇好命力士金剛，往南傳來善才童子。

不多時，那善才童子在觀音帶領之下，施施然而來，祇見他一臉笑容，好像有十足把握一般。見到玉皇，也不過躬身爲禮。

玉皇大帝一見他，忙問曰：「唐僧說你有心打他，可有其事？」

紅孩兒道：「沒有！」

沙僧怒吼曰：「還說沒有！」

「確是沒有！」

「我親眼所見，還會假？」

觀音插口曰：「悟淨，你不明內情，不可亂說！」

沙僧還欲爭辯曰：「菩薩，弟子……」

紅孩兒搶着道：「玉帝，你聽我說，我最近要雕一個神像！」

玉帝不禁奇怪地問曰：「你在觀音菩薩處做其善才童子，不愁吃喝，爲什麼還要做私幫生意哉？」

紅孩兒曰：「這是我興趣，不是爲了銅臭也。我一生下來就喜歡雕神像，尤其是我父牛魔王

不理我老母鐵扇公主，出去胡攪時，我更喜雕神像！」

玉皇曰：「兩者有何關係？」

觀音曰：「有，他用神像代替了他失去之父愛，這可是我多年來研究人性所得者。」

玉皇大帝也不知觀音在說什麼，但既然南海大士開口，他祇好大點其頭！

紅孩兒續曰：「我剛好要雕一座一個被人打的神仙雕像，我爲了逼眞，所以作打唐僧狀，我是希望看一看神仙突然被打時那個苦樣！」

悟空一聽，怒吼曰：「我現在打你，看看你的苦樣……」說着舉起金剛棒。

觀音一聽，道：「那可不成，你現在打他，可就是存心的。就是報復，不要說我佛慈悲，不能容許這樣，就是天上的法例，也不容許。」

悟空忍着氣道：「大士，你可證實善才童子他不是存心。」

觀音曰：「他不是，他實是雕像。」

紅孩兒曰：「玉皇要是不信，我可把雕像拿來。」說罷用手一指，祇見大殿之中，突然多了一堆不知是垃圾還是爛石頭的東西。

玉帝一見，不禁不明地問曰、「這是啥子？」

紅孩兒曰：「神仙雕像也。」

「這個東西什麼都不像……」

「這是我用現代手法雕的。」

「那也要參考乎？」

悟空等一聽，心中大喜，以爲今次必然可以嚴懲紅孩兒。

那知觀音大士突然開口曰：「玉帝——」

玉帝曰：「怎樣？」

「不要忘記善才是個未成年小童。」

「他還是未成年小童？」

「他叫紅孩兒，又叫善才童子，他的名字不是明白指出他是小童！」

「那……」

「小童是無知的，是無罪的，他們就算犯事也不是他們的錯？」

「那難道是唐僧的錯？」

「也不是沒有可能，不是他的父母不和，使他自小缺乏父愛和母愛，影響了他性情。現在天堂環境又每每教壞神仙，所以他做什麼，也是社會的錯——」

八戒不禁愕然曰：「這算是那一門子道理！」

觀音曰：「而且就算他不自知的犯了一些不關事的小過失——」

唐僧曰：「這也是小過失！」

觀音曰：「我說是就是！」

唐僧嚇得不敢出聲。

觀音繼續道：「我們也不應處罰他！」

沙僧曰：「那應該怎樣？」

觀音曰：「應該大量的寬恕他們，愛護他們！」

沙僧曰：「這樣不是容縱他們犯罪！」

觀音曰：「怎會是容縱，是感而化之也。」

玉皇大帝聽他們說來說去，不禁頭爲之痛，更想着快些回宮和仙官打其八圈，於是開金口曰：「你們不用多說，朕認爲紅孩兒的確是想看唐僧痛苦的樣子才打他，所以無罪釋放，現在還有事就啓奏，無事退朝。」

衆仙官見玉帝已經大打呵欠，那還敢多說，於是三呼萬歲，各散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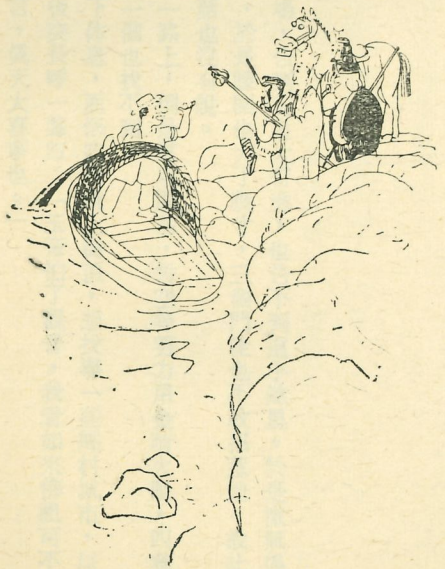
沙僧見情況至此，不禁大怒，撲向紅孩兒欲打之，說時遲，那時快，楊戩也閃身而出，大喝一聲曰：「不許動，一動就把你送外仙島！」

悟空八戒連忙按着沙僧，一面扶起唐僧，而善才童子却跟在觀音之後，施施然而去了。

據云唐僧被紅孩兒一打，結果到神農氏的天堂診所，花了幾千兩銀買了粒仙丹，才算治好，而紅孩兒後來却成了有名的神像彫刻天才兒童，而他每次彫刻，也找些倒霉神仙打上一打也。最後還做了天堂議會的代表，不過這是後話不提。

唐僧衆人見道理大不過觀音，投訴又無門，於是回返凡間，繼續其取經之旅程也，這正是

小兒行兇非罪惡
成人受苦自倒霉



第十五回

漫天開價尋常事
落地還錢甚艱難

唐僧無辜被那紅孩兒打了一場，告到玉皇大帝處，也告不到這小煞星，於是激氣得數日話也不說，經也不唸，幾乎氣也不噴，於是腰圍也大了幾寸，三個門徒也不敢招惹他。故此行行重行行，大家就像做默片一般，一句話也沒有說。

大概是唐僧的怒氣太厲害，一路上，倒是羣邪辟易，悟空等努力用金睛火眼，四處探看，想找些妖魔鬼怪，出一口氣，竟然一個也找不到。

那一天，八戒沙僧正坐在地下休息，而悟空也跳上樹頂，想找尋一些鄉村城市，以便住下之際，突然見唐僧深呼吸幾下，然後突長呼一聲曰：「玉帝怕了觀音，我看如來佛祖可不怕。」

悟空忙曰：「師父你終於開言，眞天大喜事也。」

八戒曰：「是也，不可死谷度氣，愼防血管會爆。」

唐僧曰：「悟淨，你拿筆墨來，待我草一張狀詞！待到得西天，就遞上給如來佛祖。」

悟空曰：「何必費神，不如慳回一張紙，用來去厠所還好。」

唐僧一聽，喟然一歎，下了白馬曰：「拿飯來，拿飯來，讓我用白飯連寃屈氣一起吞下。」

八戒曰：「這一句倒像新詩——」

悟空曰：「師父不用吃白飯，我們可買一些上齋——」

唐僧曰：「莫買上齋，由今日開始，全面節省！」

八戒驚曰：「爲什麼？」

唐僧曰：「我一定要慳足金錢，來買那紅孩兒雕的神像，看一看他實地觀察後，雕成因被打而驚慌的神像，到底是啥模樣。」

沙僧曰：「你不是在凌霄殿中見過嗎？」

唐僧曰：「這個東西，番薯一樣。誰信……」

悟空曰：「紅孩兒那傢伙就是把人看得像番薯一般，才能亂攪，可是師父你又認句倒霉算了，人家現在還要競選做什麼天堂議會的代表！」

沙僧曰：「他也可以選？」

悟空曰：「爲什麼不成？他又沒有犯過仙規！」

師徒幾人正是有了話題，一路也就談風說月，緊張氣氛，一時大爲改善，而唐僧之腰圍，也因少了氣可谷，逐漸收細了。這正是

谷氣多時自然化

天堂那有眞公平

師徒四人又行上幾天，一路仍是浪靜風平，這天到了一河畔。

唐僧問曰：「我等如何方可渡河？」

孫悟空曰：「此地有小船一隻，自撐而過可也。」

唐僧曰：「不問自取？」

悟空曰：「我不是不想問，是沒有人……」

那知話還未了，祇見小船之中，突然坐起一人曰：「有人，你等要渡河乎？」

唐僧曰：「正是，望施主方便！」

船夫曰：「可以，不過請你也方便！」

「如何方便？」

「大師眉精眼企，不似要踢才動之人！」

「出家人四大皆空！」

「在家人六根未淨，五臟廟更加未淨！」

「望你能渡我等過河！」

「望能醫我肚餓。」

悟空見唐僧不能說動船夫免費乘搭他們，祇好問曰：「你要多少錢才肯撐我們過河！」

船夫曰：「就是四個人，一隻馬嗎？」

悟空曰：「一眼見哂，就是這許多！」

船夫曰：「那就算六千兩白銀吧！」

取經團四人一聽，嚇得眼也瞪大得像個面盤，八戒暗中戒備，以防船夫是個神經佬也。

船夫見他們不言不語，奇而問曰：「幹什麼，還不落地還錢？」

悟空曰：「你們這裏時興落地還錢的嗎？」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這是講數國地界！」

「有這個地方！」

「爲什麼沒有，普天之下，不知有幾多我們的領土——」

「好了，還價一兩！」

「殺你！」

「什麼？」

「你還價這樣高，不殺你更待何時！」

悟空等知道自己又老襯一次，但也無可奈何，於是祇好氣頂上船。船夫一杆插進水中。幾聲水響，小舟直往對岸而去。

上得岸來，漸見人煙處處，唐僧等知道已近講數國境，也不敢停留下來買東西吃，因爲怕不會講數，被人搵笨也。

入了國都，四人急忙到倒換關文之處，想申請辦理出入口之手續，以便繼續趕路。到了衙門四人正要進入之處，突然聽到有人叫他們之名字。

唐僧等轉身一看，祇看到該人之腰帶，悟空馬上知道來者是誰矣。

悟空曰：「巨靈神，因何會在此地見到你？」

巨靈神曰：「不要提了，一切都是自己不好！」

「到底何事？」

「因爲有天喝了兩杯，在南天門看更時，拿着枝紅燈射到下界一間屋子裏——」

「紅光照屋，主生皇帝——」

「就是，我無端地紅光射入這屋上，玉帝不能不給這家人的小孩做皇帝，祇好派我下來，隨便爲他打個江山。」

「這家小孩現在已做了皇帝乎？」

「做喇，現在他是宏文廣武仁天德地高祖聖皇帝也。」

「名字倒長得很。」

「非如此，怎似開國皇帝哉？你們來做什麼？」

「我們要再取西經，路過此地，正想倒換關文。」

「那不用煩，我叫個下人替你們換，我現在是這裏開國公大元帥兼三軍司令也。」

巨靈神於是領四人到他府第之上，祇見屋宇鱗比，不愧閥閱之家。

入得門來，一羣僕人，立刻招呼妥當，奉上香茶。

男僕曰：「請茶。」

唐僧曰：「多謝！」

男僕又曰：「茶還好嗎？」

唐僧曰：「好，多謝！」

男僕又曰：「請茶！」跟着站着不動！

到底八戒做過公關幾年，立刻發覺不對，忙示意唐僧付小賬也。

唐僧低聲問曰：「該給多少？」

男僕聽到，連忙答曰：「七百兩好了！」

唐僧曰：「什麼？」

巨靈神曰：「他們慣了什麼都開天殺價！」

八戒忙曰：「給你二錢！」

巨靈神曰：「你眞得我講數國的生活秘訣，好一個落地還錢，還得眞是快而準。」

唐僧忙客套一番，突然有人急步走入，向巨靈神一跪。

巨靈神曰：「何事？」

來人曰：「啓稟大元帥，我皇帝決定，向邊城這邊提出要他們加貢軍餉。」

巨靈神曰：「唔，不知要加多少？」

來人曰：「加到三億五千萬兩。」

巨靈神曰：「不可，不可！」

唐僧曰：「突然加到如此巨大數字，不怕民不聊生，巨靈神反對得有理也。」

巨靈神曰：「我反對他加得少！」

「什麼？」

「理應加至一千億兩。」

「那還了得，我看一百萬年的軍餉，也用不了這樣多。」

「我知！」

「那信尊神又爲何如此提議給你的什麼高祖聖皇帝？」

「是也，現在我預算當地的人還價一個『巴仙』，也有十億。超過我皇所要也。」

各人點頭。

巨靈神曰：「而且我首先瘋狂的加，然後他們反對；然後我再作狀上奏略減一些，人民就大喜過後，歡喜之餘，就不記得其實已加了甚多也。」

悟空曰：「好方法，後世一定流行。」

巨靈神曰：「還會推而廣之。」

唐僧搖頭道：「既然大家都知會如是，爲何不來個實在數目，省去講價還價的功夫。」

巨靈神曰：「不可，講價還價乃今日最偉大之藝術，我豈可令此藝術從今湮沒。」這正是：

世間無事來找事

成人遊戲確麻煩

唐僧見坐得乏味，於是起身告辭，巨靈神送了他們出門，突然問曰：「法師眞的要走？」

唐僧曰：「是！」

巨靈神曰：「眞可惜也，我皇本來也很歡迎外地來的高僧！」

八戒曰：「那好，我們可以去打擾他三千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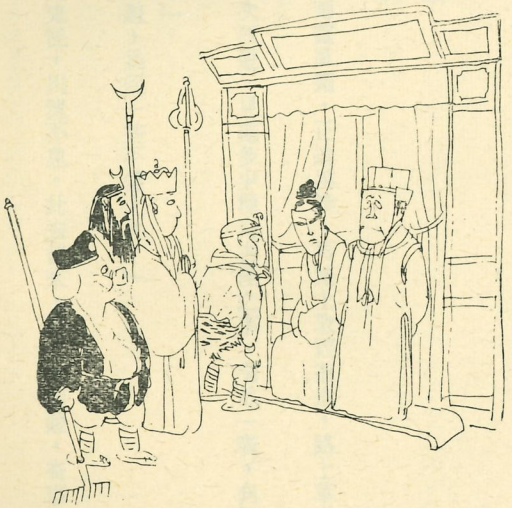
巨靈神順口還價曰：「三餐够了吧！」

八戒曰：「你可眞還得高呵？」

巨靈神立刻醒悟，哈哈大笑，唐僧四人，也大笑不已，這正是：

世間原來一場笑

人間處處是奇聞



第十六回

假面具　舉世幾人知是假
眞相貌　天下誰個信爲眞

唐僧師徒四衆辭別巨靈神，又在雨露風霜，正途僕僕，再踏上取經道途，路上草木扶疏，頗有一番風味。

唐僧見四野平靜，不禁回想起今次西遊，見盡多少稀奇古怪之事，喟然一嘆，向悟空曰：「徒兒！」

悟空忙應道：「師父有何吩咐？」

唐僧曰：「衆徒兒，我等今次西遊，爲何一些不像上次？」

八戒曰：「有何大分別哉？」

唐僧曰：「上次西遊，一路妖魔鬼怪，川流不息，此去彼來，但今次西遊，奇事多則多矣，但鬼怪倒見不到！」

悟空曰：「方今之世，那裏還可能有鬼怪。」

唐僧曰：「我們神仙眞是威猛得那麼厲害，把鬼怪全部收清乎？」

悟空曰：「非也，現今的人，個個利害無比，那裏還有地方給鬼怪立足。所以他們全部非收山不可矣。」

唐僧連連點頭稱是，說話之間，祇見一名樵夫，自遠而至。沙僧一見，忙走前打個問訊。祇見那人一手拿着一面具，放在面上，這面具呆呆滯滯，眞是全無一點人味。

這人也用平板之聲，問道：「你是何人？」

沙僧曰：「我乃東土大唐國聖僧唐三藏門下第三弟子沙和尚也！」

這人曰：「你的名字眞長！」

沙僧曰：「你就叫我沙僧！」

這人曰：「你說是從大唐國來嗎？」

「是的！」

這人知道沙和尚是外國人，祇見兩手飛快一轉，立時做上一個笑面面具。

這人道：「小人多口炳！」

沙僧曰：「炳哥，爲何你用面具遮着自己的面？」

炳曰：「面怎可不遮，你可穿衣？」

沙僧曰：「當然！」

炳曰：「身要遮，面爲何不要遮？」

沙僧被他說得似懂非懂，幸而唐僧等三人見沙僧與多口炳談了這麼久，也談不出什麼，走了上前。

唐僧舉手打個問訊，猶未開言，炳急聲問曰：「幾位也是遠來和尚？」

唐僧曰：「是也！」

炳曰：「那好了，我們面具城楊家莊的三小姐，突然似中妖邪！」

悟空曰：「什麼？」轉頭向八戒曰：「這倒像是你當年在高家莊招親的翻版——」

八戒怒曰：「焉能如此，我是版權所有——」

悟空曰：「或者此妖怪祇偷用你其中一些橋段！」

八戒曰：「任何影射、模仿、抄襲、轉載一律嚴禁，如違送官究治也！」

沙僧曰：「師兄，其實你這條橋段也不是新鮮得這麼厲害！」

八戒曰：「管他新不新鮮，我用過就等於註了册，我可抄人，人不可抄我。」

悟空一聽，撫掌大笑曰：「八戒，八戒，你他日是必會發達的！」

唐僧一聽「發達」二字，忙問曰：「何解？」

悟空曰：「八戒眞得大唐國名紳巨賈的做事精神，有師弟如此，豈不快哉！豈不快哉！」

八戒眉宇之間，不禁有洋洋得意之色。

多口炳見他們說得不停，但也不敢打擾，唯有用個陳舊方法，乾咳兩聲，博人注意。

果然唐僧聞聲知言，問曰：「施主有要事要說！」

八戒充斯文地曰：「亦將有以利吾人乎？」

炳曰：「什麼有…利…」

沙僧忙曰：「師兄之意，是問你找我們何事？」

炳曰：「是這樣，四位遠從外國而來，（是必高出本地之薑很多皮），故我請你們回楊家莊，一顯身手！」

八戒曰：「可有特別津貼，房屋津貼，來回程馬車票，另外假期之類報酬？」

炳曰：「楊家莊對我等本地之人十分孤寒，對閣下由大唐國來者，却一定特別招呼，不用掛心也！」

唐僧等人一聽，心中大樂，就連白馬，也知道即將有一餐好吃的，於是放開大步，用超記錄之速度向前跑。唐僧坐在馬上倒不覺什麼。三徒弟緊緊在馬後相隨，也跑得過緊貼十分，可憐的是多口炳，一個凡人又怎能和白馬相比，又怎會不追得氣喘。這正是：

遠方菩薩多法力
近門土地莫求籤

不到半刻時候，師徒四人已來到面具城。此城人倒不少，但是，人人面目呆板，原來都是用面具蓋着。初看時，四人都覺得甚爲奇怪，但看得多了，也就見怪不怪。

多口炳帶着四人到一座大莊院之前，這莊院即使不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可以說是「馬蹄踏過也留香」，唐僧口中，連唸善哉善哉，悟空等也高興不已，既找到如此大戶招呼，還會少得了美齋白飯嗎？

四人在外廳之中，坐了不久，就聽得步履之聲。一個戴福祿巾，員外模樣之人，急步而出，一見三藏，立時長揖曰：「師傅要救救小女了，請慈悲爲懷……」

話猶未了，八戒已喝道：「妖精何在，待我老豬手到擒來！」

員外曰：「妖精倒見不到！」

「什麼？」

「小女像中了妖邪，但却不見妖！」

「那你要我等怎辦？」

「請代醫治！」

八戒一聽醫人，自想也無此本領，忙拉唐僧曰：「要醫人可要師傅你出馬了。」

唐僧曰：「我也未學過！」

員外出來招呼之後，本來要換上一付哀求面具，求幾人救自己女兒，那知一聽唐僧此言，立刻改戴一個怒氣沖天的面具，祇聽他大喝一聲：「多口炳爲何找如此般的人來胡混，還不快快給我趕將出去！」

悟空見事情如此情形，祇怕事情弄僵，失了個好施主，忙曰：「我會醫，我會醫人！」

那員外一聽，雙手一動，又換上一個笑臉面具，曰：「眞的！」

「那還有假——」

「那請先生移步小女之房，若得妙手回春，自然重重有賞。」

四人魚貫走入，員外帶他們到一精緻小房，祇見小姐坐着，手拿一副聖女般莊嚴面具。一見四人，忙喝曰：「你等不要進來，男女授受不親——」

員外忙曰：「他們是來替你治病，這是小女阿芳——」

八戒忙趨上前曰：「芳姐，小生豬八戒，行年十二萬七千歲。」

阿芳一見其貌，已不開胃，立時換上冰冷面具曰：「你幾歲與我何干？」

員外怕幾人不悅，忙曰：「不要多說，請這位……這位……」

悟空曰：「我叫悟空！」

員外曰：「請這位悟空大師爲小女一診。」

悟空曰：「小姐何病？」

阿芳曰：「我……我……」

員外曰：「女兒你就告訴他吧！」

阿芳快手地換回痛苦之面具，放聲大哭曰：「我的面……你們看……」

祇見阿芳把面具拿開，露出眞面目來，各人一看，眞的是嚇得由地下跳起到三樓（咁滯）。

原來阿芳的面，白得驚人，眞是白過白版——

阿芳曰：「你看，白得如此，就是搽脂粉也沒有用！這等難看我不如死了。」

員外曰：「請問有何法替小女醫治？」

悟空曰：「員外，你等可否不戴面具做人，戴着面具，面口不見太陽，自然如此！」

員外曰：「面具怎可不戴，不戴人人可以見到你想什麼，你是怎樣的人，這樣就麻煩多。」

悟空曰：「戴了面具，自然人也沒有表情，行屍走肉，當然全面如白版了。」

員外曰：「不戴其面具，見人之時，怎可以使人知我誠懇，慈祥、忠厚、恭敬兼有義氣也。」

悟空曰：「人人戴面具，人人也看來像誠懇慈祥、忠厚、恭敬兼有義氣，那裏還會有人信以爲眞也？」

員外望四人曰：「我們現在且不談這些，大師，你以爲小女可否配用如四位一般之面具，那麼貼身，那麼有表情，那麼……」

沙僧曰：「我們何來面具？」

員外驚曰：「你們不戴面具，就四處亂行——」

唐僧點點頭。

員外怒喝曰：「如此離經叛道，豈有此理，還不給我滾！」

嚇得四人狼狽奔出，這正是：

人有我有方正道
標奇立異找麻煩

第十七回

開法會　四聖得名兼得利
遠來僧　當然能講又能歌

唐僧在面具國中，見來見去，都是死板板的假面，氣悶十分，所以一離這個國境，眞似魚再歸海，（富堂生猛）十分矣。

這一天，四人來到一小溪之邊，唐僧下了馬，踏上獨木橋上，沙僧參扶在側，安步而過，到了橋中央，唐僧停下步來，俯頭望溪水，輕聲而曰：「水哉，水哉！」

豬八戒爲人什麼都不英明，但是對聽唐僧之絃歌雅意，倒是猜得十不離九，祇見他低聲曰：「師父擔心盤川乎？」

唐僧兩目一睜曰：「徒兒，我等出家之人，四大皆空，爲師又怎會擔心身外之物。」

悟空應聲道：「是也，師父充滿着救世慈悲，其他一切，他又怎會計較。」

唐僧面無表情，心中却歡喜到講不出。

沙僧曰：「那麼師父你……」

悟空偷眼看唐僧曰：「師父一定是有所感……」又再看唐僧一眼，見他稍稍點頭，於是又再曰：「一定是擔心方今世道淪亡，人心不古。」

唐僧猛咁點頭曰：「是也，是也。」

悟空又曰：「正要待我師來一個宣法大會，以拯救衆生也。」

「是也，是也。」

「不過如果宣法大會任人來聽，必然擠迫不堪，隨時踏死人也。」

「是，是！」

「故此依小徒想法，一定要事先立定規矩，每人聽完，例必捐獻多少！」

「是，是也。」

沙僧曰：「這豈不是收錢！」

唐僧一聽，立斥其非曰：「不可如此說，我們立此例，乃爲顧全衆生，不願他們處在危牆之旁。」

孫悟空忙答口曰：「師父眞慈悲。」

四人說得興起，白馬也踏蹄表示贊成。那知獨木小橋，年久失修，加上初築之時，「反收水部」猶未設立，偷工減料，在所難免，祇聽得「嘞嘞」幾聲，橋板就此斷掉，四人及白馬，都變

成落湯之鷄。幸好悟空等三人，各有仙法，連忙扯着唐僧，騰空飛起，回到對岸，這才免了到海龍王處報到，不過也氣得要打白馬一身也。這正是：

忘形都爲得妙計
發達皆由腦筋靈

唐僧四衆爲了他日開成宣法大會，故日夜趕程，一心要找一個理想的城鎮，行了兩天，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四人已見遠處有一座大城，這城眞如柳永所說：「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唐僧一見，忙口宣佛號，多謝神恩浩蕩也。

四人走到城門，舉頭一望，祇見上面大書「支杖國」三字。八戒一見，問悟空曰：「支杖二字何解？」

悟空曰：「你問我，我問誰哉？」

正說話間，祇見有兩人行過，都是二十多歲青年，但都手軟脚軟，要靠一木杖支持。

沙僧曰：「奇怪……」

話猶未了，祇見又有四個這樣的青年迎面而來。唐僧見了他們，正要上前問訊，那知這四人一見到他，就像站不穩似的，雙足一跪在地。

唐僧奇問曰：「四位施主沒有事吧？」

爲首一人曰：「敢問各位可是從異國而來？」

「我乃東土大唐國御帝聖僧唐三藏也。」

四人一聽，立刻叩首如搗蒜，齊齊開聲曰：「原來眞是外國人，我等有幸相見，眞是家山之福，風水够正，加上祖宗十八代常常捐多益金也。」

悟空一見他們如此，向八戒曰：「難怪這個國家叫支杖國，他們這等軟骨頭，不支着手杖，我怕要爬着行矣。」

八戒曰：「師兄之言正是，我等今次發現金鑛也。」

沙僧曰：「什麼金鑛？」

悟空笑曰：「這個地方，如對外國人如此敬之畏之、怕之、懼之。我們外國高僧，來開宣法大會，還有不要預售三天票子嗎？大概還可以在星期六日加開早場也。」

這一邊，唐僧正扶起四人，使他們受寵若驚，連連打恭作揖，其中一人曰：「聖僧，鄙人袁大，這是我弟弟老二、老三、老四。」

唐僧一一招呼，並介紹悟空等三人。

袁大等四人又着實恭維悟空等人一番，並提議四人到他們家中居住。唐僧等自是求之不得，因爲他們正苦於不知在何處落脚，而且更希望有人幫忙攪那宣法大會也。

幾人走入支杖國，來到袁大的屋子，屋子倒也很大，裏邊貼了各種外國的海報，大唐國的也有幾張，都是太宗皇帝的眞像，唐僧一見，連忙稽頭，作狀的唸句阿彌陀佛。

袁大等人一見，連忙恭維曰：「大師是外國人，外國人眞是特別不同，禮儀周周，對一個明星也這般客氣！」

唐僧奇曰：「明星？」

袁大曰：「他的海報，到處都是，不是明星是啥的？」

悟空忙曰：「是也，是也，不過他是特級巨星，故我們如此好禮。」

幾人分賓主坐下，袁大等之父母，一聽孩兒們帶了外國貴賓回來，於是一個是工廠也丟下，一個麻雀也不打，趕了回來。一入得門，見了四人，又是手杖支不着身體，軟得跪下叩頭不已。

唐僧等今次可是知道行情，所以故作神氣十分，成個沙漠梟雄模樣，冷淡地略加點頭，也不扶起他們，而袁氏各人見四衆如此派頭，更是神馳不已。

袁家之親戚朋友，也當這是天大喜訊。相熟的朋友、至親的親戚，都過來坐，希望得到這四個外賓眼尾望望，而不相熟的，也藉故來借油借糖的，目的也是偷看這四個人「上人」一眼也。

根據一個叫亞茂的看了一眼回來之後，向人肯定說，該四個外國人威嚴十分，必乃高僧，而且其中之一，曾略看了他一眼，面上還露出喜悅之色。這令阿茂立時成爲支杖國的名人，據說當地的

五百多間電影公司，都爭相禮聘他去拍戲，認爲他的樣子能得外國人歡心也。

唐僧等人被供奉在袁家，錦衣玉食，幾乎有願長住此鄉打算，但悟空一力認爲支杖國人長期地見到他們，尊敬必減，故力主依照計劃，開其宣法大會，然後又再西遊，唐僧細想起來，也覺大有道理，於是下令衆門徒，立刻辦理。

豬八戒當然又是這個法會的公關主任，祇見他出外奔了幾天，便回來向唐僧報功。

八戒曰：「師父，法會一切弄妥矣！」

唐僧曰：「何時舉行？」

八戒曰：「明天開始，一直十五天，每天一場，星期六日例牌多一場。」

唐僧曰：「什麼，十五天，要把我累死乎？」

「非也，師父每天祇說三分鐘！」

「什麼？」

「其餘的由本地找幾個和尙充場，說是你之代表！」

「那如何有人聽？」

「怎會沒有，你越說越少，越矜貴也。」

唐僧一聽也是，於是點頭應允。

八戒又曰：「我請了一隊新潮樂隊！」

「什麼？」

「現代宣法，就得有現代氣息，不加多少新潮音樂，可得算爲現代哉？」

「這豈不變了唱歌會？」

「更好，現在剛剛流行請外地歌星回來開演唱會也。」

「那要不要加請一隊男高音？」

「要來幹什麼？」

「可以叫他們齊聲高唸佛經，這樣不是聲聞百里，一似獅子吼乎？」

八戒一聽，搖頭曰：「師傅，不用了，現在多的是擴音設備，你要聲聞千里，也不太難，把麥克風放大一些就可以也。」

師徒兩人正說得高興之際，悟空匆匆走入，向唐僧曰：「師傅，好消息也。」

唐僧强作平靜，問曰：「何事？」

悟空曰：「我奔走幾天，終於找到支杖城全城工廠，一致贊助師傅之宣法大會！」

八戒曰：「那恭喜師傅，賀喜師傅！」

唐僧曰：「啥子叫贊助？」

八戒曰：「贊助者，拿錢出來支持也，善哉，善哉！」

悟空曰：「還找到不少賣山地的，賣厠紙的，賣什麼藥油的來到會場，掛上他們的招牌！」

唐僧曰：「這又爲啥？」

悟空曰：「招牌一掛，焉可不行過水之禮哉？」

唐僧作色曰：「我豈貪財之士？」

悟空曰：「當然不是，師父豈是這等人，我們收到之門票，捐獻善款之後，除起成本之外，完全捐出做善事。」

唐僧一聽，不禁猶疑曰：「捐？」

悟空曰：「當然，不過我們一定先收——回——成——本。」

唐僧曰：「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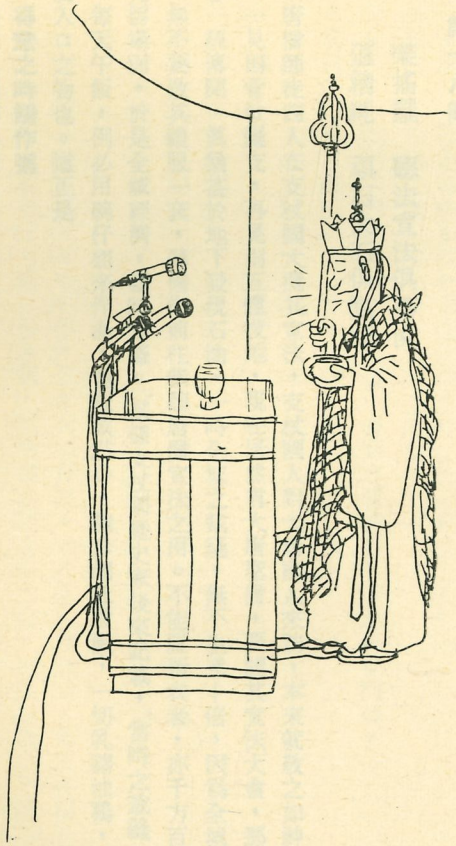
悟空曰：「成本當然大得很，大得很，但總有一元幾分拿出做善事者。」

唐僧曰：「何謂本錢？怎樣計法？」

八戒曰：「我等遠道而來，所用盤川，本也。每日食宿，本也，衣服鞋襪，本也，請樂隊，本也，租場地費，本也，設擴音器，本也，師傅上壇，哂聲壞氣，本也。」

聽得唐僧連連稱是，這正是：

計來成本高如柱
怕問捐出有幾毫



第十八回

樂搖擺　聽法宣法俱喜悅
道精純　頑石大石俱點頭

唐僧師徒四人在支杖國大攪其宣法，支杖國人對大唐國人來訪，本來就敬之如神，奉之如父母，一見則骨軟難支，再見則五體投地，現在居然有大唐聖僧，要開其宣法大會，那還了得。這消息一經傳開，眞猶甚於地下發現石油，一時全城之裁縫，無不生意十倍，因爲全城稍有顏面之仕，無不要做其禮服一套，準備作前往恭聽唐僧宣法之用。不能置新衣者，亦千方百計，租一套來充撐場面，於是全城經濟，頓時繁盛。「根據支杖國歷史家後來記載，」當時之裁縫，每天之裁縫，每天午飯，例必用碗仔翅來作湯，龍蝦做點心，鮑參翅肚做飯，一切乳豬油鷄，一時俱認爲不能入口之物也。這正是

得意之時翅作粥
失運（嗰陣）飯似金

唐僧等人，爲了這個法會，租了一個臨時之寫字樓，其實也不算租，是支杖國一所寺宇，叫

做金磚寺的。那個主持有禪大師，敦請唐僧前來駐錫，藉增光寵，八戒見有便宜，也就不用客氣，把法會臨時辦事處設在該處。

那無禪大師，也算是支杖國一位名僧，間中也有其宣法之會，但是反應似乎絕不熱烈，來聽者祇是十個八個小民，而且其中一半，是有禪的徒兒，在外邊死拉死扯，捉來金磚寺捧場，以免有禪太過傷心者。

這日有禪宣法完畢，見座上各人，大都閉目而坐，滿以爲各人正在回味其剛才所說之言，不禁欣然撚鬚一笑，那知突然其中一人，呵欠一聲，伸其懶腰曰：「眞好睡！」

有禪當堂其面一黑。

那人尷尬一笑曰：「我一悶就要睡，丫，不是悶，是我不明法師之言，不是，是我……」這人越描越黑。有禪也祇好走下法座，長嘆一聲，走入寺內，找三藏傾談去了。

有禪見了三藏，遞過一盒卡式錄音帶，唐僧一見大驚。

唐僧曰：「我沒有興趣研究人類反應，也沒有勒索你，你錄下音何如？」

無禪曰：「聖僧勿驚，我非錄了你們之對話——」

唐僧抹了一下冷汗，曰：「那是什麼？」

「這是我昔才說法之錄音帶也。」

「你說些什麼？」

「不外是要慈悲爲懷，要心如止水，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可受歡迎？」

「剛才說法堂中，連我在內，不足十人，你說可受歡迎？」

唐僧一嘆，作同情狀曰：「世人多不識眞理，奈何，奈何？」

有禪曰：「可能是我佛法不精，故此錄了此聲帶，求聖僧指點一二。」

唐僧謙遜一番，然後命隨侍在側之沙僧收下。

八戒與悟空剛自外而入，人未到聲先聞，大叫師傅。唐僧忙呼二人入內。

八戒一進房中，大呼曰：「師傅……」但一見有禪在，立時收聲。

有禪吃了幾十年飯，也是位識做之人，立時起身告辭。

唐僧一邊送之出房門，一邊曰：「師兄何不多坐一會，多坐一會，多坐一會吧！」話猶未了，無禪已大概回到自己的私人禪房了。

唐僧轉過身來，問八戒曰：「什麼事？」

八戒曰：「今次我師眞哄動全城了。」

悟空搶着曰：「剛才我等去見支杖國宰相之秘書，他說支杖國宰相，也要親來宣法大會聽

講，而且自動提出要做開幕之剪綵人也。」

唐僧合什曰：「善哉，善哉。」

沙僧曰：「師父今之偉大人物也，他們來聽，也是應該。」

唐僧眉開眼笑。

悟空曰：「師弟也大通高帽之道矣，奇矣哉，大概不久你也可以做其公關矣！」

八戒曰：「還有，三天宣法大會之入席券，已全部賣出——」

唐僧曰：「賣？賣什麼？」

悟空醒水，立刻接着道：「師弟他說得不清不楚，不是賣，是送出了，不過收券的人，爲表敬意，都堅持一定要自動捐送一些銀兩。」

唐僧正色曰：「這些銀兩，我們是要拿出來當慈善的。」

悟空曰：「當然，當然，我們祇扣起成本，其他一律慈善去也。」

唐僧曰：「正應該如此做法也。」

這正是：

慈善兩字眞好用
猛益自己略益人

正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很快就到了唐僧宣法大會的第一天。爲着方便世人放工之後去聽，這大會可是晚上八時才開，但唐僧師徒四人，天猶未亮，已先一齊來到宣法大會的會場。

這個會場本來是支杖國一個鬪獸場，支杖國各種外地玩意，無不流行，鬪獸更是其中最流行一種，這鬪獸場可眞大，大概擺上一千幾百桌酒席，也是綽綽有餘。

唐僧這時猶是睡眼朦朧，邊行邊怨悟空八戒，曰：「你等這樣早拉我來幹啥？」

八戒曰：「不早了，再遲如何能到此地？」

唐僧曰：「何解？」

悟空曰：「師父不知支杖國的公共馬車也加了班來這裏，方便人來聽，而且不少人準備清早即來覇位也。」

唐僧欣然一笑，又再自謙地曰：「不會這樣多人來吧……」

話還未了，祇見各入口處突然衝入一大羣人，正是拖男帶女者有之，帶着軟墊來者有之，帶枕頭被舖者亦有之。

沙僧忍不住，問那帶枕頭來之人曰：「汝帶此等物來，不怕麻煩乎？」

這人道：「不麻煩，帶此等物來，有兩好處？」

沙僧曰：「有何好處？」

這人曰：「其一，我要早來，所以睡不够。帶枕被同來，可以一睡。其二，打橫睡下，可以爲我老婆兒子覇個位也。」

沙僧一聽，不禁讚曰：「先生眞熱心捧場之人也，想必乃虔誠信我佛之人！」

這人曰：「非也，不過有遠來和尙，自然應該其好無比。不來我怕蝕底，不敢不來也。」

沙僧當堂收聲。

到了上午七時左右，整個鬪獸場已然高掛滿座之牌，但前來之人，多得像除夕的年宵市場，入不得的，都站在場外，準備站着聽那擴音機也。

這鬪獸場在支杖國之中心，現在一來來了這樣多人，於是全城街道，爲之阻塞，駕馬車之人，迫得向空中猛揮皮鞭，全國「拍拍」之聲四起。根據正史的統計，被馬鞭聲震聾者，達數百人，而被阻不能上工者，達百數十萬人云。

唐僧見此盛況空前，心中大悅，眞是吃飯之時，齋也吃多幾塊，那知就因此出事。原來唐僧一直一邊吃齋之際，一邊唸唸有詞，正在想着宣法大會應說些什麼，那知一時不愼，一塊齋鮑魚哽在喉中，不上不下。

唐僧大咳一會，也咳不出鮑魚，要說話也說不出聲來。

八戒一見，當然黑臉也變得青了，向唐僧曰：「你不要嚇徒兒，你沒事吧！」

唐僧指喉，說不出話。

八戒曰：「那怎麼辦？那怎辦？」

悟空曰：「可不能不宣法，否則我看不止退票，可能暴動也。」

「可否你代上台？」

「那怎成，人家是來聽師父的。」

沙僧見兩位師兄的驚慌狀，忙曰：「師兄，師父曾收了有禪大師一卷說法錄音，不知……」

八戒、悟空齊曰：「那有救了！」

祇見一交八時，宣法大會之開場音樂等等，全部做完，四邊火炬一亮，唐僧身穿唐太宗所賜袈裟，手持紫金缽與禪杖上場，支杖同人一見如此威儀，莫不肅然起敬，當堂眞是靜如深海粒聲都行。唐僧合什坐下，台後的悟空八戒，連忙放出無禪說法之錄音帶。唐僧則張口閉口作說話之狀。一時聽講各人，驚嘆不已。他們既驚唐僧高論之深遠，更驚其本地話說得如此正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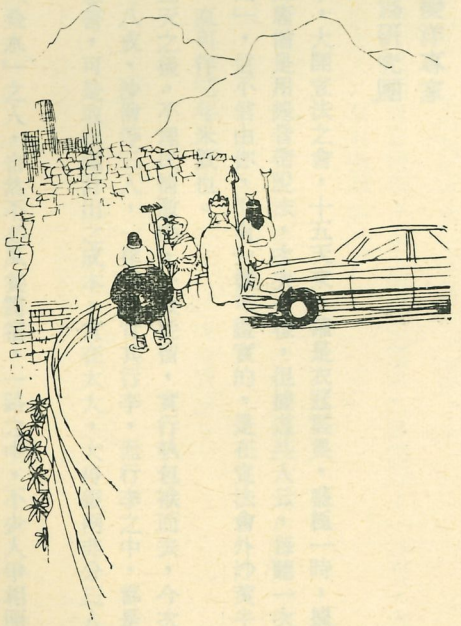
錄音帶完，唐僧說法自然也不能不完，但聽講各人正是意猶未盡，高呼「再來一次」不已，但唐僧那能順從其意哉？

於是唯有猛合什謝幕，就此下台而去，各人見唐僧再不肯多說一句話，反而讚他高僧卽是高僧，沒有準備就不肯隨便亂說。

但是座上的有禪大師，却越聽而越奇，越聽而越覺唐僧所說的話，耳熟能詳，不正是自己常常說這一套嗎？於是當晚求證於曾聽他講經的徒弟及善信，結果弄得這些人都不敢近他，因爲以爲他神經大有問題也。

而另外有一法師聽衆，聽了第一天的宣法大會，回到家中，立刻練習，一年之後，不論說話語調及內容，完全似唐僧一般，於是也攪個宣法大會，根據歷史記載，該法師宣法大會祇得聽衆三人——兩個是等着收場租，一個是安裝擴音器者。而這三個人一致認爲該法師語無倫次，和當日之唐僧乃蚊脾牛脾。這些一律是後事不提。這正是：

處名本來必須有
世間幾個識貨人



第十九回

報告國　禪師巧變洋專家
取經團　一朝化爲研究團

唐僧等四人在支杖國中，大開宣法之會，十五天來，確是衣冠雲集，盛極一時，據云有人天天都到宣法會中聽講，雖然唐僧是用錄音帶說法，次次一樣，但據這些人云，每聽一次，又多一層體會，這正是「如是我聞」，信不信由你，但有一樣可證實的，是在宣法會外炒黃牛票的肥佬四，他十五天中所搵之銀，直可作三年米飯也。

取經團幾人，宣法十五天之後，不理民情激動，一致挽留，實行執包袱而去，今次除了白馬要載唐僧之外，其餘悟空、八戒、沙僧等三人，一律都得背其行李，而行李之中，都是銀兩，皆因宣法會所得雖然都捐作慈善，可是取經團計出之成本，實在太大，大得銀兩非分三人，不能抬起也。

四人一馬，今次成爲「叠水」之人，自然不必風餐露宿，一路之中，不少人爭相照顧，住的是有名大客棧，大套房，吃的是鼎湖上素，可眞是取經以來，最舒服之一程路也。又有甚者，唐

僧等四人，突然發覺自己在萬里以外的異域荒野之中，居然都有極多親朋戚友，什麼表兄堂伯，多得一籮筐，個個都有證據，證明自己與取經團各人，關係密切，其結果自然是借去他們一些銀兩。

其中至爲「新聞」者，是有一人居然發現自己族譜中載明，白馬與他，乃同一祖先，兩者關係，竟是極親密極親密之疏堂兄弟也。

四人見了近千個「親戚」之後，方才見遠處又有城池。

八戒曰：「師父，而今離大唐國萬里過外，怕者不再有遠親也。」

唐僧曰：「阿彌陀佛，世人有云，富在深山有遠親……」

話猶未了，突然有一羣人，從遠處走來，孫悟空一見，大驚曰：「如此多親戚跑來，祇怕今回非洗袋不可矣！」

唐僧曰：「我最怕見塵俗之人，速速趕路也。」

那知這羣人已經圍成一圈，包圍着唐僧等。悟空祇有用哀求之音調云：「各位，我等已經……」

人羣中，有人曰：「他們確是外國人——」

另一人曰：「我們這裏沒有人認識他們。」

又一人曰：「對，他們一定不會偏幫那一邊！」

唐僧一頭霧水曰：「你們在說啥子？」

人羣中，一個似是首領的人，走出來向唐僧一揖曰：「大師！」

唐僧連忙還禮曰：「何事？」

「我叫楊伯。」

「楊伯到底因何圍着我等？」

「我們乃報告國之木屋住民——住在半山！」

「善哉，住在半山，風涼水冷，是必非富則貴也！」

「此半山不同彼半山，我等實乃住無牌木屋——」

「那又如何？」

「現在衙門認爲我等居住問題不大，但我等大加抗議！」

「我們可不能和你一起抗議，事關我雙脚風濕，雙手酸軟，條腰……」

「非也，現在衙門決定由外國請些專家大人來研究居住問題，我們怕由他們所請，必有偏心，所以決定自己親自去找。」

「你們……」

「你等是洋人，是必專家也，請多幫忙，多多幫忙！」

唐僧等一聽，不禁面面相覷，想不到取經團來到這裏，竟能一變而成爲外國專家也。

楊伯領前，一羣人等擁着唐僧師徒入城。未到城門，報告國衙門，已有消息，幾個衙門中人，已列隊歡迎。

誰云人離鄉者賤
今朝外客卽上賓

唐僧前脚剛踏入報告國門，已見一衙門中人大踏步上前，一揖而曰：「聖僧！」

唐僧連忙還禮。

該人曰：「我乃報告國禮賓司史文，歡迎閣下來做居住問題研究小組委員。」

「我等不懂什麼！」

「那有這回事，各位可是報告國之人？」

「不是！」

「那就是了，那有外國人不是專家之理？」

「是麼？」

「聖僧眞是謙虛，你閣下一定識字吧？」

「那當然！」

「識字就可以寫報告也！」

「那當然！」

「我們報告國什麼都講究寫報告，有報告就萬事定矣！」

「那麼！」

「不用多言，請移駕做衙門已預備之住所。」

史文帶着四人，來到一所旅舍，唐僧等開始時以爲衙門安排之處，必是九流地方，那知到埗，一看畫棟飛簷，假山流水，有光猛大間之房，正是山明水秀之境，眞美得比美麗更要美也。

八戒一見，失聲說道：「有這個地方，我邊處都不想去也。」

唐僧憤然作色曰：「是何言也？」

八戒曰：「此處樂不思蜀！」

唐僧怒曰：「菩提不三宿桑下，表示不留戀任何一物，你這是凡心未了。」

八戒曰：「非也，我也不戀這個地方，我祇是喜歡賴着不走。」

說話之間，史文帶領一羣人，每人都捧着一盤東西——

悟空曰：「爲何其香如此？」

史文曰：「眞高僧也，一聞卽知其香，此食物也。」

各人放下手上之盤，眞是各式素齋俱在，直似一個齋品展覽會。

唐僧曰：「善哉，我等一頓午飯，何需破費如斯！」

史文曰：「此非午飯，不過是早點而矣。」

取經團各人驚得幾乎連心也不跳了。

自此而後的幾天，唐僧等人，確是得個舒服，史文每天來，送衣送食，送銀兩來作津貼，送土產來作紀念品，但總不要他們幹事！

唐僧等人，個個越來越肥，都像豬八戒一般之模樣。

這日唐僧實在悶不過，見史文前來送津貼之際，拉着他問曰：「史公！」

史文曰：「什麼事？」

「我們不知何時才開始其工作？」

「聖僧認爲吾等招待不週，要走了嗎？」

「非也，貧僧想早些完了工作，早些了一心願。」

「什麼工作？」

「不是調查這裏居住問題嗎？」

「你們現在不是調查着嗎？」

「我們那有查什麼？」

「你們現在住在我們報告國中，覺得如何？」

「很好，很好。」

「這不就調查結果嗎？」

「那我怎做報告？」

「就把你現在住得怎樣的感覺，報告出來吧！」

「那怎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

「我說什麼也應盡一盡責，不能在這裏白吃白住也，貧僧做人，最講原則也。」

「那——」

「你替我們安排一下，讓我細看一下你貴國國民居住得如何！」

「好吧！」

唐僧見史文應允安排，不禁大喜過望，睡得安樂非常。第二天大清早，鷄還未有啼，唐僧已起來，跟着推醒三個徒兒。

悟空曰：「這樣早就起來……」

唐僧曰：「辦事必得勤快——」

八戒曰：「人家也沒有要我們辦事。」

唐僧曰：「爲師又豈是尸位素餐之人？」

悟空等無奈，推被而起，梳洗完畢，吃過一大頓早餐，然後祇見史文施施而來。

史文曰：「各位研究團團員，車子準備好矣，可以前去也。」

衆人門外一看，見有幾架大車，於是魚貫而入。

車子開上山上，唐僧曰：「他們都居在山上嗎？」

史文曰：「非也，各位研究員一看。」

唐僧一看，祇見半山之上，有密麻麻一大堆東西。

唐僧看來看去，不知這是什麼東西。

史文曰：「這就是木屋區，也是我們平民所住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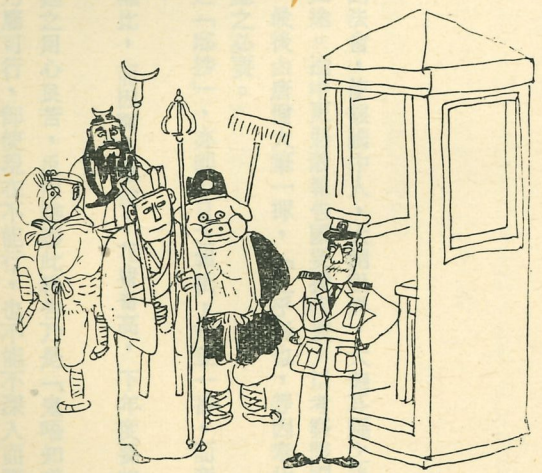
唐僧曰：「那看來不錯——」唐僧用足眼力看，其實也看不見什麼，祇是一個個屋頂，自然壞不到那裏。

史文曰：「如今聖僧可以寫報告矣。」

唐僧曰：「善哉，親眼所見，又豈會不能寫也。」這正是：

報告由來亂咁作

辛苦並非洋專家



第廿回

大報告　寫來到底中何用
面黑地　萬民無喜更無歡

唐僧等師徒四人，自在支杖國宏開法會，使該國中人，大開眼界，大飽耳福之後，帶着該國之民，獻奉之銀兩，皆大歡喜地踏上征途。途中更遇着報告國要找代表，以考察該國居住環境，於是大吃大喝，舒舒服服地住了幾天，最後由唐僧大筆一揮，「之乎者也，等因奉此」之類，寫成報告，證明該國人口甚多，有多建屋之必要。

該報告呈上之後，自然由報告國之「邸抄」，亦即今日之報紙，刋登一番，而旁邊就是唐僧等四人，笑容滿面，又上征途之照片。

據云該國之朝廷認爲此報告精確無比，而因調查難做，花費奇高，下年度要加稅以作補償云。

但該國之愚民，則完全不瞭解朝廷之用心良苦，反而誹謗此報告乃是「鬼唔知咩個類」，該國朝廷，又得要哂聲壞氣地證明報告乃屬可行，即使現在不能行，也不能不深入而詳加研究之。

以便找出解決居住問題之辦法也。凡此種種，皆是發生於唐僧各人離去之後，正是過了海便神仙，人各有說，又自如何？反正唐僧等也不會給回住宿伙食之費也，反而拿了來回程快馬車之票款，因爲朝廷爲表謝意，實行包接送也。

唐僧四人與白馬走出報告國境，祇見一路之上，死氣沉沉，就算樹木花卉，也低下頭來，就像一個十數天未吃飯之人一般。

唐僧不禁奇問曰：「徒兒，你等可覺得特別之處？」

八戒曰：「什麼都有神有氣，就像六環彩中了四個字一般！」

沙僧曰：「莫非有妖？」

悟空一聽，高興得成隻跳起，曰：「妖在何處？何處？我正閒得手癢也。」

沙僧曰：「師兄要知妖在何處，何不放長雙眼四望！」

悟空也不怠慢，望個不停，跟着跳下曰：「我眞不明？」

唐僧曰：「徒兒不明什麼？」

悟空曰：「四下並無妖氣。」

唐僧曰：「那麼花木因何如此——」

悟空曰：「待我一問土地！」

悟空說罷，從耳中拿出金剛棒，打了幾下地下。

這是孫行者要呼喚土地的習慣，土地者芝蔴綠豆般大小的九級神仙也，又怎敢不給悟空面子，於是飛快從地下鑽出，向悟空跪下拜曰：「小神土地，拜見大聖。」

悟空曰：「起來——」

土地曰：「不敢——」一邊急爬而起。

「你這附近有何妖怪？」

「並無妖怪！」

「那花木爲何如此？」

「這裏地近玄壇國，該國之人，都是日日面黑黑的，不要說外人見了怕之，就是花草樹木見多了，也覺無趣，故此都垂下頭來。」

「原來如此！」

「大聖各位小心，小神告退。」

土地一鑽，回到土中，悟空向三藏曰：「那倒不怕！」

唐僧曰：「何解？」

悟空曰：「世人每多面黑黑，但亦多見錢眼開，我等現在滿箱白銀，不怕他們見了我等，不

笑得有牙無眼乎？」

唐僧曰：「善哉，亦有理也！」

四人於是又往前行，不想一刻，祇見遠處有一關卡。

唐僧曰：「那是什麼？」

悟空睜開金睛火眼一看曰：「關卡上寫着過路之錢，白銀一兩也！」

八戒曰：「過路要交錢，那可不成了收買路錢打脚骨之人！」

唐僧曰：「不可如此說，所謂鄉有鄉規，國有國法也。」

四人走近關卡，祇見關卡之前，一個小亭，坐着一個人。其人也，面孔像個麥飽，黑黑的，什麼笑容也沒有。

這人一見取經團走近，大喝曰：「還不遞過路錢來，等減價乎？」

唐僧曰：「我等過路之人，請問此路因何收銀？」

這人怒曰：「我等衙門，要在這裏開山劈石，弄一條路來，不收錢，難道白做？」

唐僧曰：「那你乃衙門中人乎？」

這人曰：「這個也看不出，白痴！」

八戒怒曰：「你因何罵人——」

這人曰「那又如何？」

「汝乃衙門中人，衙門中人，乃稅收養的，我等乃納稅人之一，正是你的衣食父母——」

這人曰：「有那麼多道理要說，爲什麼不去選議員也。」

沙僧曰：「師兄，且莫與之爭執，我等可到他上級處，報告一下。」

這人冷笑曰：「報告又如何，你以爲這是報告國，有報告就萬事皆通？」

唐僧曰：「這樣……」

這人曰：「不過就走，此路財路也，分分鐘收銀兩！」

取經團之人再好修養也爲之火起，決定找管理這路卡之衙門投訴。

幾人一番週折，那才找到衙門。

那知一進其中祇見正中坐着一個面如鍋底之人，大喝曰：「何事闖進？」

唐僧曰：「汝之下屬……」

話猶未了，該人曰：「你等過客，總是多事，個個都來投訴我之馬仔不是，難道你們總是對者？」這正是：

可憐最是爲民者

衙門滿是面黑人

取經團隊人見此情況，立刻知機，取消投訴之意，直入玄壇國境。

這個國度，眞乃名符其實，祇見各式各樣之居民，未有不是像鬆了黑油在面上一般，稍有人得罪另一個，立時破口大罵，有些就是兩無過犯，也罵他一大輪，煞是奇觀。

唐僧等到了國都之中，舉目四望，要找那更換關文之處，辦那些出境手續，突然幾下叱喝之聲，一時鷄飛狗走，人仰馬翻，就像衙門捕快，要捉拿小販一般。

悟空不知到底何事，忙拿出金剛棒，大喝曰：「何方妖怪……」

話猶未了，祇見一羣捕快，一擁而前，圍着悟空，唐僧一見，連忙打恭作揖：「我等乃遊方僧人，不懂情況，請見諒。」

突然耳畔有人如雷鳴一般，大聲吼叫曰：「那有如此便宜！」

各人一看，叫一聲「苦也」，原來來者不是別人，是那趙公明。

原來趙公明這個玄壇面傢伙，在取經途中，曾經勒索唐僧等，結果被玉帝捉着，因而種下大怨。

趙公明曰：「你們可謂天堂有路你不走——」

唐僧曰：「我等正要上西天——」

「難！難！難！」

「爲什麼？」

「因爲我要把你們送上監房！」

「大仙你因何在此？」

「都是你們，累我被『反收錢部』捉去，玉皇認爲要罰我下凡百日。」

「天上百日，人間百年也。」

「可不是，現在我迫得在此捱——」

「請問你在此幹什麼？」

「我乃面黑國國王！」

「什麼？這也算捱？」

「這裏又熱又無冷氣，不算捱算什麼？」

「你是做了皇帝，這也算因禍得福！」

「我才不這樣想！」

悟空聽至此處，長嘆一聲曰：「我們今次眞是自動送上門也，我應早知你在此！」

趙公明曰：「你是靈機狗乎，早知！」

悟空曰：「看看你的國民個個面黑黑，所謂上有好者，下才有甚焉，這裏的大頭頭，不是

你，還有誰？怎麼我一時想不起。」

趙公明曰：「懶得與你等發牙痕，左右，拉他們入天牢。」

唐僧等人今次眞是無妄之災，迢迢千里，走來此處坐其花廳，這正是：

當今黑面平常事

世間幾見笑面人

第廿一回

多稅城　出亦稅時入亦稅
安樂地　交要樂時收更樂

唐僧在面黑國中，見所有人皆面黑黑，方才知道原來不需妖怪出現，也可以有一道黑氣直衝天上。在國都之內，更遇見趙玄壇這個仇人，自然不得不落荒而逃，眞是用十秒時間，跑其一百公尺，也覺太慢太慢也。

四人奔至面黑國境之外三千里，才敢停下來，大喘其氣。

唐僧曰：「徒兒，所以我說做人應慈悲，當初你等若是不告發他受禮，也不至有今朝之狼狽也。」

八戒曰：「當時情形，又怎能我等不告他哉？」

唐僧見悟空在運算鐵板數，因而問曰：「你在算什麼？」

悟空曰：「在算一下玉帝是如何罰玄壇！」

沙僧曰：「如何？」

悟空嘆曰：「如此處罰，不如罰我也！」

沙僧曰：「那又是何因由？」

悟空曰：「他被派爲證人，助玉帝告另一個更大貪之神仙，下凡當皇帝，是條件之一也。」

唐僧曰：「做人講運，神仙更非運不成也。」

行行重行行，你又一句，我又一句，不知不覺，又來到另一國國境，何由而知其爲另一國境？概因該國，由一個高牆圍着，祇留了兩個城門，一出一入。

唐僧來到城門，祇見門前設一關卡，唐僧自經面黑國一役，了悟到逢有關卡，是必收費的原理，先命沙僧打開行李，拿出銀兩來。

唐僧走前一步，把關之人，立刻喝着。

把關人十分有禮地曰：「敬請止步！」

唐僧曰：「我知，是否要交費？」

把關人曰：「不是交費！」

唐僧曰：「難道這個世界還有免費這回事？」

把關人曰：「有！」

唐僧曰：「如此善哉，善哉。」正要一個大車身，轉頭叫徒弟們速速走過，以免他改變主意

之際，把關人突然陰聲細氣地曰：「喂！」

唐僧忙應曰：「何事？」

把關人曰：「費可不用交，稅却非交不可，要入境稅來，要倒換關文稅來，要出境稅來。」

唐僧曰：「這不是一樣，都是給錢也。」

把關人極有耐心地解釋曰：「那不同，交稅是將會用諸社會，取諸社會，而用諸……」

悟空曰：「我知，我知，不論取諸用諸，到頭來有錢交，話之你樣貌似豬——」

八戒曰：「我實在似豬！」

悟空曰：「也是一樣入不得門也哥哥。」

把關人再面帶笑容曰：「如果諸位談話完畢，敬請依例繳費，我就會發回收條。」

唐僧曰：「好，好。」跟着奉上白銀。

說時遲，那時快，眼見遠處一馬奔來，馬上之人，大喝曰：「刀下留人！」

唐僧急用手一摸自己條頸，然後奇問曰：「什麼刀下留人，我等可還未縛赴法場斬頭也。」

說話之間，馬上之人已奔至，祇見他拿着公文一份，遞予守關之人——

守關之人一看，突然蓮子蓉口面，連聲恭喜。

唐僧曰：「喜從何來？」

守關人曰：「本國剛好三讀通過，入關通行稅又增百分之三百。」

八戒曰：「這算是什麼喜訊？」

守關人曰：「稅款提高，所用之收據自然不同，諸位乃第一個幸運來客之人，即可得收條第一號，單是紀念性，也值回票價矣。」

唐僧曰：「這種收條可以賣回給你乎？」

守關人曰：「對不起，不可也。」

悟空剛才正是遊目四看，找廁所方便，被馬上之人一喝，幾乎出事，眞是仇深似海，此時聽見又要加收通行稅，忍不住問曰：「你加稅吧了，剛才叫什麼刀下留人！」

馬上之人曰：「收你稅就是殺你錢，我叫刀下留人，就是要他們暫莫殺也，不亦通乎？」

唐僧等喟然一嘆，奉上白銀，才得入境。入得國境。

原來是郊區之地，本來應是：鳥語花香，青山綠水。但不知因何，山脚之處，圍着一大羣人，喊打喊殺，大叫大嘈。

唐僧曰：「徒兒，這羣人呼天搶地，莫非又有妖怪？」

悟空曰：「光天化日，怕不會有什麼妖什麼怪吧！」

四人好奇心起，走近一看，祇見有幾百人一面抱頭痛哭，一面狂吞其藥丸，大有全體不願做

人之樣子。唐僧一見大驚，自然大叫一聲：「咪住。」吞食藥丸之人，自從看完「保鏢」片集之後，甚少聽到這一句說話，一時大家不應聲停止，其中因一個老者見唐僧等貌似外國人，不禁走前問曰：「從何而來？」

唐僧答曰：「從來處來。」

老人曰：「IQ零蛋者都知也！」

唐僧曰：「先生高姓大名？」

老人曰：「各人叫我做八叔。」

唐僧曰：「八叔，到底何事？」

八叔曰：「其實小事！」

「你等是處，莫非有妖！攪到你等不願做人？」

「無妖——」

「莫非有惡霸傷人？」

「非關惡霸——」

「莫非有怪獸、恐龍或是什麼科學怪人之類？」

「非也！」

「這些又爲什麼大吃藥丸擺出不要命之樣。」

「這是消化丸也！」

孫悟空不禁大奇曰：「你等是否收入大好，所以要大吃特吃，弄到非全體吃藥丸不可？」

唐僧曰：「如是則未免糟踏東西！」

八叔曰：「非如此也！」

唐僧曰：「那到底何事？」

「我等此地乃郊外之地！」

「我看得出！」

「本來是不用交稅！」

「那豈不好！」

「不好矣，因爲現在要交也。」

「那和你等吃消化餅有何關係？」

「有，這是抗議！」

「不明之至。」

「我等今次用最新方法抗議，是爲吞稅單也，稅單者，紙做也，若不先吃消化餅，吞下去必

定哽死者。」

「這樣抗議，辛苦自己矣！」

「非如此，又如何？」

悟空曰：「你等大可以不理！」

八叔曰：「不理不成，因爲遲了交也罰款，不交則捉上衙門。」

悟空曰：「那你們吃了稅單，也不能不交！」

「但至少不用眼冤！」

「那你等大可一丟了之！」

「那不成！」

「何解？」

「丟在地下，隨時又是垃圾虫，一樣照罰也。」

這正是：

稅單任從君處置

唯有唔交就坐牢

唐僧曰：「現在稅單已吃，跟着如何？」

八叔曰：「沒有什麼，影了相，抗了議，祇等回音也。」

取經團各人見他們如此說，不禁嘆息一番，然後直往國都而去。

入了國都，四望之下，該國也無什特別，祇見所有商店，均不標出貨物之價，也不知他們是否這樣好默契，可以大家明白各樣東西的價錢。

唐僧等見肚子已餓，於是走入一間快食之店，店小二見各人坐下，連忙殷勤地問曰：「各位要吃些什麼？」

八戒曰：「先來素麵十六大碗，再來一盤多菰上素！」

店小二一見大客，當堂眉開眼笑曰：「可以，可以！」

沙僧：「這收多少錢，爲何你的菜牌，總不寫價目。」

店小二曰：「現在怎知？」

唐僧曰：「爲何不知？」

店小二曰：「價是隨時增加的！」

悟空曰：「你等做生意也眞離奇也。」

店小二曰：「全國皆如是也，做國聖上分分鐘可以三讀通過加稅，一加不是十倍八倍，羊毛出自羊身上，我們的價錢祇好跟他變動。」

「眞有此事？」

「千眞萬確，所以做國什麼也不標價，什麼也是時價，這樣才可保不虞。」

取經團四人一聽，不禁齊齊搖頭，像有人指揮一般。這正是：

左加右加眞攞膽

說加就加確難捱

第廿二回

大金磚　立亂飛來確難攬
天兵將　法寶何曾愼保存

唐僧等人在多稅國中，見到鄉人表演生吞稅單，不禁引起愁思萬種，他們所愁者，不是遊子去國，家園千里，而是怕他日重履樂土大唐國，大唐戶部大員派來他們幾人的稅單，要求收稅，那時眞是玉皇大帝下凡，大概也救不了他們。

唐僧曰：「我等身在異鄉爲異客，不知回大唐時，亦要否納稅？」

悟空曰：「爲何不要。」

「我等久未在大唐收取香油也。」

「師父記得我們寺院隔鄰住的趙員外乎。」

「記得。」

「你知他有善善國之綠色戶口證乎？」

「他如何？」

「他從未在善善國賺一分銀，但他有戶口證，還不是要年年納稅？」

「那和我等又有何關係？」

「師父記不得我等有大唐國之戶口證乎，不管到哪，這稅又怎能不交。」

唐僧聽說，不禁喟然撫心長嘆——

孫悟空一見曰：「師父四大皆空，應該看得開些，又何必嘆恨！」

唐僧曰：「我非嘆恨，乃心痛難支也！」

師徒四人同說得興起，突然從一樹之上，飛出一塊金磚，轉瞬之間，已在孫悟空、豬八戒及沙僧三人頭上，各打一下，三人祇覺像忽然烏雲蓋日，眼前一黑，就此暈倒。這正是：

三聖縱有金剛身

突然一擊也難支

話猶未了，一隻面無人色，目有凶光之妖怪自上飛下，唐僧嚇得叫也叫不出，祇見該妖一手就搶行李金銀，唐僧正想阻擋，被這妖一拳打在頭上，於是眼前有星星，有月亮，又有太陽，跟着就此暈倒。

唐僧醒時，見三徒都已轉醒，正在救治着他。

唐僧曰：「妖怪何去？」

悟空曰：「恐怕在千里之外矣！」

唐僧曰：「我等身外之物如何？」

八戒曰：「身外之物，都被拿得乾乾淨淨！」

唐僧曰：「眞不明白何來此妖？」

八戒曰：「方今妖怪橫行，有妖又何足爲奇？」

「但今日天朗氣清——」

「師父眞乃古板，你道方今之世，妖怪出現，猶必在行雷閃電，烏天暗地之時乎？」

「理應如此！」

「現在一切大進步，妖怪一出，事必黑天黑地這情況，祇有做戲才有矣！」

孫悟空見兩人說個不停，插口曰：「不要說這些，我看要想辦法，找回東西？」

八戒曰：「天大地大，往那找哉？」

沙僧大叫曰：「是也。」

唐僧又嚇得飛起曰：「又有妖怪乎？」

八戒曰：「眞是來完可以再來乎？」

沙僧曰：「我想起了。」

悟空曰：「想起什麼？」

沙僧曰：「想當年，我乃天上捲簾將軍！」

悟空曰：「那稀奇麼？我乃齊天大聖也。」

沙僧曰：「不是稀奇，捲簾將軍其實即天上小捕快頭。」

八戒曰：「總算你也有自知之明！」

沙僧曰：「不過我當年也有一塊剛才打我等之金磚！」

悟空曰：「什麼？」

沙僧曰：「我等職責乃保護天上神仙安全，故此由天上神兵利器的管理處，每人發一塊金磚，作爲法寶！」

唐僧曰：「眞有此事？」

沙僧曰：「有也，師父，我等當天兵天將之時，都得訓練使用這法寶。」

悟空曰：「如此說來……」

八戒接曰：「我等還不往凌霄殿，找玉皇大帝一談，更待何時！」

唐僧等人一念及此，立刻騰空而上，直入那南天門。

這正是：

無妄之災無辜受

金磚飛舞確牙煙

這幾天玉皇大帝頭痛異常，原來本來平靜之三十三天，突然也妖怪縱橫，每日却有神仙投訴打劫箍頸，甚至玉皇身傍之鴛前侍女也難免，今次唐僧等求見，祇好勉强上殿，看看發生何事。

玉帝到了殿上，各人見禮罷，悟空曰：「今次大件事！」

玉帝曰：「大驚小怪什麼？」

悟空曰：「我們被一持有金磚之妖怪打劫！」

玉帝曰：「這算什麼大事？」

悟空曰：「金磚乃天兵天將之專用法寶，現在被妖怪所用——」

玉帝曰：「這又如何？」

悟空曰：「那你應該查查，那個仙將仙兵，失去法寶！」

玉帝苦笑曰：「查？」

正說話之間，祇見一名仙將，頭盔也掉去，忽忙地入殿中。

玉帝曰：「不用奏矣，是否又被箍去金磚？」

仙將曰：「正是！」

玉帝轉頭向悟空曰：「你剛說什麼？」

悟空見此情形，忙曰：「沒有什麼矣！」

跟着四人面無表情而出。

四人行到南天門之外，正想降回凡塵，突然聽見遠處有一女聲大叫救命。

悟空一聽，立時一個觔斗，滾到聲音傳來之地，原來是天堂近郊，一個女仙，釵橫鬢亂地，邊走邊叫。悟空細看一下，原來乃八仙之中之何仙姑。

悟空曰：「仙姑何事？」

何仙姑曰：「我剛被搶去頭上玉釵，大聖請爲我追之。」

悟空曰：「何方妖怪搶去？」

何仙姑曰：「此妖面無人色，目有凶光！」

「凡妖都是如此者，如何分之？」

「手上有我玉釵者是也。」

悟空於是也不怠慢，立駕仙雲，破空而去。何仙姑則邊追邊叫，望有仙將仙兵聽到。可惜天將天兵，非蝦餃燒賣，不能一叫卽到。

悟空追了一會，見前面果有一妖，手持一釵，一路飛奔，悟空一撲而前，正想手到擒來，那

知此妖也甚精靈，閃身避去，跟着身一搖，借風而遁。

悟空也不打話，正要直追，那知突然金光一閃，後心被一塊金磚打中，這一擊，就算孫悟空銅皮鐵骨，也是難支。

悟空倒地之際，何仙姑趕到，身後就是一個天兵。

何仙姑扶起悟空，一邊向天兵曰：「你因何用金磚打他？」

仙兵曰：「我本想打妖，不過他不好彩數，錯打中他！」

悟空這時，剛剛甦醒，立時無名火起三千丈。

悟空大叫曰：「這也可以打錯者？幸虧我乃金剛不壞之身，打一下就是肉痛，若是普通神仙，豈不被你把千年道行打散，想不見閻羅王也不成？」

仙兵曰：「若如此，乃天數也，關我何事？」

悟空幾乎爆血管。

正在說話之際，唐僧、八戒與沙僧幾人，也飛馳而至。各人忙扶悟空上了白馬，把他直送至曾嘗百草的醫生祖宗——神農氏那裏，來個緊急救治。

悟空在神農氏這兒，療養近月，才算完全康復。

唐僧四人正要離開天堂之際，突見托塔天王李靖來到。

唐僧曰：「天王來此何事？」

李靖曰：「來找大聖。」

悟空曰：「替我付給神農氏診金乎？」

李靖曰：「那也是想詢問閣下，被金磚打中之前，有否意圖襲擊天將天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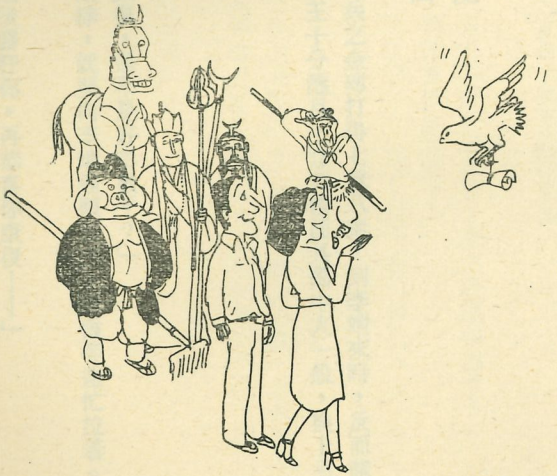
悟空曰：「什麼？」

李靖見悟空發惡，也不再問，反而悟空不明地問：「你等天兵，爲何不好好訓練如何施用金磚？由得他們亂用。」

李靖曰：「有教者，不過人有錯手，奈何奈何！」

這正是：

由來兵器無邪正
用得其所方爲功



第廿三回

天庭上　仙多洞少眞難攪
李天王　奉旨增兵守靈山

話說孫悟空在混亂之際被天將天兵之金磚打得七葷八素，到李靖來時，反而諸多查問，孫悟空氣得像生蝦一般，正要發怒，李天王十分醒目，立刻像面具國中人一般，換上另一付面孔，向悟空不停恭喜。

悟空曰：「還恭喜什麼？」

李靖曰：「恭喜你好彩也？」

「我有什麼好彩？」

「哎吔，你被金磚打中，現在康復，還不是好彩數乎？」

悟空一聽，立時跳起，取出金剛棒，就要向李靖迎頭打去，唐僧等連忙拉着。

李靖曰：「這又爲什麼？」

悟空曰：「我也打破你的頭，然後醫好你，再恭喜你康復——」

「那可是犯了天條！」

「什麼？」

「你這是蓄意傷人也！」

「那你的天兵傷我——」

「那可是意外！」

「一聲意外算了！」

「不，我們爲了這件事，還做一次詳細調查！」

唐僧等在旁，做好做歹，要悟空不再追究這回事。悟空見師父出面，也就祇好自認蝕底也。

衆人正在說話之際，突然三十三天之上，西方之地，一陣寃氣沖天。

唐僧一見，大驚曰：「世界變了！」

八戒曰：「變什麼？」

唐僧曰：「西方乃我佛如來居地，怎會有寃氣沖天？」

悟空忙睜開金睛火眼一看，曰：「這不是西方雷音寺，如來佛祖的居地！」

沙僧曰：「那是何地？」

悟空細看一下曰：「這應該是靈山附近一處甚偏僻之地。」

李靖曰：「那裏叫小靈山地方，本乃四大金剛所居靈山之一部份！」

八戒曰：「現在不是嗎？」

李靖曰：「現在租了給太上老君！」

悟空曰：「李耳那老傢伙租來幹什麼？」

李靖曰：「大聖有所不知，最近地獄難捱，人間又太迫，所以修仙人多，修仙人一多，成仙的就多，現在兜率天太上老仙這裏，所有洞天福地，全部改裝多層轆架床，來收容神仙！」

唐僧曰：「想不到天宮亦似大唐國——」

沙僧曰：「那現在怎樣？」

李靖曰：「現在轆架床也不够，所以太上老君租了四大金剛的靈山部份，改名叫小靈山，讓新得道神仙居住！」

唐僧一指寃氣所在之地曰：「就是那邊？」

李靖曰：「是也！那邊由清淨眞人來管！」

唐僧曰：「但因何有這股寃氣？」

李靖曰：「那我也不知！」

八戒曰：「會有妖怪混進去乎？」

悟空曰：「那正合我意，我的手剛剛癢得很。」

沙僧曰：「我們也很久未嘗捉妖，不如去看看！」

唐僧等於是向李靖告辭，直向小靈山飛去。取經四衆，都是天庭之上，風頭人物，一行一動，自然受人注意，未到小靈山，已經見一名仙道，迎面飛來——

那道人一見四衆，立時合什曰：「無量壽佛！」

唐僧曰：「阿彌陀佛！」

那道人曰：「貧道清淨道人——」

「原來是清淨眞人！」

「不敢，四位是要駕臨小靈山，我特來歡迎！」

「那敢受大仙如此盛情！」

「不，我等佛道本一體，何況四位更是知名人仕也。」

「那更不敢當——」

「不要客氣，請駕臨貧道的小洞。」

唐僧等四人也不客氣，直飛清淨眞人所居之清淨洞，一路走上，都是有層層寃氣透出，但眞人在前引路，也未生意外。

清淨道人帶着衆人，來到一所洞府方才按下雲頭。

取經四衆四邊一望，那洞府倒也是茂林修樹，瑞氣迎祥。

唐僧曰：「這裏不錯也！」

清淨道人曰：「當然，當然，我們看過風水，這裏背山面海，左青龍，右白虎也。」

清淨領衆人入內，祇見洞府之中，已有了七八個仙道，個個都肥頭大耳，這正是：

雖然寃氣衝天上

有人水冷又風凉

清淨道人向唐僧等介紹，原來各道人都是幫助清淨道人管理小靈山的。

唐僧曰：「幸會，幸會，不過小靈山這地方，不知是否有事——」

一個穿金冠道人忙曰：「清淨眞人治下，那會有事？」

各道人像唱和聲一般曰：「無事，無事——」

悟空曰：「那何來一股寃氣？」

金冠道人曰：「那是小事！」

各道人又像和音地曰：「小事，小事！」

沙僧追問曰：「到底是何等小事？」

清淨道人曰：「是一羣小仙，他們竟反對增加駐小靈山仙兵之軍餉！」

唐僧奇問曰：「何解小靈山要有仙兵？」

清淨道人曰：「聖僧有所不知。此小靈山乃太上老君租來之地。」

唐僧曰：「那我倒知道！」

清淨道人曰：「太上老君爲保護我等仙家，所以特別由他的兜率天，派了天兵前來。」

金冠道人曰：「仙兵是保衞我等，當然應由我等交餉也。」

悟空曰：「那因何要加？是否加了天兵？」

清淨道人曰：「非也，從前天兵，是由兜率天負責部分軍餉，現在全由我等負責，自然要增加費用也！」

唐僧曰：「此地洞天福地，要天兵來何用也！」

金冠道人忙曰：「保護小靈山也！」

悟空曰：「保護什麼？仙家清淨無爲，祥和之境也。」

金冠道人曰：「預防萬一，保險也，保險也。」

另一玉冠道人忙曰：「而且可以維持小靈山秩序也！」

各道人又和聲一般地曰：「維持秩序，秩序！」

悟空曰：「小靈山不是由一種秩序仙童，打理一切，他們不成嗎？」

清淨道人曰：「成——當然成！」

各道人和聲曰：「成——當然成！」

悟空曰：「那要他們幹啥？」

清淨曰：「那？那……那他們在此處，有助小靈山之繁榮也。」

各道人和聲曰：「繁榮，繁榮。」

沙僧忍不住問曰：「我就想不出天兵與繁榮有何關係？」

玉冠道人曰：「有，總之有——」

清淨道人曰：「而且今次增加軍餉，是對小靈山的神仙有益——」

唐僧曰：「有益？」

各道人曰：「有益，有益——」

悟空曰：「有什麼益？」

清淨道人曰：「他們增加軍餉後，會把現時居住之仙洞，交還我們，那我們可作別用——」

唐僧曰：「他們都練成隱身法，不用住地方了嗎？」

清淨道人曰：「非也，我們另找地方給他們。」

唐僧曰：「那還不是一樣？」

清淨道人曰：「不一樣。」

各人和聲曰：「不一樣，不一樣。」

唐僧被這一羣和聲之人攪到幾乎發火，但佛門講究心如止水，那麼就急急告辭而去。

沙僧來了洞口，還是忍不住問清淨道人曰：「小靈山增加了軍餉，現在駐軍到底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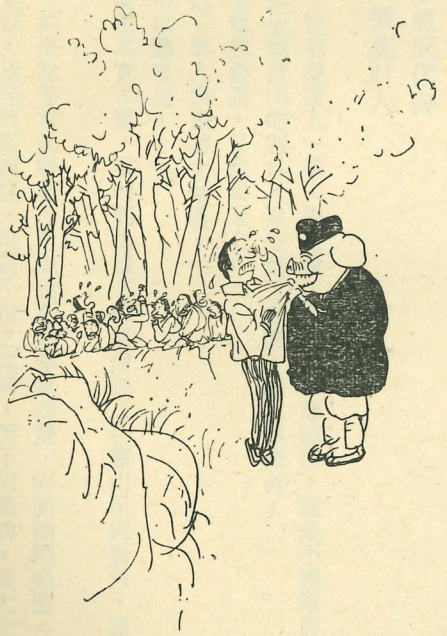
清淨道人微笑曰：「不太多，不太少，剛剛好。」

各人和聲曰：「不太多，不太少，剛剛好。」

這正是：

異口同聲齊說好

小仙何可不感恩



第廿四回

商場國　四聖忽然成代表
齊天富　轉瞬又變莫財人

西遊四聖在小靈山中，被清淨道人一羣人的怪論，弄得不知應該信，還是不應該信，孫悟空更是頭暈腦脹，因爲他被那金磚打中的胸口，猶是舊患未清，隱隱作痛也。

唐僧也不願多留，急急駕起祥雲，又重回地上。

悟空曰：「清淨道人這一羣人眞是辯才無礙。」

沙僧曰：「直情死都可以講番生——」

八戒曰：「死可以講番生其實不難，像他們這樣，明明增加了小靈山保鏢費用，還說可以繁榮地方，這才了不起！」

唐僧曰：「阿彌陀佛，如果我等有此辯才，大概也不必匆匆西遊，弄到栖栖惶惶。」

悟空曰：「師父休如是言，我等再取西經，可是不世之偉業，天下的豐功，莫大之——」

八戒曰：「師兄這些話，留待有外人在時才說罷！」

唐僧突然低下頭來，算着數。

沙僧曰：「師父不必怕路費不足，我等最近入息大好——」

唐僧曰：「我不是計這些！」

八戒曰：「那師傅計的是什麼？」

唐僧喟然一歎曰：「徒兒，可知今日，已是年近歲晚！」

沙僧曰：「是也，怕不是快臘月矣——」

八戒曰：「師弟快活未知時日過，今天是臘月近尾矣——」

唐僧曰：「臘鼓已催，家鄉萬里——」

孫悟空曰：「師傅要是想大唐，我們可以飛回大唐，過了年才再西遊——」

唐僧曰：「那樣回去，豈不失威！」

這正是：

會經立誓履西天

怎可回家去過年

八戒曰：「這正是！」

悟空曰：「那我等快些趕路，希望在過年之際，到一個名都大邑，也可以過一個舒服之年

也。」

唐僧曰：「這也是！」

正在說話之際，突然聽見遠處哭聲震天，悟空這次怕又有亂飛而來的金磚，急急拔出金剛棒，然後運足金睛火眼四望——

唐僧曰：「徒兒見到什麼？」

悟空曰：「有一大羣人抱着一些紙狂叫狂哭也。」

唐僧曰：「這我等速往一看。」

四人忙催白馬，快步到一個城外的森林，林上坐了一大羣人，大哭大叫！

唐僧等望了良久，也無一人理他們。八戒忍不住，抓着坐得最近一人。

八戒問曰：「你叫什麼？」

那人曰：「我叫何來財，嗚嗚，清倉矣，沒有矣！」

八戒曰：「你清什麼倉？」

那人隨即遞過一疊紙曰：「你看。」

八戒見全部鵝腸一般的文字，九曲十三彎，不禁皺眉曰：「這是什麼字？」

何來財曰：「此乃是商場國文，你是何處人？」

八戒曰：「我等乃東土大唐國之人，我師父乃是聖僧——」

何曰：「什麼聖僧？」

八戒曰：「我師父可以捉妖驅邪，誅魔治鬼，且兼醫一切奇難雜症，包管一切稀奇古怪之事！」

「當眞？」

「當眞！」

「果然？」

「果然！」

「我等有救矣！」

何來財說完納頭便拜，一邊招呼在哭各人也來參拜！

唐僧曰：「到底何事？」

何曰：「聖僧，我等商業國之人一時不愼，搶買了謀人利公司之股票！」

「股票是投資也！」

「正是投資……把資金投入鹹水海也！」

「因何如此說？」

「我等日捱夜捱之銀，全部買入這謀人利公司之股票，那知這公司今天突然宣佈收檔——」

「因何收檔，生意不前乎？」

「生意一向很多，年年之報告書也說大賺特賺！」

「那怎能倒閉？」

「謀人利的大股東董事說虧欠別人甚多錢也。」

「那倒奇——」

「他們收了公司，就是告他們最多坐牢，但我們的錢，都飛入他的袋矣。何況他們也不一定有事。」

「那你要我們怎幫你？」

「我等希望你們大發善心去做個代表。」

「什麼代表？」

「做我等調查會的代表，向那謀人利公司董事算賬也。」

孫悟空聽到這裏，曰：「何必偏偏揀中我？」

何來財曰：「這位先生面黑黑，三尖八角，個樣眞够兇猛，眞乃代表之最佳人選。」

唐僧等四人在當日下午，已經坐在謀人利公司總經理兼董事長之室，其室也，眞乃畫棟飛

槍，珠簾捲。一切傢俬，都是精工巧製，這坐位之上，坐着一個肚滿腸肥，而貌作心憂之士，正是那謀人利公司之董事長獨孤茂仁。

茂仁曰：「各位來作代表！」

唐僧曰：「正是！」

「那好極了！」

「好？什麼好？」

茂仁作其聲淚俱下狀曰：「這間公司，欠了人數億兩白銀，最好你向這些小股東說，大家拿出錢來還債！」

悟空曰：「什麼？還要拿錢！」

茂仁曰：「當然！」

悟空曰：「你害得這羣人身家俱沒——」

「不可如是說！」

「爲什麼？」

「這是生意，生意有賺蝕也，天下有不蝕之生意乎？」

「這公司年賺這樣多——」

「每天費用大，太大也——」

「什麼費用？」

「君不見寫字樓要交租乎，請人要錢乎，每天之交際應酬要銀乎，生意要成本乎？」

「這座寫字樓多少租？」

「一月三億兩百銀！」

「什麼？」

「爲什麼這般貴？」

「業主要也！」

「爲什麼一定要租這裏——」

「地點好也，而且，我是業主，這樣方便多矣。」

悟空曰：「這難怪！」

八戒曰：「那用人又要什麼錢，剛才我問門外的雜役，他才半兩銀一個月！」

茂仁曰：「他當然如此，但我的薪金却是十億兩白銀一月，我已經十分偉大，一年不加薪——」

八戒曰：「什麼？」

「我的太太做我行政助理，才收七億兩，我的小兒子做我雜務主任，也祇收七億兩——」

「那你的外母、外父、老豆、表弟之類，怕每人也支七億兩吧？」

「沒這麼多，祇六億五千萬。」

「那怎能不蝕？」

「就是也！這次蝕本關門，於我之名譽，其影響大矣！」

「人家的投資才影響大！」

「錢乃身外之物，你不能這樣沒有風度，整天記着這些東西，我名譽受害才大！」

「那可要他們賠償？」

「最好如此，否則我現在一個月用卅億交際費，維持下來之少少聲譽，大概全沒了，全沒了。」

唐僧等見如此情形，知道說下去也沒有用，於是起立告辭。

各人回到小股東這裏，他們一見四人之面色，立刻知道凶多吉少，於是抱頭痛哭者有之，狂吞藥丸者有之，說要到謀人利公司之門口告天狀者又有之，眞是不亦樂乎。

唐僧等也不再理這羣小股東，於是急離商業國。但後來聽說，那獨孤茂仁因公司關門，傷心過度，用五百架馬車，載了他的白銀，到地西海歸隱了。

這正是：

今日自然該歸隱

需知銀兩已撈清

第廿五回

鳳仙郡　天旱三年何足怪
生意難　造來造去爲交租

話說西遊四聖自別東土大唐國，前往西天，不知不覺，已是夏去冬又來，這幾天來，北風虎虎，悟空，八戒和沙僧三個，仗着曾經捱過千百年修練之苦，也不覺嚴寒侵體，但唐僧自從上次取西經回來，一變而成大唐名人，大享其清福，現在捱着這等大風大雪，又怎能不叫苦連天，於是立即發出最後通牒，表現如果再找不到地方化緣投宿，則取消三人之徒弟證也。三個徒弟唯有搏命東張西望，突然悟空大叫一聲。

沙僧以爲悟空被金磚打傷之處，舊傷復發，忙扶之曰：「師兄，唔通閻老王那小子敢派牛頭馬面捉你乎？」

八戒忙曰：「有什麼遺言，可以不說，有什遺產，從實招來。」

悟空成個跳起，在八戒頭上一拍曰：「你好想我死乎？閻老五那傢伙他够膽捉我？」

唐僧曰：「那你叫啥子？」

悟空一指路旁大柳樹曰：「師傅可認得此柳？」

唐僧曰：「天下柳樹棵棵一樣，怎認？」

悟空曰：「昔年有一地方，天旱三年，但仗我來幫他求雨，結果百姓才免於一日供水八小時！」

唐僧曰：「對，那是鳳仙郡！」

「師傅記否？當年我們離開鳳仙郡，郡守相送，直至此柳之處，方才離去。」

「正是，正是，那麼此地離鳳仙郡當不太遠，我等且儘快趕路……」

師徒四人正說話之際，祇是鑼鼓之聲，自遠而近，一個老頭子，急步走向四人，一見唐僧，立刻膝頭一軟，下跪狂呼：「聖僧再救我！」

唐僧曰：「你是誰？」

老頭子曰：「我正是當年鳳仙郡守！」

悟空曰：「對，就是當年求我等幫手求雨之人。」

唐僧曰：「現在又有何事？」

郡守曰：「一樣是乾，一樣是旱也。」

悟空曰：「那倒易，待我去叫龍王來……」

郡守忙曰：「今次不是找龍王可以解決，找來財神還差不多。」

八戒曰：「這話怎講？」

郡守曰：「請各位入城再說，我已在衙門之內，準備齋宴——」

八戒聽了齋宴二字，立刻用十秒鐘跑一百公尺之速度，狂奔而去，這正是：

世人皆以食爲天
有食焉能不跑先

唐僧爲保存風度，慢慢地隨着郡守踱入鳳仙郡，一路行來，倒眞奇怪，每條長街之中，新建舖位林立，但都有人用。祇是每條路上，必有一舖，其門不祇如市，直情旺過新開之公厠。唐僧怪問曰：「此何地？」

郡守還未回答，悟空已曰：「還用問，自然是鳳仙郡之特准賽驢會外圍投注站也。」

郡守曰：「大師眞神人也——」

悟空曰：「駛七神仙，阿某都知道，生意淡薄，不如賭博，你這裏十舖九空，仲有唔係人人去賭——」

郡守曰：「非賭——」

今次連沙僧也知道，立即接道：「是博，是博彩也。」

郡守含笑點頭。

唐僧突然見一間燒餅店中，有個狀似老板之物件，在看着一封類似信的東西，然後突然之間，狂笑起來。

郡守見此情形，搖頭嘆曰：「又一間矣。」

唐僧曰：「這是何意！」

郡守曰：「聖僧入去一問就知。」

唐僧好奇心起，立刻走入燒餅店中，祇是該老板笑完之後，呆呆站着，像個木乃伊。唐僧打個問訊曰：「施主——」

該人也不打話。

唐僧向郡守曰：「貴國之人確是沉默少言。」

沙僧細看老板一眼曰：「師父，此人眼光光者，直頭似飲了豬肉湯！」

郡守曰：「買包驚風散給他，讓他定一定神。」

唐僧仍不心息，再次問曰：「施主高姓？」

老板曰：「三十……」

「有人姓三十乎？」

「沒有……沒有了……」

「你明知沒有，又對我說姓三十？」

「不是三十是什麼？」

唐僧弄得一頭霧水，轉頭問郡守曰：「他幹什麼？」

郡守一指該人手上之信曰：「這是此舖業主給他的信——」

老板一聞此言，立刻放聲大哭，眞是如喪妣考。

郡守曰：「加多少？」

老板邊哭邊曰：「三十……」

郡守曰：「這也不算太離譜了。」

老板曰：「所以我祇是嚇到喊，仲未心臟病發作也。」

唐僧曰：「你們到底說什麼？」

郡守曰：「這些舖的業主，剛剛通知他，舖租要加三十倍。」

悟空問沙僧曰：「我聽錯了沒有？」

沙僧清一清自己耳朵，向郡守曰：「你再說一次。」

郡守曰：「加三十倍。」

唐僧的舌頭嚇到一直縮不回口中，含糊地曰：「這算是什麼樣的加租？」

郡守曰：「這算是很有人道的加租矣。」

「什麼？」

「有些舖子，一加就是一百倍！」

「想食人隻車？」

「何止！」

「這些舖子怎樣還可以做下去？」

「當然做不下去，這些老板都嚇到眼光光，現在都到綠山精神病院了。」

悟空等聽了，也不敢再問，幾人連忙隨郡守回府，到了郡守府中，八戒已把齋宴吃去一大半，各人祇有將就吃着。吃飯之際，悟空舉頭四望，祇是郡守花園，其大無比，幾個花王，正在一桶桶水地淋花。

唐僧怪問曰：「郡守，汝又說旱？」

郡守曰：「正是旱！」

「這裏一桶桶水地淋花！」

「唐僧有所不知！」

「這話怎講？」

「我說之旱，並非無水飲，乏水洗澡……」

「那是什麼？」

「是庫房缺水也。」

悟空一聽，也不打話，立刻拉着唐僧，正要走人，郡守連忙跪下。

悟空嘆曰：「今次跪也無用，你這地方，有間舖位，就當有個金鑛，日又加時晚又加，叫人怎做生意？」

八戒曰：「買毒品怕才可以賺到錢交租！」

悟空曰：「也要看是零售還是批發，若果是零售，我看也未必能賺够租也。」

唐僧曰：「郡守你爲何不管一下。」

郡守曰：「怎可以管哉？」

唐僧曰：「爲何不能管？」

悟空忙一拉唐僧之衫曰：「當然不能管，不能管！」

唐僧曰：「是嗎？」

八戒口快快地曰：「若果一管，地就沒有人買，那時次次拍賣，開完價就要收回！」

郡守一聽，當堂面如鍋底，唐僧今次倒也知機，急忙一聲「獨行、不必相送」，走直辦尾。那知一出大門，祇聽得街上人聲、馬聲、馬車聲就像行雷一樣，馬車在路上，排得像一條不見頭又不見尾的大龍，而街頭却站着一個指揮交通之衙役。

唐僧走近這衙役，祇見他叉着兩手，悠閒地站着。

唐僧曰：「你何不設法通一下街上車子。」

衙役看唐僧一眼，見他非本土之人，不敢不答，於是慢慢答曰：「我不是在看着嗎？」

「看着有何用？」

「難道叫我動手推車？」

「你可以指揮一下？」

「幾萬架馬車在爭道，怎樣指揮？」

「你可以查一下因何如此多馬車！」

「這倒不用查。」

「爲什麼。」

「一字咁淺，今晚跑夜驢，此乃往跑驢場必經之地也。」

唐僧聽到這裏，也知道再講也甚無謂。四人於是繞道而行。

唐僧到了人少之處，喟然長嘆，沙僧唔識世界問曰：「師父何嘆？」

唐僧曰：「我知大旱之因，怎能不嘆！」

「其實跑驢大家都知道是搏彩，我看郡守也有叫他們量力而爲，純爲娛樂。」

「東土大唐國也每天叫人不要打刼，賊佬有聽乎？」

悟空曰：「搏彩是必要有者！」

「搏彩所得，用於全部福利，救濟窮人也。」

「少些搏彩，自然沒有如此多窮人，自然無人要福利也。」

悟空見他講極唔明，也不再答話。這正是：

搏彩之事焉可行

幾多福利全靠他

第廿六回

紅歌星　一死竟成大情聖
盛名者　舉世皆爲好友朋

唐僧人在鳳仙郡中，被郡守請求解救旱災，不過此旱非同彼旱，乃是無銀之旱。悟空等人有神通亦用不出。結果祇好面黃黃地，離開鳳仙郡，這一次，亦如上次一樣，有人相送，不過送者不是郡守，而是衙門差役，手持水火齊眉之棍，虎視眈眈，因怕取經團幾人不肯離境，要監視其到邊界也。

差役到了國界之外，便自回去，唐僧見了，喟然一嘆：「悟空——」

悟空曰：「師父有何吩咐？」

唐僧曰：「我等西遊，雖是多災多難，但從未試如今之失威也。」

悟空曰：「這也是——」

唐僧曰：「徒兒你有七十二變，神通廣大，難道眞不能濟魚仙郡之旱乎？」

悟空曰：「師父，如來說法，可以令到天花亂墜，也不能濟此旱也，師父不聞，世間百症皆

可治，唯獨窮人無藥醫乎？」

八戒曰：「然也，若非我等在東土大唐國，銀兩有問題，又何至風塵僕僕——」

唐僧一聽，不禁面色一沉。

沙僧今次倒也知機，立刻接口曰：「這倒不是，我等取經乃千秋之大業，無比之事功，豈可與阿堵物混在一齊。」

八戒聽罷，也不再說，但心中暗想着：「如果有如此濁物，我也不妨大濁特濁耳。」

衆人邊行邊說，不覺又來到一個城中，唐僧舉頭一望，祇見上面金漆招牌，特大字書着「顧曲城」。

悟空曰：「顧曲是啥子？」

唐僧曰：「徒兒不聞周郎顧曲乎，此城大概是笙歌處處，人人都能唱其幾句也。」

正說話之際，突然有一女子，一邊哭着，一邊走入城來。

悟空一見，又以爲生意上門，忙大喝曰：「可是有妖魔鬼怪，找你麻煩——」

這女人聞聲抬頭一看曰：「你不是齊天大聖？」

悟空細看該女曰：「你是誰？怪面熟的？」

該女子曰：「大聖記不起，可記得牛郎織女也？」

悟空曰：「織女我可見過，但你不太似——」

該女子曰：「我非織女，我是織女亞七姐的家姐——」

悟空曰：「那你是？」

該女子曰：「我是五姐——」

悟空曰：「原來是五公主，你因何在此？」

五姐曰：「自從七姐跟了牛郎，我等姐妹認爲不應再在天庭空房獨守——」

唐僧曰：「善哉！善哉！」

五姐曰：「我可不是隨便找一個人，是選人間品德俱佳之仕，才下嫁之——」

沙僧曰：「何謂人間品德俱佳之仕？」

悟空曰：「大概不箍頸，不做垃圾虫即是——」

五姐低聲曰：「就是箍頸與做垃圾虫，祇要未爲人發現，也差不多了。」

悟空聽罷，不禁一笑曰：「現在嫦娥小姐大概也不必嘆碧海青天夜夜心了，這樣找品德之士，不亦易乎！」

五姐曰：「不過今次眞陰功！」

唐僧曰：「何事？」

五姐曰：「我下凡之後，就來這顧曲國中居住，和這裏的名歌星亞蜢做了一對比純情更純情的朋友——」

「現在這個亞蜢施主變心乎？」

「非也，他被閻羅王召了去——」

「那——那你何不找閻羅王商議？」

「我剛去，不過那有用哉——」

「爲什麼？」

「閻羅王說，亞蜢是陽壽已盡，而且現在有反收銀處，不能亂講。」

「如此我亦愛莫能助——」

「不過遇見聖僧也好，請聖僧來寒舍——」

「何事？」

「爲阿蜢打一場齋，如何？」

唐僧聽見打齋，正考慮中，八戒已立刻答允，因爲四人趕路趕得肚子正空，不找宿頭，又如何可以化緣呢？

四人隨着五姐，來到其家之中，祇見其家確是新潮，滿貼着一個個歌星演唱時的照片。

八戒問曰：「此卽亞蜢乎？」

五姐曰：「正是，他……他就是死在我這裏——」

唐僧忙大唸阿彌陀佛。

沙僧曰：「那你現在要怎辦？」

「我要化悲憤爲力量——」

「如何化悲憤爲力量？」

「我要做一件事——」

「什麼事？」

「我要做一件使全世界人永遠忘不了亞蜢的事？」

「爲他打一次七七四十九天的齋乎？」

「那還不足……」

「你要怎樣？」

「我要把亞蜢的樣子造成泥公仔，沿街賣。」

「什麼？這也算是紀念方法？」

「爲何不是。」

悟空曰：「也是好生意也。」

五姐用一面虔誠的態度曰：「我要命名這泥公仔做今之情聖。」

悟空曰：「有人買乎？」

五姐曰：「當然有——」

「這個公仔賺了錢你……」

「賺了錢，我會建一座亞蜢大銅像，立在顧曲國最高的山峯之上。」

「幹啥的？」

「讓後世人都看到他的風度也。」

「偉大哉——」

正說話之際，突然一個眼戴黑眼鏡之人走入，氣喘喘地大叫五姐。

五姐問曰：「何事？」

該人曰：「大事不好——」

五姐想起唐僧等人在旁，忙爲介紹，原來該人是今次出產亞蜢公仔之幕後老板齊武正，祇見他話猶未說，已淚兩行。

唐僧曰：「施主莫如此憂傷，憂能傷身也。」

齊武正曰：「而家仲點會唔傷——」

五姐曰：「何解？」

「你知道有一撈女，一舞女，一工廠女，一賭場派牌女，還有數不盡之女人，個個要出其亞蜢公仔。」

五姐一聽，成個跳曰：「她們有何資格出也。」

齊武正曰：「怎會沒有資格，她們個個都說與亞蜢是最親密朋友。」

「什麼？」

「現在看來亞蜢生前大概要每天和十個女孩子談戀愛才成！」

「但他整天陪着我——」

「那有何證據！」

「現在怎樣？」

「還好亞蜢是在你這裏歸天——」

「是呀！」

兩人說着之時，突然有一信鴿飛到，齊武正忙取下消息一看，大驚而叫着：「今次完了！」

五姐曰：「什麼？」

「有四十個女仔分別發誓，亞蛐是死在她家，然後才搬來你這裏——」

「我暈了，我要告她們——」

「到底是否有這回事？」

「沒有，絕對沒有，我鐵定他死在這裏，我是最正牌，最唯一，最眞正的亞蛐之友——亞蛐昨天還報夢給我——」

「什麼？」

「他證明我是他唯一女友——」

「這個橋段新也，我們這個今之情聖公仔，有得攪也。」

五姐與齊武正興奮地商議，聽得唐僧等眼也瞪大了不少，嚇得齋也不打，忙奔出五姐家，而一路之上，看見報攤之中，不知有多少本「我的老友亞蛐」之類之書，看見四人搖頭不已，這正是：

一死老友運天下
皆因再無對證人

第廿七回

年關近　朱紫國人全遊埠
臘鼓催　西遊四聖亦思家

話說轉瞬之間年關將近，西遊四聖本來想找個通都大邑，舒服過年，可惜到了幾個地方，都要倉忙離去。

唐僧在道途之中，看着將暮夕陽，幾點飛鴉，正要作勢一嘆之際，孫悟空突然大叫一聲，嚇得唐僧幾乎跌下馬來。

唐僧曰：「到底何事？」

悟空曰：「師父你看！」

唐僧等人，放長兩眼一看，却見遠處屋宇鱗比，城牆數仞，不禁大喜。

八戒曰：「此處我等亦似曾來！」

悟空曰：「是也！」

唐僧曰：「我近日甚無記性，此何地也？」

悟空曰：「此乃朱紫國！」

八戒托其大脚曰：「此乃師兄當年降妖之地。」

悟空正要拈鬚而笑，但發現自己根本無鬚。

唐僧用平劇說明方式曰：「徒兒休要多言，且快馬加鞭。」

各人正要急步而行之時，突然遠處一大羣人，迎面而來，一面焦急之色——

悟空自然反應地曰：「莫非有妖？」

沙僧曰：「師兄，日光日白，那得這多妖精？」

悟空曰：「方今之世，何時都有妖精也？」

悟空說罷，走到人羣之前，大叫曰：「你等何事急奔！」

衆人也不理他，胡亂撥開悟空，直奔而去。悟空見各人如此無禮，不禁頓足大怒。

突然地下一陣濃煙，原來土地冒出。

土地向衆人一揖曰：「各位大仙，呼喚小神何事？」

悟空曰：「何人喚過你？」

土地曰：「不是大聖？」

八戒忙曰：「師兄，剛才你跳脚頓地，難怪土地誤會也。」

悟空曰：「你既然來到，也好！」

土地曰：「大聖有何吩咐！」

「這裏可是朱紫國？」

「正是！」

「剛才一大羣人走過……」

「是！」

「到底何故！」

「這個——」

「你可是有難言之隱？」

「非也！」

「那因何不說？」

「不是不說？」

「那是啥的？」

「是小神也不知何事？」

「什麼？你如何做土地？」

「小神是小職員，什麼也不知！」

悟空氣得要命，倒是唐僧到底修行多年，較有耐性。祇見他向土地一笑：「土地！」

「我是小職員！」

「土地休驚，我等祇等閒問一句！」

「是嗎？」

「那你眞不知道這羣人因何而來？」

「他們每年皆如此，似無甚理由！」

唐僧知問不出什麼，祇好令土地回府，然後對衆徒兒曰：「且莫理他，入朱紫國去吧！」

唐僧一馬當先，直入朱紫國，但見國內一片靜寂，十室九空！

悟空曰：「到底何事？」

唐僧曰：「且往皇宮，見見國王，倒換關文——」

八戒續曰：「然後大吃其齋可也！」

唐僧曰：「出家人，色卽是空——」

八戒曰：「食又怎同色也，不食之時，肚就空矣。」

說話之間，各人已到皇宮，三藏是識途老馬，領着四人直入大殿。

到了殿中，突聽見有人大喝一聲曰：「爾等是誰？」

唐僧一看，原來竟是朱紫國王。

唐僧曰：「大王久違！」

國王曰：「你是誰？」

唐僧曰：「你認不得我，也應認得我幾個劣徒！」

國王定睛一看曰：「你眞是東土大唐聖僧！」

唐僧曰：「正是！」

國王忙下寶位，向三人曰：「大師遠來，本應招呼，不過——」

話還未了，祇見朱紫國王后走出曰：「大王，可起行矣！」

國王曰：「聖僧等剛到！」

王后這才注意到唐僧四人，忙向各人檢衽爲禮。

唐僧曰：「陛下兩人何往？」

王后曰：「祇是例行旅行！」

「何謂例行旅行？」

「我國之人，一到年關，都要到外邊渡假也。」

這正是：

年關越過越難過
一走了之萬慮忘

唐僧聽見朱紫國人，有此習慣，不禁十分奇怪，問曰：「不知此風因何而起？」

國王曰：「自吾國有價證券，如江河日下之後，卽有是習。」

悟空到底是聰明之士，問曰：「各人可是避紅包的避紅包；避劫數的避劫數，總之一走了之。」

國王曰：「怕是了，是了。」

沙僧曰：「這麼陛下又因何事——」

國王曰：「哎——這——」

王后曰：「不敢騙各位，我們也是避結數！」

八戒：「你等貴爲一國之首，何債之有？」

國王曰：「君不知現在世界時興國債這回事乎——」

衆人爲之恍然大悟——

唐僧曰：「這陛下何往？」

國王曰：「我將往一極隱秘之地！」

「那是何地？」

「是我與王后之最新發現，我國近郊之沙漠中一小綠洲——」

「在那裏安全乎？」

「至少什麼人也想不到寡人會在那裏——」

「那我們？」

「我走之後，你可以居此，宮中一切，皆可自由取用也。」

唐僧各人見得如此，也祇有從權答應。

朱紫國王急急離去，尙幸宮中儲備極豐，今回在此過年，也不愁肚子唱空城計。

那知到了年三十之際，四人在夢中，突然一陣巨響，原來一大堆手提「007」之人來到。

各人東找西找，見不到國王等人，祇視四個和尙，不禁怒從心上起，一把捉着唐僧。

唐僧曰：「到底何事？」

其中一人曰：「國王可是暫時讓位給你！」

「什麼？」

「若不是，你因何住在此？」

「我是投宿！」

「那有人在皇宮投宿？」

「我是陛下嘉賓——」

「那好了？」

「怎樣？」

「你且代他還債！」

「你們是——」

「我等乃各大銀號代表，都是曾借錢朱紫國國王——」

「那——」

各人也不待他說完，把行李亂翻，正要找出銀兩——

悟空一見勢頭不對，忙拔出金剛棒棍，大喝一聲，就要舉棒打人，衆人才一哄而散。

唐僧等四人經此一變，也不敢再住，祇有又上征途。

後來聽說，朱紫國出了一件大新聞。原來國王出外旅行是托一間旅行公司辦其手續，那知這一年朱紫國內數十間旅行公司都突然收了報名費、伙食費、馬車費之後，一走了之，弄到國王及數百萬民衆在馬車站中，等着等着，等到天黑，結果想避之人，個個碰個正着，全國之人，你追

我逐，結果馬車站被踏爲平地云。

這正是：

東逃西避有何用

南人北人大碰頭

第廿八回

無畏國　一年一度大搶購
買東西　神高神大有便宜

取經團幾人在朱紫國過年，無辜被人追債，弄到幾乎連僅有行李也失掉，這眞是無妄之災。

一路之上，唐僧爲之黑口黑面。

沙僧曰：「師父，世間一切相，俱是虛空，何必緊張？」

唐僧曰：「誰說我緊張？」

沙僧曰：「師父你因何又面黑黑？」

唐僧曰：「太陽晒黑也。」

沙僧不識趣地曰：「這幾天陰天，何來太陽？」

唐僧幾乎一拳打扁沙僧的面，但又要勉强忍着，弄得頸也幾乎粗了一倍。

八戒曰：「師父，你的頸泡，可以乎？」

唐僧急曰：「我大頸泡，可以乎？」

悟空忙曰：「可以，可以。」

四人更不打話，一拍白馬，要牠急步趕路，跑得一會，白馬突然煞住。唐僧幾乎跌落地。

八戒怒曰：「白馬，你發癲乎？」

白馬口作人聲曰：「八戒師兄，你盲乎？」

八戒曰：「甚麼盲？」

白馬馬蹄一遞曰：「看！」

各人放長雙眼一看，祇見遠處一城高聳，屋宇相連。

唐僧曰：「快些趕路，也莫錯過宿頭。」

於是疾馬急鞭，不一會，已是城門之外，唐僧舉頭一看，見金漆大書「無畏國」三字。

唐僧喟然嘆曰：「夫勇者無畏，此國國人，是必人皆大勇也！」

悟空拍馬屁曰：「師父至此，亦可謂如魚得水。」

唐僧面有喜氣，門牙盡見。

四人入得城中，祇見這城也是繁盛，這正是：

遠望金碧象輝煌
近看千瘡又百孔

幾人正在頭「岳岳」，不知如何是好之際，祇見附近一所大屋的門一開，一名老蒼頭匆忙走出。唐僧一見，急步走近曰：「施主！」

蒼頭曰：「幹什麼？」

唐僧曰：「我等遠道而來，欲求一宿！」

蒼頭曰：「不能！」

「什麼不能？」

「不能借宿！」

「我等來自大唐國，一路之人，都很好招呼！」

「那又如何？」

「你可不能破例，不讓我等投宿！」

「這是什麼邏輯？」

唐僧一時答不出來，沙僧見唐僧說了一會，未有結果，急欲走近。

沙僧曰：「幹啥？」

蒼頭曰：「你是誰？」

沙僧曰：「俺乃他之徒弟！」

蒼頭見這個和尚，濃眉大眼，面目兇猛，忙退兩步曰：「你要什麼？」

沙僧曰：「借宿，可以不可以？」

蒼頭曰：「可以，當然可以？」

唐僧怒曰：「剛才我求你，你又不肯，現在——」

蒼頭曰：「你怎同，他威猛！」

唐僧曰：「那又如何？」

蒼頭曰：「世間那個不怕惡人？」

唐僧不禁長嘆曰：「昔日在大唐之時，人人把我當明星看，那知今日……」

蒼頭曰：「現在明星也要面目威風！君不見查理士布朗遜其人乎？」

八戒曰：「恭喜師弟！」

沙僧曰：「恭喜什麼？」

八戒曰：「想不到我們幾人中，現在以你的樣子最有時代感也。」

蒼頭領四人入內，原來這府第乃一會員別墅，主人在城中另有住宅，不常來往。

四人剛坐下之際，突然門外軍聲馬叫。

蒼頭曰：「可能是我主人回來！」

蒼頭曰：「正好相見！」

蒼頭走出後不久，帶着一個面圓圓之富翁模樣的人入來，蒼頭爲取經團幾人介紹。

該主人曰：「原來是遠來高僧！」

唐僧曰：「不敢當！」

「鄙人乃無畏國戶部司，專管財政——姓田名洞。」

「原來是戶部大人！」

「我剛做好今年預計案，現在回來休息。」

「什麼叫預計案？」

「預計案者，乃先計明年朝廷要用多少銀兩，然後又計明年可以收多少銀兩，對比一下以求朝廷不虧本也。」

唐僧識做地曰：「這眞要經天緯地之才也。」

田洞曰：「過獎！」但立時又叫人預備齋菜，唐僧於是又用幾句說話，換得兩餐一宿。

一宿無話，到了天明，唐僧正要告辭之際，田洞慢吞吞地曰：「我看大師等人還是不要今天走了！」

唐僧曰：「幹什麼？」

田洞曰：「你聽！」

唐僧側耳一聽，祇聽街外人聲嘈吵，直如大禍臨頭一般。

那蒼頭急步走入曰：「大人，我們可要買些煙酒之類——」

田洞曰：「要！」

「可要買米？」

「要！」

「可要買布、鹽、油、茶等等，等等？」

「什麼也要買！」

「今年爲什麼這樣多加價？」

「還不是國家開銷大也！」

唐僧聽得一頭霧水，忙問曰：「到底何事？」

田洞曰：「我每年做完預計案之後，例必來一住——」

唐僧曰：「那又如何？」

「預計案一出，很多東西都會價錢略有改變？」

悟空曰：「你是說加稅乎？」

田洞曰：「不要用太多『加稅』這個名詞，有些是略增服務費，或是某些服務收回合理之費用也。」

唐僧曰：「加稅爲什麼弄到像兵荒馬亂一般？」

田洞曰：「這是各人大驚小怪，大家都趁未加稅之前買東西罷了！」

「買什麼？」

「你們想到什麼會加稅，就買什麼！」

「年年如是乎？」

「正是！」

「那豈不麻煩，爲何不買很多很多，留足一生使用！」

「這不可！」

「因爲要太化錢乎？」

「未必，因爲堆存貨物，也要徵稅，而且今年也要稍加存貨稅也！」

唐僧等人聽罷，爲之搖頭，四人於是告辭走出田家！

四人到了街上，祇見人來人往，莫不大包小包，拿到不亦樂乎！

唐僧一見曰：「八戒，我們剛才未有求田施主給一乾糧，現在你去買一些如何？」

八戒應聲曰：「好！」

於是一搖三擺，走入一乾貨店，向店主一揖：「請賣十個大餅！」

店主曰：「什麼？一共十個大餅？」

八戒曰：「正是！」

「你不是有病吧？」

「不是！」

「沒有發燒？」

「當然沒有！」

「那你亂叫什麼？」

「我那有亂叫，我是要買十個大餅！」

「現在你要買一個也難！」

「爲什麼？」

「就快加稅，我怎能不先看加多少，再計價錢，這樣賣才不虧本也！」

「這不太勢利乎？」

「誰叫年年加稅！」

八戒不得要領，唯有走回唐僧處，講明情況。唐僧一聽，靈機一觸曰：「悟淨你去！」

沙和尚答應一聲大踏步前去，到得店中，面黑黑叉起雙手地一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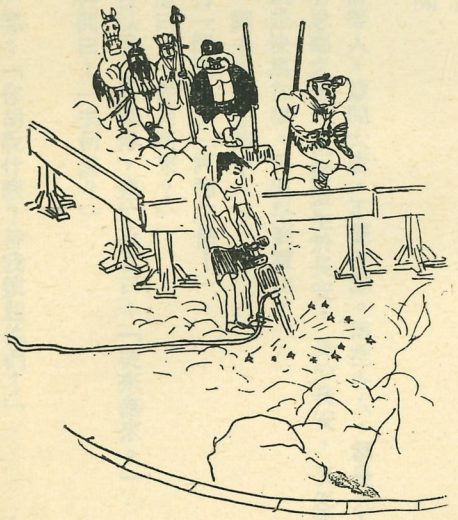
那老板一見，堂堂矮了半截曰：「好漢不必多言，要什麼拿什麼！」

沙僧也不打話，拿了十個大餅，放下銅錢幾個，那知店主一見，大喝曰：「你原來不是賊！」

沙僧曰：「本來不是！」

店主一手搶過大餅曰：「那你竟敢拿我大餅，眞豈有此理！」這正是：

世人寧肯跪大賊
不願開顏見常人



第廿九回

擠迫國　條條馬路唔係路
新發明　馬車專線確奇聞

話說春去秋來，時移序轉，唐僧等人，離開大唐，不覺年餘。悟空各人，都是天上神仙，走落人間，千年亦一彈指，故此也未有思鄉之念，但唐僧生於長安，長於長安，又怎能不思而念之。於是這一路行來，也無多話，祇是快馬加鞭，希望早到靈山。

這日正趕路之際，突見前面有一關卡，設正路中。

唐僧一見，忙向守關卡之人，打一問訊曰：「阿彌陀佛！」

那守關卡之長官，眼尾略一看他曰：「從何而來？」

沙僧聽得唐僧回答這等話多，自以爲已得眞傳，連忙搶答曰：「從來處來。」

守關卡之長官思無文藝氣質，再問曰：「去何處？」

沙僧又曰：「從去處去！」

那長官那受得了，祇見他大喝一聲：「你胡說什麼？替我鎖起他們！」

唐僧一見如此情形，便知沙僧故作有識之士，闖了禍兒，連忙走上前一揖曰：「有怪莫怪，他是小孩子不識世界？」

那長官曰：「他鬍子比刺蝟的毛還要長，也是小孩？」

唐僧曰：「有些太保，女仔滾了不少，猶算童犯，他連女仔味也未有聞過，不是小孩是什麼？」

八戒在旁一聽，忙拱手向唐僧曰：「恭喜師父！」

唐僧曰：「恭喜什麼？」

八戒曰：「師父現在能言善辯，猶勝大唐國之狀棍也！」

唐僧一聽，面上黑黑然，但心中實又多少有些歡喜也。

那長官見他師徒二人，喋喋不休，怒曰：「這裏是你家中客廳乎？」

唐僧曰：「非也！」

「那你閒話家常些什麼？」

「是我之過，貧僧之過——」

「現在我問你——」

「請你問吧！你問吧！」

唐僧突然來兩句文藝腔，不止那長官大打冷顫，就是孫悟空等，也有惡捱之感。

長官定一定神，大喝曰：「你等是偷運黃金入來？」

「非也！」

「是運鑽石？」

「非也！」

「是運……運……」長官按低聲問曰：「可是運車遲國鈔票乎？」

「非也！」

那長官突然大怒曰：「既然不是有利於吾人，來幹什麼？」

唐僧忙曰：「是要取道貴國，直上西天取經也！」

「馬經、狗經、牛經、龜經，到處都有，求什麼？」

「不是這些經！」

「不論你是什麼經，此路不通！」

唐僧等人一聽，俱都大驚，連白馬也驚得成隻跳起。

悟空問曰：「爲啥行不得也哥哥？」

長官曰：「我們擠迫國爲了疏通人馬交通，建造地下馬路，陸上橋樑，過山洞大道，還有數

不清之路，自己人也幾乎無路可行，那裏還有可給外來人馬通行之地。」

悟空曰：「想不到貴國人民，都像我老孫一般！」

長官曰：「像你，你瘦得像病了幾年，我國乃上邦，並無病夫！」

悟空曰：「非也，我可以遁地而行，貴國建那地下馬路，不是個個人也像我一般愛好遁地嗎？」

長官失笑曰：「你是孤陋寡聞！」

悟空曰：「什麼？」

「地下馬路，是現在最時髦之交通方法，豈是方便你什麼遁地之人！」

孫悟空不禁聽得一頭霧水！

倒是八戒精明，忙曰：「這是進步，進步！」

長官曰：「你倒識事，看你們也不是壞人，好吧，你們過境去吧！」

唐僧等一聽大喜，忙舉步而前行，那知長官突然大喝一聲曰：「去那裏？」

唐僧曰：「貴國是在前邊不遠？」

「不錯！」

「我向前行有什麼不妥？」

「不妥！」

「是嗎？」

「是，那裏到城門的直路，現在地下馬路正動土，我們禁止人行！」

「那怎樣？」

「你們繞道而行！」

唐僧等人在人家屋檐之下，怎可不低頭，所以祇好繞道而行，一路行來，祇見條條路都在掘，處處街都在修，眞是不亦樂乎。

唐僧突然四處一望，然後向悟空等曰：「徒弟們，眞是佛祖有靈！」

「何解？」

「你看此地居民，個個行路之際，口中都在唸經，何等神心也！」

「不是吧！」

唐僧極爲不悅曰：「爲什麼不是？」

悟空曰：「師父你看他們個個面黑黑地，怎似唸經？」

唐僧一看曰：「也是，那他們是幹什麼？」

沙僧再忍不住，拉着其中一人曰：「施主高姓大名？」

那人曰：「九仔！」

沙僧曰：「你等邊行邊口中喃喃的，是唸經乎？」

九仔曰：「非也！」

「你是做什麼？」

「罵人！」

「什麼？」

「我們一邊行，一邊罵那些管理道路的人。」

「罵什麼？」

「他弄什麼地下馬路，什麼陸上橋樑，什麼過山洞大道，又什麼修整舊路，鋪路，累得我現在回家，轉來轉去多行幾十里！」

「那你等將來也可以用此等路也。」

「將來？到建好路時，人又不知多了多少，有這些路子又有何用，何況到得弄好，我們的什麼供水局、生電局，又會掘壞他來修整水管、生電線，結果不是又不能通行。」

這正是：

條條馬路行不通

日日修築是何因

唐僧等人也不再多話，急奔而入擠迫國。一入國中，見該國眞如其名，擠迫十分，但有一些路子，却甚少人。

孫悟空等忙走入這些少人之路，到了一所客棧。還未進入，却見一名小二，急奔而出！

小二一見幾人，忙又打恭作揖曰：「請進，小店是又平又靚！」

唐僧等踏入舖中，但見房子一排排的，確是大旅店之氣派！

唐僧曰：「這裏十分多人住乎？」

小二苦口苦面曰：「少得很！」

「以前很多人住——」

「現在幹什麼？」

「還不是爲了朝廷訂下的什麼公共馬車專線。」

「什麼叫公共馬車專線？」

「就是祇準公共馬車行，不准私人之馬或車過也，客官乘這白馬來，也是犯法，幸好未有人見也。」

「這又與你客店之生意何關？」

小二曰：「從前小店車水馬龍，來的人都是坐大馬車者——」

唐僧曰：「是乎？」

「是，現在不准私家馬車來，那我們怎樣生意？」

「那豈不損失慘重。」

「還用說。」

「沒有賠償乎？」

「有是說有，不過又是申請，又是調查——」

「那我明白了！」

「明白什麼？」

「大概到你們蝕得清光，也就差不多可以考慮給你賠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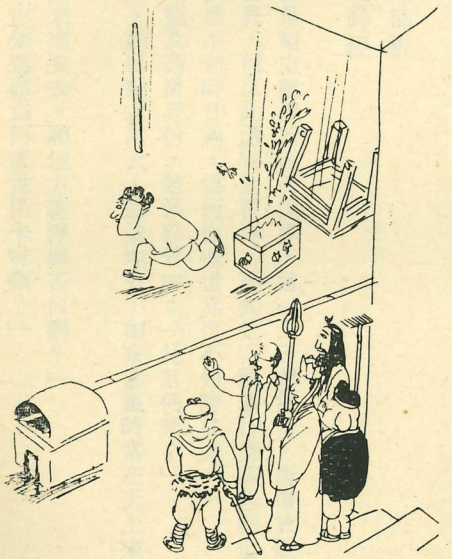
「大師不愧是遠來之高僧，眞明事理！」

唐僧得意地回望幾個徒兒。

這正是

掘來掘去爲啥子

未有籌謀遠慮人



第卅回

到西天　四聖險成扁柿餅
雷音寺　紮職妙訣是眞經

唐僧等四人行行重行行，已是越來越接近西天地界，這一天天朗氣清，唐僧放眼四望，深呼吸一下之後，向悟空問曰：「徒兒，何以此處特別乾淨，不知是否剛舉行清潔運動也。」

悟空曰：「師父，人地係快活不知時日過，爲何你捱世界也不知時日過。」

唐僧被窒，本應反面，但是顧及高僧身份，勉强忍着曰：「此言何意？」

悟空曰：「我等行了這般久，經已接近西天，這個地方，如來佛祖時常在天上來來去去，又豈會不乾淨？」

沙僧不明問曰：「如來佛祖來來去去，和地方乾淨與否何關？」

悟空長嘆一聲曰：「師弟，你知道你爲何成世係卡啡嘌？」

「不知？」

「因爲你不識做也，如來成日經過，風怕雨師這些傢伙，還有不每日放水洗乾液又吹乾淨條

路？博如來見到，篤到反轉麼？」

「又係！」

唐僧見兩人講過不休，乾咳一聲曰：「那我們快馬加鞭，到雷音寺去吧！」

八戒曰：「照我記得，似乎還有一個城，才到西天！」

唐僧曰：「這也是，我等可以到城中，洗熨僧袍，才上靈山也。」

講得兩講，四人已到一城池附近，悟空照例舉起頭來，用他的金睛火眼一望，見城頭大書一壳花城」三字。悟空不禁自言自語曰：「壳花城？這是什麼傢伙？」

唐僧自恃博學才高，大聲曰：「壳花者卽是……卽是……」這才醒起自己也不明。

八戒連忙作聰明狀曰：「這可能是車遲國話，現在世界，到處流行車遲國話也。」

唐僧不理三七廿一，拼命點頭。四人再不打話，直入城中。那知一踏進城中，立刻被人一拉，拉進騎樓底下。

唐三藏等幾人，還以爲遇着綁匪，正在考慮是否呼救之地方及時間時，拉他們之人已開口罵曰：「你等想死乎？」

孫悟空一望該人，見是位白髮蒼蒼老翁，立時膽壯地曰：「你也敢出來胡爲！」

老翁曰：「什麼出來胡爲，我是救你們！」

悟空曰：「救？」

話猶未了，祇見樓梯走下一名婦人，口中拼命念佛，婦人一見老翁，立刻招呼曰：「李翁！」

李翁曰：「三嬸何往？」

三嬸一指對街，立刻又唸阿彌陀佛！

唐僧嘆曰：「地近西天，確是不同，個個行路也記掛唸佛！」

李翁曰：「唸佛博一博也，希望好過不唸！」

唐僧奇曰：「你說什麼？」

李翁曰：「你看吧！」

說時遲，那時快祇見三嬸抱着頭，箭一般的要走過馬路，但走不到一半，祇見從上層屋宇之中，拋下了八仙枱一張，織布機一座，金魚缸一個，三嬸已全避開，但剛在她要踏上對面騎樓底之前，一條木棍，由上跌下，她並非女金剛，或是神奇女俠，自然頭破血流。

李翁搖頭嘆曰：「話過好命可以避過者。」

唐僧怪問曰：「怎會如此？」

李翁曰：「最近本城有些人，不知是變態還是瘋狂，常常有東西自屋上擲下，過馬路時有此

險！」

沙僧曰：「衙門爲何不管？」

李翁曰：「這件事倒不能怪衙門，屋上這多人，誰知何處擲下東西？」

悟空突然大叫曰：「我明了。」

唐翁曰：「你明什麼？」

悟空曰：「明白此地何以叫殼花城！」

「講來一聽！」

「頭殼開花城之簡稱也。」

「又會咁嘅。」

李翁因對四人指示，叫他們急出城門，繞城牆而過，這樣方可免無妄之災，唐僧、悟空本着君子不立危牆之明訓，自然立刻遵從，八戒也認爲不可一博，故亦跟唐僧一路，唯有沙僧，不信擲物之人，眞是如此猖狂，故此堅持穿城而過，照行過馬路。據云沙僧一路行來，被六張椅子三個面盤，七個水桶及十八枝衣裳竹打中，雖然他是得道神仙，金身不壞，不會受傷，但因頭上被打中多次，故此一世人都腦袋實實，變極唔精焉。這正是：

不怕你頭堅如鐵

人間禽獸多蠢蠢

取經四人離開殼花城，直入靈山地帶，古樹婆娑，金蓮遍地，靈猿獻菓，仙鶴翩遷，好一個極樂仙境。唐僧等見到了地頭，連忙肅整衣冠，一幅目不斜視，準備到雷音寺內，內謁如來。

到了雷音寺前，祇見一派清淨，悟空正欲打門，突然天上傳來聲音曰：「來者何人？」唐僧等舉頭一看，原來是四大金剛駕雲而來，祇見魔禮紅彈琵琶，魔禮海托大傘，魔禮青持寶劍，魔禮壽弄青蛇，都是威嚴赫赫，一表人材。

悟空曰：「原來是你四個，怎麼我也不認得，是不是當日大鬧天宮，打得你們少也？」

四人望清楚原來是悟空等，立刻按下雲頭一躬身爲禮，像大合唱般齊聲曰：「是三藏靈僧和大聖你們幾位，何以如此錯蕩！」

三藏曰：「再禮如來，求取眞經！」

魔禮紅曰：「我等奉如來法旨，巡視四方，也是剛回雷音寺覆旨。」

八戒曰：「那麼還等什麼，進去也吧！」

八人於是齊進寺中，話分兩頭，如來當時正在功德池畔向諸天菩薩說法，而諸天菩薩聽着者有之，想着東土大唐國太宗御准賽驢之情況有之。突然如來心血來潮，急忙用第六靈感一算，知道四大金剛和唐僧等人來了，於是頒下法旨，命伏虎降龍二羅漢引各人到功德池。各人來到之

後，無無謂謂招呼一輪，這按下不表。

客套完畢，如來先向大金剛曰：「你等四方巡察，所見若何？」

魔禮紅彈慣琵琶，正是彈性不改曰：「卑職到東勝神洲，這裏之人玩完扭計之木，又玩電子之機，根本不知佛法！」

如來一聽，面黑黑焉曰：「你豈不是說我教化不廣？」

魔禮海托慣大傘，一見勢色不對，立刻發揮用力托之精神曰：「非也，這是東勝神洲之人一時誤入歧路，不像我所巡行之南贍部州，個個敬禮三寶，行必記着如來，食必記着如來，打麻雀也記着如來。」

如來這才面色稍霽。

魔禮壽這傢伙，成世弄着青蛇，也學得像青蛇一般溜滑，一見魔禮海得了便宜，那裏還會蝕底，連忙搶著稟告曰：「西軒牛洲之人直情當如來是再生父母，認爲我佛救他遠離苦海，登上彼岸，功德無量，功德無量。」

如來開心到見牙不見眼。

那知魔禮青，一世手拿寶劍，威慣惡慣，祇知忠忠直直，不知終需會乞食，大聲疾呼曰：「北俱盧州之人，祇喜歡那些剃半面頭髮，整天大叫大跳之異教，不好正道。」

如來一聽，當堂由蓮子蓉變豆沙曰：「焉有如此之理。」

長眉羅漢見四人稟完，連忙稽首曰：「四金剛已經覆命，請問有何獎賞？」

如來曰：「魔禮海、魔禮壽辦事得力，升爲一級靈山護法，魔禮紅、魔禮青祇能看到事情表面，不再深查，隨便回報，降三級兼停薪留職。」說完之後，方才向唐僧問曰：「你不在東土宏教，到此何爲？」

唐僧曰：「再來取經！」

如來曰：「上次你什麼經也取回，還要來拿什麼？」

孫悟空忙曰：「近來宏教，必要有方法，方能事半功倍，故此今次來是求如何宏法做事之經！」

如來望長眉，長眉忙曰：「那有如此之經？」

悟空曰：「方才見西大金剛分別被派往四大洲巡察，彼等辦事方法，必有可參考，故敢請我佛命令之寫出工作之法，俾以教後之來者。」

如來曰：「善哉，善哉！」於是四大金剛就寫到手軟。

唐僧拿到彼等寫完之書，便辭別如來，回轉東土，出得雷音寺外，悟空看見魔禮紅所寫者是「做事講公平」。沙僧曰：「公平，每次西遊，都是我擔行李，世上有公平乎？」

堯舜叢刊78

大話西遊

著　　者：鄧　偉　雄
發 行 人：林　國　賢
社　　長：林　敬　斌
出 版 者：堯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長春路20號403室
電　　話：5519941～5
郵政劃撥：182352
發 行 所：堯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長春路20號403室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2284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縣中和市民有街35號
初　　版：中華民國72年4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110元

Copyright©1983 by Publ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悟空曰：「旨哉斯言。」又看魔禮壽所寫者，是「做事應勤力」。八戒曰：「做事勤力又怎勤得過新界的牛，什麼人見過新界牛發達？」

悟空曰：「講得好，講得妙，講得呱呱叫！」再看餘下兩本，祇見魔禮海寫的是「捧托法」，魔禮壽寫的是「卸膊法」，唐僧看在眼內，暗暗點頭，悟空一笑，拋頭兩本書落成水海，拿了餘下兩本，算是今次取經之最大成果，也可向世人交差，而據云魔禮海與魔禮壽所寫二書，在東土大唐國被人大罵大貶，但是却賣出數千萬本，於是舉國滔滔，都是識做之人焉。而二次西遊，到此亦算大功告成。這正是：

不管世間褒或貶
多人拜讀是眞經

遊西話大
NT110